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寻找一条河



1. 踏上南美洲

“我猜想，这条河应该在这个位置上。”洪保德把一幅巨大的南美洲地图铺开在写字台上，他在位于帕里马山地与内格罗河之间的一片纵横交错的水网中，连上了一条红色的虚线。

这就是洪保德不久后将去探险的地区，这条位于南美洲莽莽丛林中的未知的河道，名字叫作——卡西基亚雷河。

年轻的法国植物学家邦普朗，正和洪保德一起坐在库马纳小镇这间阳光充足的大木板房子里，窗外，不时有好奇的孩子探头来张望一下，当他们看到屋里两个衣着新奇的年轻人时，便发出一声滑稽的尖叫声，“哗”地一下跑散了。

这是 1799 年的 7 月 23 日，洪保德和邦普朗经过长达半年的艰苦旅行，到达南美洲委内瑞拉库马纳的小镇上的第 7 天。

这个位于加勒比海岸边的小镇子，当它那有着笔直秀丽的棕榈树的海岸一出现，洪保德和邦普朗的心情就再也难以平静。随着大船渐渐靠向海岸，成片的火烈鸟像粉红色的云彩一般飞向天空，红嘴白羽的岩鸥在高高的崖岸上此起彼落，发出嘹亮的呼叫。远处隐在热带树丛里的土著人的怪模样的小木棚，就像童话中森林小精灵住的地方。那些在欧洲内地绝对不可能看到的翠绿的雨林，使两个对大自然有着狂热爱好的青年以为自己到了天堂：“看这里！看那里！多么美啊！这就是居住着上帝的地方吗？”两个青年科学家的心中飞出一声快乐的欢呼。

粉红色的火烈鸟、油绿的热带树林、蓝宝石一样的天空、喷溅在海岸上发出雷般轰鸣的雪白的浪花，交织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南美洲画卷。黑皮肤上涂着闪闪发亮的椰子油的土著人涌向大船边，用洪保德听不懂的土语向船上的人大声地打招呼，亲热地给每一个踏上这片炎热国土的远方客人戴上芬芳的鲜花花环。南美洲那独特的风情瞬间包容了两个寻求理想的青年。当码头上的土著人把洪保德的 42 个装有仪器的木箱和一批装有生活用品的皮箱运往岸上时，他们一直坐在码头的石崖上，陶醉地看着这美丽的景色。天边升起了一片热烈而绚丽的晚霞，笑鸥和美洲鹈大声地喧哗着从二人头顶飞掠而过，牛小白鹭在滩涂上悠闲地散步，景色那么和平安宁，洪保德刚刚经历过的那场可怕的航行突然变得遥远而模糊，此时的洪保德和邦普朗平静得就像他们身后那秀挺的棕榈树。洪保德慢慢擦去眼中的泪水，缓慢而深情地说：“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常常幻想着去欧洲人很少涉足的遥远的国家去旅行，那些有着奇花异草和千奇百怪事物的热带地区让我多少次流下了热泪。我相信世界上有一块地方，是我灵魂向往的故土，现在，这片土地已经展现在我的眼前。”

洪保德和邦普朗的到来给这个只有 1.8 万人口的小镇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在那个年代，绝少有欧洲人能踏上这片远隔着大西洋的土地，欧洲对这些人来说远在另一个世界。

当天在洪保德、邦普朗经过的小街上，镇上的妇女们都涌出门来，看着这两位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青年。妇女们大声地议论着洪保德和邦普朗的衣着，他们那白色的亚麻布衬衣、有条纹的背心和带扣子的皮鞋，在妇女

中引起了不小的惊讶。当他们走过一家的前廊时，那家大胆的姑娘竟突然跑了出来摸了摸洪保德的衬衫。她想要知道洪保德的衬衫是不是用棉布做的，因为它看上去那么细致柔软清爽，而镇上的人们大多都穿着粗陋的麻织品。这一大胆的举动着实吓了洪保德一大跳，街上围观的人们发出善意的笑声。

库马纳的居民是很友好的，尽管他们皮肤黝黑，头发蓬乱，身上还发着一股不清洁的气味，但他们热心地为两位青年搬运行李，把镇子上最好的房子租给洪保德他们居住，在洪保德和邦普朗到达的当晚，镇上的土著居民主动把水果和烤好的鱼肉送给他们吃，并一再声明是不要钱的。

来到库马纳的第一个下午在忙碌和新奇中悄然而过，天边的彩霞渐渐退去，月亮仿佛从海底升了起来。洪保德和邦普朗打量着众人七手八脚清扫出来的木屋，宽敞舒适宁静。木屋宽大的窗台，正对着一条小小的河湾，银亮的小河流过镇子时，在屋前盘绕出一片开阔的草地。此时，随着月亮越升越高，河边成排的椰子树、棕榈树、面包树、红豆树在海风的鼓动下发出阵阵喧哗。月光下的大海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撒满碎银的镜子，银光闪耀中不时跳出不安分的鱼儿来。

洪保德和邦普朗喝着当地醇香的果酒，吃完那由热带水果和新鲜烤鱼组成的令人难忘的晚餐，忽听到有一阵阵奇怪的声音从小镇的各个方向传来：“咚——咚！啪——！”

“咚——咚！啪——！”随着响声，他们看到很多地方火光闪闪，流萤一般正朝这里汇集。

“啊！又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洪保德的整个心都沉浸在新奇的快乐中，眼前的新鲜事已经使他目不暇接。洪保德拉着自己的同伴跑出屋去，他们看到了一幅终生难忘的场面：

在无边的星光下，许许多多库马纳镇上的青年男女正手举火把朝这里涌来，他们要为来自异乡的两个勇敢的青年开一个篝火晚会！

那咚咚地响着的，正是当地人的一种乐器——手鼓，它是用鳄鱼皮制成的，敲起来声音清越高亢，别有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随着激烈的手鼓声越来越近，星星点点的火把汇集成一个明亮的大光环，洪保德看到，数百名土著青年聚集在河滩上的光环下，跳起了热情奔放的舞蹈！

这是一场多么迷人的晚会呀！光看那些热情而装束奇异的男女青年，就已经让人眼花缭乱了。小伙子头上插着各种鸟羽，脖子上挂着各种各样的贝壳，有的还戴着自己猎取的猛兽的头骨。那些身材迷人的女孩子，穿着长及脚踝的棕榈叶长裙，舞动起来好像一株株秀丽的棕榈树，系在她们脚踝上的铜铃叮叮咚咚，敲碎了一片美妙的夜色。

“啊！啊！呐嗨嗨依！”响亮的欢呼声，和着海岸上惊心动魄的涛声，形成了多么火爆动人的场景。

还有那么多的女孩子把芬芳的鲜花花环挂在洪保德和邦普朗的脖子上，把他俩压得弯下了腰。“咚啦啦！啦——！”几个美丽的女孩围着洪保德和邦普朗，一面快速地抖动着树叶裙，一面向他俩伸出双手。在这热气腾腾的气氛中，洪保德和邦普朗虽然都不会跳舞，但他们不由自主地加入到人群中，和这些热情的青年跳了大半夜。

欢快的舞蹈，悠扬的歌声，一直持续到天色微明。在响彻夜空的歌声里，小镇花香果香浮动，水光星光摇曳，海水默默地退向远方。

在库马纳的第一夜里，洪保德和邦普朗的梦中，一直响着手鼓声和土

著青年粗犷的歌声。

正是在这个如诗如画的夜晚，洪保德认识了一个对他来说十分重要的人，他就是专门驾驶独木舟的印第安瓜亚基尔人皮罗。关于卡内基亚雷河的传说，就是从皮罗那里听到的。

2. 美丽的库马纳

第二天的早晨，洪保德和邦普朗是被一阵“辟辟啪啪”的响声惊醒过来，洪保德探起身来往窗外看去，只见瓜亚基尔人皮罗已经和6个黑人一起，往他的院子里搬运木板。

皮罗长得高大壮硕，身上的肌肉饱满结实，油光闪亮，却长着一双很和善的大眼睛。在昨天晚上的舞会上，洪保德第一次看见他时，就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和善而能干黑小伙子，洪保德告诉皮罗，要雇用皮罗做自己的管家，让他负责管理6个黑人搬运工和一个黑人厨娘。厚道的皮罗从没有受过这样的重用，他激动的不住地点头又跺脚，放开歌喉接连为洪保德唱了好几首歌。所以今天一大早，皮罗就开始以管家的身份指挥搬运工们干活，他还把名叫卡洛的黑厨娘安排进厨房去为主人们准备早餐。当洪保德被一阵嘈杂的声音惊醒时，他立刻就闻到了从厨房里飘出的诱人的鱼粥和蔬菜烤饼的香味。

“快起来！邦普朗！皮罗他们已经开始干活了！”洪保德拍拍木板墙壁，叫醒另一个房间里的同伴，他们匆匆起身，匆匆洗漱着。“这个皮罗，昨天跳了大半夜的舞，今天一早就把人找齐了，他难道一夜没睡觉？”洪保德对同伴疑惑地说，邦普朗当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莫名其妙地耸了耸肩。

皮罗的确很能干，他身体里似乎藏着用不完的力气，在以后洪保德的探险经历中，两位科学家越来越惊叹皮罗超人的体力。皮罗可以一人在水里推动沉重的独木舟，还能在陡峭的山崖上行走如飞。在高大的树丛里，皮罗像猴子一样轻盈地攀上树梢，摘下水果采集鸟蛋。对于热衷采集动植物标本、决心要发现一些稀有物种的两个科学家来说，这一点太重要了。

正在洪保德和邦普朗吃着卡洛做出的很有当地风味的早餐时，皮罗已把木板料备齐，按照昨晚洪保德吩咐过的那样，开始为两位科学家做工作台和摆放仪器的架子。洪保德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仪器，一共有42台，都小心地放在衬有天鹅绒的加固木箱里，包括湿度仪、六分仪、静电仪和最新式的显微镜、放大镜等。皮罗指挥着工人们把木板的皮剥光，把一块块散放着木质的芬芳的板子刨光，只一上午的时间，两张很大的工作台和一些安放物品的架子就做好了，洪保德那些珍贵的仪器立刻被有条有理地安放完毕。

“先生，都做好了，您还有什么吩咐？”皮罗擦着满身的汗水，憨厚地笑着向主人请示。那些站在他身后的黑人，竟不敢坐下休息，尽管他们已经干了很多活。“先别忙着干活，我还要你带我各处走走看，我很关心你的独木舟是什么样子。”洪保德不忍心让皮罗太辛苦，他吩咐皮罗让工人们坐在荫凉处休息，自己也好和皮罗谈谈。

谁知那些工人对主人的好意连声感谢，惶惶不安地不知该怎么做才好。后来洪保德才知道，这些工人都是被人贩子从西非贩来的黑奴，在这个只有1.8万人的小镇上，黑奴竟有6千人之多，几乎每天早上，都有用铁链子拴着的黑奴在市场上出卖。在这个偏远的、不开化的南美洲国家里，奴隶制度还是那么普遍地存在着。洪保德雇用的这些黑人搬运工，都是没有人身自由的，由他们的主人把这些奴隶租给洪保德使用。而在他们的主人那里，这些黑奴早已适应了每天的强体力劳动，他们好像一架机器那样不停地转着。所以当听到主人要自己休息一下时，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洪保德认为，这种残酷的奴隶制度是这个天堂一般的国家的阴影，他深深地憎恶这种制度，对受难者十分同情。在今后和这些黑人搬运工的共同生活中，他一直很平等地对待这些黑奴们。

“不，先生，他们是不需要休息的，您尽管吩咐好了！”皮罗真是个尽心的管家，他生怕主人的工钱浪费掉，一再坚持让工人们多干些活。“那……好吧！你找出一些细绒布来，让他们把这些仪器擦一下，但要小心，这都是很贵重的东西，不可以碰撞的！”

皮罗马上把活派了下去，这下工人们可以轻轻松松地坐在屋子里，边休息边干活了。

奇怪的是工人们干起活来似乎都安心了许多，也许他们真像皮罗所说的那样，真是不需要休息的。

很快的，这42台仪器就擦得好像新的一样，在木架上发着乌亮的光芒。

但是这些擦拭好的仪器并没有很快投入使用，因为初到库马纳的几天里，洪保德被这个新奇的世界弄得几乎疯狂。他每天白天，都在小镇上四处奔走，看当地人古怪的发型服饰，看土著人使用的古怪的器具和他们的小土屋。更多的时间，洪保德独自一人坐在海边，他测量沙子的温度，看着慵懒的大海龟在沙滩上生育它们的孩子；或是走进丛林，在花丛绿草里寻找着少见的植物，呆呆地遐想几个小时。如果树丛里有什么小动物的话，洪保德会像一个孩子那样兴奋地追逐上好大一会儿。这里真是洪保德的梦中故乡，他觉得自己在梦中似乎已多次来到库马纳，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而亲近，常常，他看着看着，眼泪就悄悄地流了下来。

到了黄昏以后，洪保德和邦普朗大多都在忙着接待镇上那些有身份的女士的来访，她们是因为洪保德带来的那些奇特的仪器而来的。洪保德耐心地向她们讲解每一台仪器的用途，女士们似懂非懂的听着。为了使这些女士们能明白一些，洪保德要做一些现场示范，比如抓来一只小昆虫放在显微镜下，女士们就会惊讶地看只小小的蚂蚁竟长着有细茸毛的小爪，牙齿竟然那么锋利可怕，女士们发出一片惊慌的尖叫声，这让洪保德觉得十分开心。

显微镜下的世界带给这些蒙昧的人们科学的震惊与美妙，以至于在许许多多年后，当这个南美洲的小镇子真正进入现代文明之后，人们还忘不了洪保德的名字。

于是，有更多的女士来观看这些神奇的仪器，她们把能够熟练地摆弄这些仪器的洪保德和邦普朗看成了了不起的神人。而洪保德和邦普朗，也常常被这些土著妇女的无知和单纯逗得开怀大笑。

这一天，洪保德的黑人厨娘卡洛的女主人奥戈韦太太来到了洪保德的家里，她穿着讲究，梳着许多小辫子，看起来与众不同。卡洛一看到她，立刻显得很局促，她给自己的女主人送来茶水时，竟不小心带翻了一把椅子，

奥戈韦太太明显地克制着，只狠狠地瞪了卡洛一眼。

奥戈韦太太也是为了看那个“可以把物体突然放大的怪东西”的，洪保德看到了她们主仆二人方才的一切，他很想捉弄一下这位傲慢的太太。

洪保德从木架上拿下了显微镜，他把卡洛叫过来：“卡洛，你看，你头发上有什么东西？”洪保德伸手从卡洛的头上拽下一根头发，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卡洛很想看看头发上有什么，但她不敢和女主人挤在一起去看，只是怯怯地站在一边，伸长了脖子。

马上，卡洛听到女主人奥戈韦太太发出一声惊叫：“天哪！这是什么怪物？你这个肮脏的奴隶！你竟把这样丑陋的东西带到我家里来！”

原来，奥戈韦太太看到了卡洛头发上的一个虱子，那虱子平时就在当地人的头发上寄生着，几乎人人都有，谁也不当回事，可是一放在显微镜下，虱子的模样十分丑恶，难怪奥戈韦太太会尖叫起来。

洪保德在一旁不动声色，他想看看这位太太还会有什么反应。奥戈韦太太看看显微镜，又看看在一旁吓得惊慌不安的卡洛，嘴里不停地说着威胁的话：“真没想到你这么肮脏，我一天也不会再容忍你了。明天就把你交给奴隶贩子卖掉！”

可怜的卡洛被这突然发生的一切吓得浑身发抖，她不敢为自己辩解，只把一张流泪的脸对着洪保德。“先生……我做错了什么吗？”

洪保德对卡洛笑笑，又对大发脾气的奥戈韦太太说：“太太，我们再来看一下您的头发，看看它们二者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当然不一样，我头上不会有那些肮脏丑恶的东西的！”奥戈韦太太十分肯定的说。

洪保德在奥戈韦太太头上拿下一根头发，放在显微镜下，让奥戈韦太太自己来看。

奥戈韦太太看了一眼，刚要尖叫，猛地一下捂住了自己的嘴，把那声更大的惊呼闷在了肚子里。

这就是洪保德的恶作剧，他让奥戈韦太太亲眼看到，寄生于她的奴隶头上的丑陋的小动物，也原封不动地生长在她的头上。

这下奥戈韦太太哑口无言了，她不再提出要把卡洛卖掉的事。一直到奥戈韦太太走出了好远，受了惊吓的卡洛才敢捂住嘴，含着眼泪偷偷地笑了。以后洪保德一想起这件事，就会想到奥戈韦太太狼狈的样子，忍不住还会大笑一通。

这就是洪保德来到库马纳最初几天的日子，每一天都让这位投身于大自然中的青年欣喜若狂，手舞足蹈，他快活得几乎无法开展正常的科学研究工作。用邦普朗的话来说：“如果这些新鲜事还不结束的话，洪保德也许会疯掉的。他实在太激动了。”

真的，在库马纳，生活是那么快乐又明朗，大自然是那么多彩又温柔，任何一个喜爱大自然的人，都会彻底被它的魅力所征服。洪保德正是为这美丽的大自然来的，他来到这里唯一目的就是要寻找一处人们还不知道的地区，来进行他幻想了 30 年的探险工作。他相信这个地区就在委内瑞拉的丛林里、那一片未知的处女林千百年地生长着，把一个又一个的谜封存在它的绿叶繁花之中。

南美洲的大森林，洪保德心灵的归宿，它正在更加强烈地召唤着这个渴望冒险、渴望有所发现的无畏的青年。

3. 一条传说中的河

最初的几天迷乱过去之后，洪保德开始冷静下来，他要皮罗做自己的向导，测量了海岸的经纬度，在地图上标示出准确的数据，他们对当地的水土进行分析，收集了第一批植物标本，这些眼花缭乱的南美洲物种让洪保德惊喜万分。

“我相信我们要找的探险目标就在这一带，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它罢了。”每当夜晚，洪保德和邦普朗一起在灯下对白天采集的标本进行登记时，他们总是在讨论着探险计划，洪保德坚信他可以在这里找到探险的具体目标。

第6天的上午，皮罗带洪保德去看自己的家人，他的家就在一条河边，一座小小的窝棚，一条狭长的独木舟就是皮罗的全部家当，皮罗的妻子和孩子在低矮的窝棚里钻进钻出，洪保德探头往窝棚里看了看，阴暗的光线，窝棚里几乎一无所有，只见一堆乱草鸟窝似的堆在地上，还有几个熏得漆黑的铁锅挂在窝棚顶上。

洪保德被这种赤贫的景象惊得说不出话来，他实在想象不出，像这样一个天堂一般的地方，善良而勤劳的人们竟会过着这样一种最简陋的生活。

“你一直就住在这里吗？”洪保德钻出窝棚，又回到明亮的阳光下，他觉得自己看到的像是一个很不真实的梦境。

皮罗的妻子，一个苗条的黑女子，被突然到来的尊贵的客人弄得不知所措，她一直躲在黑影中，不敢走到洪保德身边，她的两个孩子，黑得像泥鳅的两个很小的孩子，也躲在妈妈的身后眨着眼睛。

“当然不是，我的家是移动的，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我们沿着河道迁移，住过很多地方。”皮罗很能干，一眨眼的工夫，他采来了一大抱翠绿的芭蕉叶，为洪保德铺开一个绿色的座席，洪保德总算有了可以坐的地方。“我们瓜亚基尔人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四处寻找风景最美的地方居住，独木舟带领我们，走到任何一个河道里。”皮罗并不为自己的生活感到懊丧，他说起自己家族的历史就像是朗读一首诗篇。

“那么，你还记得自己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吗？”“当然知道。在我祖父的时候，我们家是在亚马孙河的一条支流圣曼努尔河里，那条河穿过龙卡山地，树林茂密，有很多的野生水果和鱼类，很容易填饱肚子，后来到了我父亲的时候，他们很想到其他的地方去看看，所以，独木舟又把他们带到了许多新的地方，经过了一条又一条的河，这些就是塔帕若斯河，马德拉河，亚马孙河，最后是内格罗河。”皮罗边说边快活地打着手势，他和善的大眼睛因为这些快乐的回忆而变得明亮动人。

皮罗似乎是一张活地图，他熟练地讲着一条又一条河的流向，他所说的那些地名都是洪保德日夜思念的地方。洪保德随着皮罗的讲述在自己带来的那张地图上标出一连串标记，同时他的脑海里风一样地掠过一幅幅画面：一群黑皮肤的瓜亚基尔青年，在一个春日的清晨开始了他们的远航。青年们奋力地划着独木舟，在浪花涛涛的亚马孙河里顺流而下，森林在他们头顶张开绿色的大网，阳光穿透茂密的树丛若隐若现，鱼儿跳跃在他们的桨下，

鲜花开满了遥远的地方。青年们两手空空，没带任何航行仪器和食物，但他们却勇敢地在丛林中穿行了数千里。他们的眼睛热切地翘望前方陌生的丛林，在哪里安下我们的新家？在哪里养育我们的儿女？

不知何时，皮罗的妻子烧开了一壶水，用一个剖开的椰壳盛上泡着清凉的叶子茶，悄悄地放在洪保德的脚边。

“后来，在我父亲晚年的时候，我们又一次搬了家，这一次的我们沿着内格罗河北上，穿过卡西基亚雷河，进入另一条大河——奥里诺克河……”皮罗刚说到这里，洪保德在地图上穿行的笔突然停了下来，因为在地图上，并没有标示出那条皮罗所说的卡西基亚雷河。

“等等皮罗，你是说有一条河可以把内格罗河和奥里诺克河连起来吗？”洪保德的心咚咚狂跳，手僵直在半空中，他意识到自己正走近一个目标。

“没错先生，我们正是从那一条河上来的，那时候我已经 14 岁了，我和我的父亲一起划着独木舟。”皮罗不理解洪保德为什么那么吃惊，在他看来，卡西基亚雷河的存在是很平常的事情。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说的话，我们可以从亚马孙河的入海口，一直划船进入奥里诺克河的入海口？它们之间相距 1800 多公里呀！”“事实上我们家族的人们已经这样做过了，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的族人已经撒向整条奥里诺克河的两岸，来到了帕里亚湾和科切岛，那真是一些很惊险的历程。我们都是从亚马孙河的上游来的，我们的人以此为自豪。”

“划着独木舟，一直穿越了两条大水系？”洪保德觉得自己的头嗡嗡作响，他听到自己发出的声音很遥远。

“那还有错吗？先生，我们瓜亚基尔人最藐视说谎的人！”皮罗似乎有些不大高兴了。

“不！不！皮罗，我是说，在我的地图上，可没有这一条名叫卡西基亚雷的河呀！”“先生，我可不会看你的那张什么图，但上千年来，我们这里的人从没有怀疑过这条河的存在！”皮罗说得很肯定。

洪保德的心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他听到了什么？

一条天然的运河！一条可以把南美洲的两大水系奥里诺克河和亚马孙河连接在一起的天然大运河！尽管这两条大河在地图上相距遥远，但因为有条卡西基亚雷河的存在，勇敢的印第安人竟然划着独木舟到达了数千里之外的地方！正是由于他们的勇敢，人类才有可能认识了大自然带给他们的奇迹！

卡西基亚雷河！卡西基亚雷河！洪保德一遍遍念着这条河的名字，他快活得忘乎所以，竟把放在脚边盛满叶子茶的椰壳踢翻了，皮罗手疾眼快，一把把地图拉开来，才没有把那张宝贵的地图损坏。

洪保德又掏出了背包里的其他地图，伏身在地图上，认真地看了一遍，他在所有的地图上都没有看到名叫“卡西基亚雷”的那条天然运河，洪保德手上的这些地图，是目前世界各国的地理学家们绘制成的最明细、最权威的南美洲全图，它不可能漏掉如此重要的内容。

也就是说，这条十分重要而罕见的运河，欧洲的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们并没有发现它，走近过它，其他地区的探险家们同样没有接触过它！它只存在于当地土著人的生活中，对于欧洲人和其他地区的人来说，它是不存在的！

就是在委内瑞拉以外的南美洲国家，很可能也对这条运河一无所知！

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详细资料。

“这就是我要找的探险目标！我要去探索它，把它记载在全世界的地图上！”洪保德突然大喊一声，把皮罗吓了一跳，两个小孩子吓得“刷”一下钻进他们的小窝棚深处，再也不敢出来看热闹了。

皮罗看自己的主人这么高兴，也在一旁“嘿嘿”地傻笑。

“皮罗，你立了一大功！来，这些钱赏给你，给你的太太买块衣料，再给孩子们买些面包来！”洪保德兴奋地从衣袋里抓出一大把钱，不由分说塞在皮罗手中。皮罗乐得又是鞠躬又是拍手，两只脚欢快地跳来跳去，竟忘了再招待自己的主人，三步两步跑向镇子里，去给他的妻儿挑选东西了。

洪保德和皮罗一样兴奋，不过他的收获更大，因为他找到的是一个让他日后扬名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机会。

洪保德背起了沉重的背包，那里装满他和皮罗刚刚采来的各种标本。这个背包一直由皮罗来背的，现在皮罗跑掉了，只好由洪保德把它背回去。不过洪保德并不感到沉重，他恨不能一步迈回家去，告诉邦普朗这个好消息。

于是，正像故事开头所写的那样，洪保德来到库马纳的第7天，在瓜亚基尔印第安人皮罗的指引下，终于确定了他梦想过许多年的探险目标：沿奥里诺克河而下，追溯其源头，然后证实传说中的那条把奥里诺克河和亚马孙河连接起来的天然运河卡西基亚雷河，在地图上标示出它的准确位置来。

4. 洪保德的理想

有了明确的探险目的之后，洪保德和邦普朗恨不能立刻出发，马上置身于莽莽雨林中去，他们对将要到来的各种险恶毫不惧怕，相反还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尤其对于洪保德来说，这一次的探险机会实在是来之不易啊！

洪保德出身于显赫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在皇宫中职位显赫，他拥有一座豪华的特格尔宫。这座宫殿远在柏林郊区，四周围绕着许多树林、桑园和葡萄园，宫内还种满了奇花异草。洪保德的父亲开朗活泼，他很注意培养洪保德对大自然的兴趣，洪保德从幼年时起，就爱好收集植物标本。

可是洪保德的母亲生性十分古怪，她对自己的孩子很冷漠，她只要求孩子们无条件地服从她。在母亲的眼里，洪保德热心地收集动植物标本是很无聊的，她反对洪保德学习自然科学，她希望洪保德能当一名政府官员。

在洪保德15岁那年，科学家维尔德诺来到特格尔宫，他是为了鼓励洪保德学习博物学而来的。维尔德诺认真地察看了洪保德制作的标本，他对洪保德敏锐的观察力大加赞赏。维尔德诺著有一本当时很有名气的《柏林植物志》，他很喜欢洪保德，他认为洪保德是一个能够在自然科学中有所建树的人。

维尔德诺找到洪保德的母亲，说明自己对洪保德的未来的看法，洪保德的母亲对这位著名学者十分冷淡，她听完了维尔德诺热情的话后，只淡淡地说：“我的儿子必须进入政府机构中去，其他的事情在我看来都是没有意义的。”母亲说完这句话，回过头来，严厉地瞪了洪保德一眼。

母亲的这番话像冷水一样泼在洪保德头上，母亲的眼光像刀子一样穿

透了洪保德少年的心。洪保德突然觉得母亲和自己是那么遥远，他和母亲中间隔着很厚很厚的冰墙。

站在一旁的洪保德像是堕入了万丈深渊中，眼前一片黑暗。从那时起，洪保德就和母亲生疏了，直到他母亲去世，这母子二人的关系都没有改善。

很快，洪保德被强制送到大学学习法律，他很少回到自己冰冷的家中，只有不停的学习才能使他暂时忘掉自己的痛苦。幸运的是他就读的哥廷根大学，自然科学系十分出名，洪保德便一边学习法律，一边去自然科学系旁听，他在那里听到了探险家福斯特的演讲，这位曾随著名探险家库克一起探索过南太平洋的名人，再次点燃了洪保德心头的火焰。

“我一定要去探险！一定要去！”洪保德一遍遍对自己说。但他清楚地知道，实现这个理想的日期是很渺茫的。

大学毕业后，洪保德还是按照母亲的意愿行事，他很快成了政府机构中出类拔萃的官员，只有 26 岁的他，就担任了总督察长的要职。

但洪保德一天也没有放弃过自己对自然科学的热爱。他旅行过莱茵河地区，详读了哥德所著的《植物的变态》，考察了意大利北部地区。随着阅历的丰富，洪保德更加相信自己具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天赋。

经过长达 7 年的等待之后，洪保德终于等到了实现理想的一天。这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了，一个妨碍洪保德实现自己理想的人不存在了，洪保德毫不犹豫地辞去了总督察长的职位，开始自己的探险准备。洪保德用去一年的时间，学习天文学和测量学这两门探险家必须掌握的知识。然后他动身来到巴黎，在这里，洪保德遇到了陪伴他一生的年轻英俊的植物学家邦普朗。年轻的邦普朗身材高大魁梧，风度翩翩，他站在巴黎晴朗的天空下，像一株挺拔的合欢树。

两个一见如故的青年在巴黎热切地讨论着他们的探险地，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特别值得庆幸的是，邦普朗还是一位祖传医生。他们所缺少的只是一个明确的探险计划，他们先后到了埃及、西班牙等地，但他们并没有找到洪保德心目中的那一片梦想的国土。

1799 年，30 岁的洪保德和邦普朗乘船来到特纳里夫岛，穿越整个大西洋驶往墨西哥。

大船慢慢驶向遥远的美洲，洪保德激动地无数次在心底描绘着自己的理想。这是一次漫长而艰难的跋涉，很多人在途中得了伤寒，大船只好鬼使神差地在委内瑞拉靠了岸。对于这次没到达目的地的旅行，船上的人们都很沮丧，只有这两个满怀激情的年轻人一直很振奋。当委内瑞拉的绵长海岸一点点清晰起来时，洪保德心情无比激动，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洪保德想起了他的启蒙老师，一个迷恋大自然的人，他曾经多次给洪保德读他自己翻译的《鲁滨孙漂流记》，书中那些关于热带景色的描述，在洪保德的心中深深种下向往南美洲的根。

洪保德想起在自家的花园里，他和维尔德诺的倾心交谈，他们一同在郊区的树林中寻植物标本的那些快乐日子。

洪保德想起他冷漠无情的母亲，想起母亲对自己理想的百般阻挠，想起听到母亲使自己理想破灭的那个夜晚的悲痛，这个固执的母亲使洪保德在长年之中，只能和他理想中的遥远国度在梦里相会。

“展现在我眼前的日子太美了，是上帝让我们来到这个小镇子上的！”洪保德在听到关于卡西基亚雷河的传说的当晚，兴奋得彻夜未眠，他再一次回

忆了自己 30 年的经历，他突然感到那漫长而痛苦的等待就要在库马纳结束了。

“我恨不能明天早上就出发，我一天也不想再等下去了！”洪保德在这天夜里把这句话说了无数遍。

邦普朗很理解洪保德的心情，但他还是很理智地安慰洪保德说：“奥里诺克河流域是一个很凶险的地方，我们必须做好细致的准备工作，恐怕今年夏天，我们是上不了路了。”

“啊！还要我再等下去吗？”洪保德觉得自己真得快要发疯了。

“不是让你再等，而是让你准备出发！”邦普朗的声音也透出无限的喜悦。

以后的几个月就是紧张而漫长的准备期。整整一个火热的夏季，洪保德和邦普朗都在做着探索天然运河的准备工作。他们突击学习了丛林生活知识，使用独木舟和武器的方法，以及如何寻找食物。他们还要教会工人们对于那些贵重的仪器的装卸保养，还有一些简单的识别地图的方法。皮罗就在这时候学会了识别地图和一些简单的测量仪的操作，并在今后的探险中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两个月后，洪保德从欧洲邮购的很多资料寄到，按照自己手中所有的地图资料，洪保德确认了卡西基亚雷河可能的位置。在一个叫作帕莫尼的地方，有一片平坦的大草原，在这里内格罗河的主流和奥里诺克河的支流有了接近的机会，那条未知的卡西基亚雷河，很可能就在这里穿越。

于是，在这次探险还没有开始之前，洪保德和邦普朗就把这条神奇的天然运河用虚线标示在地图上，事后，当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这条河时，卡西基亚雷河与他们事先标出的位置差距并不很大。

5. 脂肪矿

皮罗因为给洪保德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探险地，更加得到洪保德的信任，洪保德把这次探险所需要的很多用品，都交给皮罗去置办。皮罗神气得两眼放光，他俨然像一个大总管那样，带着足够的钱，在库马纳附近的小镇上穿来穿去，于是武器、弹药、绳索工具和各种各样的杂物一包包一捆捆地堆满了洪保德的院子里。皮罗指挥着他手下的 6 个工人，把这些东西捆绑利索，还做了 5 个很漂亮的马驮鞍，以便在将来穿越丛林时，可以把这些东西稳稳地捆在马身上。

6 个工人虽然和洪保德相处了一段日子，但他们见到洪保德仍是惶惶不安的样子，只要洪保德一走近，他们就垂手而立，如果洪保德说话的声音高了一些，工人们立刻会闭上眼睛、缩起脖子，一副准备挨打的样子，这情景让洪保德和邦普朗很难过。所以这些工人一在院子里干活，洪保德和邦普朗都尽量不走近他们。

一天早晨，洪保德起床之后，看到皮罗领着工人们神色疲倦的从外面回来。他们显然一夜没睡，个个脸色发暗，衣服上还有很多的泥巴。当工人们把湿淋淋的鞋子脱下来时，洪保德看到他们的脚都被露水泡得发白，看来他们真是在丛林里穿行了一整夜。

洪保德叫来邦普朗，让他看这窗外的情景：“我看应该告诉皮罗一下，

不能让工人这么没日没夜地干活！”洪保德悄悄地对邦普朗说，邦普朗点点头。

那些工人把湿衣服脱下之后，从背在身上的袋子里取出来一些死鸟来，6个工人背回了一大堆死鸟，足有上百只！那不过是一些比燕子稍大的黑色的小鸟，样子既不好看，也没有多少可吃的肉，真看不出打这些鸟来做什么用。

“原来是去捕鸟，为吃一顿鸟肉，还值得这么多人一夜不睡吗？”洪保德真有些生气了，他马上提高了声音，叫皮罗过来：“皮罗！过来！有话问你！”洪保德的声音很响，所有的工人都吓得一哆嗦，原来坐下来歇一歇的工人，吓得“刷”地一下站了起来。

皮罗不明白主人为什么发火，茫然地眨着一双大眼睛。

“皮罗，吃一顿鸟肉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吗？还要让这么多人干上一整夜？”洪保德生气极了，他很心疼这么多鸟无辜被杀，“难道你认为我那么爱吃鸟肉？”

皮罗眨了眨眼睛，他这才明白主人是为这些鸟儿在生气。鸟儿是捉了不少，在院子里堆成一个小小的鸟堆。“先生，您误会了，这鸟儿可不是打来给您吃肉的，它是用来制作我们今后探险用的蜡烛。”

“蜡烛？鸟儿可以做蜡烛？皮罗你搞什么花样？”这回该轮到洪保德眨巴眼睛了。

皮罗没说更多的话，他一向喜欢用行动来代替语言。皮罗跑到院子里拿起一只死鸟，三把两把拔去鸟羽，用一把小刀子开了膛。洪保德和邦普朗凑近来看，他们吃惊地看到这只小小的鸟儿内脏不多，腹腔里竟长着那么厚的脂肪，它体内的脂肪从腹部一直伸延到两腿之间，雪白雪白，沉甸甸的，很像一个松软的棉垫子。

洪保德看得惊呆了，以他丰富的动物学知识，洪保德还没有见过这种奇怪的鸟类：“它们可以做蜡烛用？”“是的先生。我们这里的很多人，都是把这种鸟的羽毛拔掉，把鸟身上多余的肉剔除，然后把鸟儿风干。风干后的鸟儿只剩下一层皮包着的脂肪，在火上稍稍加热之后，脂肪就融化了，再在脂肪中加进一根灯芯草，一根蜡烛就做好了。

我现在捕到的这些鸟儿，就是要加工成我们今后用的蜡烛和火把的！”皮罗说完，就对厨娘卡洛说：“你先到邻居那里，借一根脂肪鸟蜡烛给主人看一下。也怪我，这几天忙昏了头竟忘了把脂肪矿的事情讲给您听了！”

“脂肪矿？还有贮存脂肪的矿？”洪保德和邦普朗一齐喊了起来。

卡洛飞奔而去，又飞快地跑回来，她给洪保德带来了一个鸟儿做成的蜡烛。皮罗划着一根火柴，点燃了这根奇怪的蜡烛。立刻火焰跳动着，小小的鸟儿身体滋滋地燃烧起来，它发出的光芒和蜡烛的光芒一样明亮，还散发着淡淡的油香。“啊！很神奇！真的是一根蜡烛！”洪保德和邦普朗左看右看，对这小小的奇迹着了迷。

“皮罗，你方才说的脂肪矿是怎么回事，你们昨晚就去了那里吗？”洪保德恨不得立刻就知道一切。

“那是个很大很黑的山洞，住着很多的脂肪鸟，住着脂肪鸟的洞就叫脂肪矿。我们把这种鸟儿叫作夜鸟，因为它们喜欢黑暗，它们在黑夜来临时就飞往那个大大的黑山洞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夜里去山里捕鸟的原因。”皮罗拍拍手，又大声地对院子里工人们说：“都起来，把这些鸟收拾干净，尽

快晾干！”皮罗忙里偷闲地对两位主人解释：“如果不抓紧在雨季到来之前做好这一切，我们就会没有蜡烛用了！”

洪保德和邦普朗为皮罗的精心安排连声感谢。

“就这样，夜鸟都在那个黑山洞里聚集，我们印第安人就有了足够的脂肪的来源，脂肪矿就是我们的蜡烛矿。”皮罗总算安排好了一切，又和两位主人说着脂肪矿的事。

“那里的夜鸟多得出奇，有用不完的脂肪，但我们不敢常去，因为那个山洞黑得很，是太阳和月亮照不到的地方，是和死亡连在一起的地方啊！”皮罗说着脸上流露出惊恐的样子：“据说那里住着祖先的灵魂，在那个洞的深处，可能会有鬼魂呢！若不是为了先生您的需要，我也不愿去那可怖的地方的！印第安人都害怕黑暗，我们的祖先告诉过我们，对黑暗的地方一定要回避！”

洪保德却不相信什么鬼魂的话，他只对皮罗讲述的脂肪矿着了迷，他很想去看：“皮罗，如果我要你带我们去一下，你肯不肯呢？”

这下可真让皮罗为难。昨天夜里去脂肪矿捕鸟时，他一直远远的躲在一旁，进山洞的都是那些黑奴们，因为黑奴们不知道这个山洞的可怕的传说，他们只懂得要完成主人派给自己的工作。皮罗可是提心吊胆的在外面守了一夜。

“先生，假如我拒绝的话，您会不会生气呢？”皮罗用很小的声音说，这还是他第一次不服从主人的意志。

“我会很生气！事实上我已经很生气了，因为你没有早一些告诉我这个脂肪矿的事。

我记得嘱咐过你，有什么奇怪的事一定要告诉我，我正是为寻找这些怪事而来的。”“先生，脂肪矿的事也算怪事吗？我们这里的人都知道的！”

“可我不知道，所以我一定要去看一看！”洪保德故意提高了声音，这样皮罗才不敢再推脱：“好吧先生，我们最好白天去！”“当然可以！”洪保德高兴极了。

第二天的黄昏，洪保德在皮罗的带领下，翻过几座山，来到了那个名叫脂肪矿的大山洞前。正像皮罗描绘的那样，这是个很黑很深的大山洞，尽管落日把山地照得一片辉煌，可山洞里却一片漆黑，从外面看去就像另一个世界。皮罗一走近洞口，立刻露出很恐怖的样子，说什么也不肯进到洞里去。无奈洪保德只好再次拿出主人的威风，大声地命令他，皮罗才浑身发抖地向洞中移动了脚步。

洪保德和邦普朗当然不相信洞中有什么鬼魂，他们点燃火把高举过头，踏进了这座古怪的脂肪矿。进洞不过十几步，洞外的阳光就彻底消失了，他们眼前只有一片火把照出的黄色光芒。跳动的光照在潮湿的泥地上，腐朽的气味扑面而来。洪保德只能看到很小的一片洞壁，洞壁上跳动着巨大而阴森的影子，伸伸缩缩，忽明忽暗。在他的脚下，只有黑暗和潮湿，厚厚的鸟粪软软的没过了鞋子。

越往里走，眼睛似乎失去了作用。只看到长着一层层苔藓的洞壁上的大影子张牙舞爪，真像一个随时会扑下来的鬼怪。皮罗的恐怖正在不断加深，现在不是他领着两位主人，倒是洪保德和邦普朗一前一后护着他。终于听到了鸟儿飞动的声音，天已黄昏，夜鸟开始回到洞中来，洪保德听到它们在自己头上不停地振动着翅膀，发出一阵阵凄凉的悲鸣，这声音撞在石壁上，长

久地震荡着，千回百折。就是洪保德和邦普朗听了，也感到头皮发炸。

黑暗的洞窟，黑色的古怪夜鸟，还有那此起彼伏凄厉的悲鸣，组合成一片阴森森的地狱景象，难怪当地的印地安人把这个山洞和死亡幽灵连在一起。

皮罗早已浑身冰冷，牙齿嗑打出很响的声音来。他相信祖先的灵魂就在这里徘徊，这些灵魂如受到了惊动，也许会念出什么可怕的咒语来，把灾难加在他们的身上。“先生，我们走吧！我再也不敢前进一步了！”皮罗的声音一颤一颤。

“再点上一支火把，我们看完了就走！皮罗你不是很勇敢的吗？”洪保德为了安慰皮罗，又点上一支更大的火把，洞里似乎亮了一些。

洪保德看到，他们三人正站在一条洞中的小溪旁，小溪静静地流着，弯弯曲曲伸向更深更黑暗的地方。发出悲鸣的夜鸟就在这里不停地飞来飞去，鸟粪在这里积存得更多，鸟粪中夹带的各种植物的种子留在了岩缝里，在潮湿的泥土里发了芽。因为没有阳光，这些植物都是苍白细弱的样子，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

洪保德被这洞中的变态植物吸引了，他蹲了下来，想拔出一些带回去。

“别动！”黑暗中的皮罗抓住了主人的手，“这些都是邪恶的东西，是从阳光下被放逐到这里来的，上面都有魔鬼的幽灵！”

“皮罗，你又来了！这不过是一些变态的植物，我正好拿它来做一下光和作用的实验！”洪保德推开皮罗的手，拔起一些植物认真地看着，虽然因为缺少阳光，这些植物的颜色形状都改变了许多，洪保德还认出它们是豆球花树苗、翁比树苗、含羞草和宫人草的种子。这些植物原本普遍地生长在南美洲的大草原上，鸟儿们吃了种子后，把它们带到了没有阳光的山洞深处。

“好了，现在我们回去吧！”洪保德收好这些标本，对吓得不知所措的皮罗说。邦普朗让他们走在前头，等洪保德和皮罗走出一段距离之后，邦普朗朝黑暗的洞中打了一枪。

“哗啦啦！”随着这声枪响，有好几只鸟儿被打中落在地上。“这真是一个打猎的好地方，不用瞄准就有收获！”邦普朗乐坏了。

饱受惊吓的皮罗总算走到了洞外，天已完全黑了，洞外的天色也是一片黑暗，但皮罗好像活过来一样，在黑暗的山路上快步走着，他不肯接过主人手里那个装着植物标本的袋子，他害怕那植物上附着的幽灵。“真像刚从地狱里回来一样，那些鸟儿都像从死神那里飞来的。”皮罗向主人说着自己的感受。“可是它们却制造了光明，不是这样吗？”洪保德却对这次经历感到很快乐。

洪保德真是幸运，他还没有开始探险就看到了这么多的新奇事。当时，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夜鸟——它真正的名字叫作脂肪鸟——只存在于动植物学家的想象和传说中，还没有科学家真正见到过这种珍稀鸟类。

后来，在这次探险结束之后，洪保德在北美洲探险期间，又发现了另一种和脂肪鸟作用相同的鱼类——艾乌拉霍鱼。这种鱼的特点也是体内贮存很多脂肪，如果把它晒干了，穿上一根灯芯，立在桌上，就成了一盏漂亮的鱼灯，这种艾乌拉霍鱼灯在太平洋沿岸，很早就被印第安人用来照明。洪保德见到这种鱼时也很惊奇，他马上想到了在相距千万里的库马纳小镇上，第一次看到脂肪鸟的情景，看来，这种鱼也许叫作脂肪鱼更合适些。

6、穿越大平原

经过长达 8 个月的准备之后，洪保德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考察奥里诺克河的准备。在第二年的春天，也就是 1800 年 2 月 7 日，是洪保德的探险队出发的日子。这支私人探险队包括洪保德和邦普朗两位科学家，皮罗是他们的向导兼厨师，然后是 4 名搬运工人赶着 5 匹驮着木箱子的马匹。卡洛要和洪保德分别，她很悲伤，她一再请求主人让她也加入探险队，可洪保德坚持认为险恶而未知的丛林里不应该是女人去的地方。后来，卡洛含着泪为洪保德和邦普朗做了许多的蔬菜饼和辣鱼饭，这些东西很适用于旅行中的人们，它可以在常温下保存 20 多天不变质。

2 月 7 日的早晨，像洪保德来时那样，他的探险队穿过小镇向码头赶去。这支队伍又成了当日居民的一大景观，人们齐集在街道两旁，为两位勇敢的青年送行。走在队伍里的皮罗显得格外神气，他高大的身材披挂好之后，更显得英气逼人。那天皮罗身穿一件漂亮的大衣，大衣是洪保德特意为他选的：那是一件原驼皮和驼鸟的筋缝起来的宽大的衣服，细毛朝外，在潮湿的丛林里，既可以防雨也可以当做夜晚的被子用。大衣上绣满奇特的红色花纹，穿在一个印第安人身上是那么合适。其他的 4 个搬运工，洪保德也给他们买了花呢斗篷，还有牛皮小靴子。这么一打扮，连他们原来的主人都不敢把他们当奴隶看待了。后来，当这次探险结束后，洪保德给了这 4 个黑奴的主人一笔钱，把这 4 个对探险工作有重大贡献的黑人设法送回了西非，这当然都是后话。

再看看 5 匹马吧！它们也同样是很出色的。马背上的鞍子都挂了金黄的络子，马头上还挂了丁当作响的大铜铃。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马走失的时候人们可以很快听到铃声，判断出它在哪里；二是走在丛林中，马匹的响声可以吓走一些躲在草丛中的毒蛇。

洪保德的探险队就这样丁丁当当热热闹闹地出了库马纳小镇，他们并没有直接奔向 300 多公里外的奥里诺克河，而是先从海上来到了加拉斯加，再从那里向南方去，穿越利亚诺斯平原，来到奥里诺克河最北方的一条大支流——阿普雷河，从这里进入奥里诺克水系，实现洪保德从奥里诺克河的最北面开始考察，一直追溯到这条河的源头，并把它在地图上准确地标示出来的心愿。

2 月的天气，应该是南美洲一年里最温和的季节，洪保德选择这个季节出发，实在是明智的。

但即使这样，他们也并没有逃脱炎热。去年夏秋都很干旱，当吹着海风的加勒比海海岸离洪保德越来越远的时候，利亚诺斯平原上令人窒息的热浪便包围过来。这是一片面积比整个法国还要大的贫瘠的荒原，尽管是 2 月天气，无遮无拦的阳光已把所有的东西都烤得垂头丧气。放眼看去，荒原上热浪滚滚，阳光炫目，看不到任何高大乔木，只有一些矮小灌木无精打采地在烈日下垂着头。三齿芽蒿、滨藜、苏铁木、龙舌兰和仙人掌、仙人鞭组成了平原上的植物群。气温高达摄氏 41 度，没有尽头的地平线在热空气中显得很虚无飘渺，一切都让人想到了原始的年代，荒蛮而空旷。

在这样贫瘠的荒原里，竟然有一些奇怪的动物居住着。不少地方躺着晒太阳的蛇，在石头上好像已经死去了的样子。猴子在低矮的灌木中挖着什么粗硬的根茎来吃，看见马队走来便躲进有刺的灌丛中眨着那无神的眼睛。如此干旱的地区，竟然还有水獭生存，但不知道它们是否还生活在水里。在这里根本看不到水，洪保德的人和马匹每天都在忍受着无休无止的口渴，因为带的水很有限，洪保德严格控制着饮水的分配，每天每人的饮水量只有 1 小杯。食物倒很充足，人们并不太想吃东西。有时看到一些汁水丰富的植物根茎，皮罗便和工人们把它挖出来，送给主人解渴，这些皮厚粗糙的根茎居然很可口。

这种根茎粗大的植物是由于利亚诺斯平原的干旱造成的。这里年降雨量很少，土地里含有很高的盐分，因此植物也很稀少。生在这里的植物为了抵抗干旱炎热，植株矮小叶子很窄，只把根扎得很深很深。它们的根茎往往要比植株长几倍或几十倍，有的植物干脆退化掉了全部枝叶，而把茎部膨大，好抓住降雨的季节多储存一些水分。了解当地情况的印第安人们，就会挖出这种膨大的植物根茎来解渴。

而要挖出这样扎根很深的植物，皮罗很辛苦。皮罗认得那么多可吃的植物，他在探险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皮罗很忠实，他始终把自己放在仆人的位置上，不会背着主人多吃一点东西，洪保德很感动。

10 天之后，两位科学家都被晒成了漆黑的土著人，从外表看去，很难再看出他们原来白皙的肤色了。

尽管环境如此恶劣，洪保德和邦普朗的热情一点也没有减退。两位出身于富裕家庭的青年，在实现他们理想时发挥出的超人的体力和智慧让人吃惊。每天夜晚，当疲劳的工人们都在难得的一丝夜风中沉沉入睡时，洪保德总是点上皮罗为他制作的脂肪鸟蜡烛，把一天的事情记下来：

“尽管一切都很艰巨，但我的身体一直很好，我相信自己的体力。”

“利亚诺斯荒原上仍然有很多好东西，我很庆幸自己能亲眼看看这些怪物。”

“饮水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希望有一个能找到水源的好办法。”

在这炎热的平原上，洪保德仍然采集了很多动物标本。他看到成群的野鸽子飞过天空，棕鸟、红鹳、黄色的秧鸡、绿色的松鸡，点缀在这枯燥的平原上，使火热窒息的荒原有了一些生机。各样的小麻雀——深歌罗雀、喜歌罗雀、依萨卡雀在藤蔓中织出它们小小的窝来，光是那小窝和玲珑的鸟蛋，已经让洪保德看得如醉如痴。他采集了很多的鸟羽，还有很多的小鸟窝。细绒草织成的、小蔓丝织成的、羽毛和苔藓织成的、软泥和着草叶糊成的，一个个精致可人，温暖舒适，就像美丽的工艺品。洪保德常常为了采集欣赏这些大自然的杰作误了赶路。他再一次深深的感到，生活在大自然中的动物们，比人类幸福得多，也比人类智慧得多。有一种最小的鸟儿，名字叫作“披伽佛罗”的，在这片平原上特别多。它们属于蜂鸟类，身体正像一只普通的蜜蜂那么大，不过 6 厘米，颜色五彩斑斓小巧玲珑，当它们成群从灌林中飞出时，就像从树枝上突然飘下来的花朵。

蜂鸟长着大大的眼睛，一身鲜丽的羽毛和一条长长的随风飞舞的漂亮尾巴。它们以吸食花蜜为生。蜂鸟常常像一架直升飞机那样在花前悬空定身，把针状的嘴巴插入花蕊里吸食，样子很贪婪。据说，这种以吸食花粉为生的鸟类全世界有 1600 多种，而蜂鸟就占了 320 种！

别看蜂鸟生的小，它的飞行能力却十分惊人。它能像一架直升飞机那样，飞越 5000 米的高峰，还可以以 80 海里的速度在海面上飞行。

洪保德很想得到这样一只小蜂鸟做标本，他几乎想尽了办法：用细网来捕、用树枝来扑、等候在灌林中捉，但蜂鸟身体太小，飞行速度又快，洪保德的办法都落了空。最后他只好失望地放弃了努力，只给这些飞来飞去的花朵们画了张图，带走了蜂鸟窝里的几个小得让人不敢用手去碰的豆粒般的小蛋。这种蜂鸟似乎很不注意保护它们的后代，蜂鸟的窝都是用细枝、草和花梗筑成，随随便便地搭在灌林里，洪保德并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一些蜂鸟的小蛋。

就这样走走停停，这支队伍的行进速度很慢，当他们走到第 15 天时，还没有走完这片荒原的三分之一。洪保德显然对这片荒原的恶劣程度估计得不够，他没有带足更多的水，在他认为可能找到水源的地方都是一片干涸。看来去年夏季的炎热一直持续到了今年的春天，洪保德失望地在这些干涸的河床里走着，他们挖开厚厚的砂石，才找到一些泥浆，皮罗把这些泥浆用沙布滤净给两位主人喝，而他自己和工人们只能吮着草根解渴。

洪保德称这个地方叫作“死去的河”。

他们的水即将用尽，如果再不找到一处水源的话，他们将是很危险的。

就在他们面临断水的危险的时候，另一种危险也在走近这支疲劳的队伍，在一个黄昏，邦普朗感到自己身旁总有一双眼睛在监视着他们，这感觉使他心神不定。他猛地回转身，突然看到一个年老的土著人躲在灌木丛后面，邦普朗看到了老土著人身上那许多的花纹和皮肤上的皱褶。“不好！我们被人跟踪！”在广泛流传着食人土著和毒箭的南美洲国家里，遇见土著人是很危险的事情。邦普朗失声地叫了起来，所有的人都立刻摘下了身上的枪，但他们看到，那个草丛中的老土著人顿时消失了，他青铜色的皮肤只在人们面前一闪就再也没出现。

“我们不要往前走了，他一定是去报信了！咱们今夜轮流放哨，千万不要大意！”皮罗很了解土著人的习俗，他们对突然闯入者都是抱着敌意的。

这天夜晚，探险队早早停止前进，宿营在他们看到土著人的那个灌林旁。尽管整夜都有黑人在放哨，洪保德的帐篷里枪也上了膛，但他仍是不敢合眼，他听了一整夜马儿在荒原上喷着响鼻的声音。

7. 贫穷的掘地人

经过了一个惶惶不安的夜晚之后，虽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但这一队人都很疲倦。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洪保德决定继续前进。皮罗骑着一匹马，远远走在前面开路，因为皮罗也是四处游荡的印第安人，懂得一些当地的土语，如果真的遇到食人土著的话，皮罗可以和他们交流一下。

皮罗除了带好枪支以外，还带了不少的小东西：小珠子、小刀子、亮晶晶的项链、香料等，这些东西都是土著人很喜欢的，如果遇到的和善友好的土著人，可以用这些东西和他们交换，从他们的村庄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

西。

皮罗现在最需要的是水，他很希望从土著人那里补充一些水，好让人和马都恢复一下体力。

两个小时之后，洪保德看到皮罗飞马快鞭朝这里赶来：“先生，前面有一个小村子！”皮罗气喘吁吁。

“准备好武器！排好队，不听到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洪保德打开马鞍下的一个小包，把包里的东西拿出来分给众人：这是些小珠子，小汤勺和花色鲜艳的衣料，可以用来吸引土著人的注意力。洪保德在心里暗暗祈祷，让他遇到的是一些友好的土著，因为这些疲倦的人们实在没有作战的能力了。

紧张的探险队一点点向土著人的住地靠近，在不远处，那座极简陋的小村子出现了，这是他们进入平原后遇到的第一座村庄，也是这贫瘠干热的地区居住的唯一的一个民族——犹太人。

洪保德让队伍暂停在离村子几十米外，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村子。

把它叫作一个村子实在很勉强，村里只有十几个用柳树木棉枝玉米秆搭成的棚子，泥巴糊成了漏风的墙壁，房顶上马马虎虎压着一些草和干骆驼刺，没有什么道路，被踩平的泥地就是人们经常走动的地方。一些棚子前面挖了土坑，土坑上用石头砌着台子，那就是犹太人的炉灶。

他们为什么要住在这样贫瘠的地方？他们拿什么方法取得食物和水呢？洪保德心里有一连串的问号。

“呜——！”随着一声尖利的怪叫，一群蓬头垢面的土著男人仿佛从泥地里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洪保德的面前。他们身体很瘦弱，除了少数几个人脖子上挂着一根皮条之外，其余的人身体上没有任何衣服或饰物。这里一群极度贫穷的土著人，看来利亚诺斯平原并没有善待他们。

站在这群土著人最前面的是一个老年的男人，他的头上裹着一块兔皮，腰间也缠有一块兔皮，很显然是这群犹太人的首领。他指挥着身后的几十个男人举着木棒石弩和弓箭，一步步朝洪保德逼过来。

“谁也不许开枪！听我的命令，把身上的小礼物拿出来！”洪保德压低声音，对探险队的人下命令。无畏的皮罗一步冲在最前面，他把一块花绸布和一把亮闪闪的小刀子捧起来，双手合十在胸前，做出一副和平的姿态，好让犹太人感觉到，来的人是很友好的。

两支队伍越来越接近，皮罗的眼睛坦然地对着那老年的犹太人。皮罗尽力用温和的声音对老犹太人说：“屋斯以梭梭的！屋斯以梭梭的！”

这意思是说：你是一个好人！

皮罗一遍遍重复这句话，并把手里的东西抖给犹太人看。

谢天谢地，洪保德他们遇见的是一群温和的、不愿意打仗的土著人，也许是大平原的火热与贫穷使他们丧失了与人拼杀的力量，能在这里维持生命已经是很艰难的事情了。

老犹太首领的眼光渐渐集中在皮罗手里的东西上，他手中端着的石弩垂下了，在离皮罗只有1米远的地方，他一挥手，几十个男人退了下去，只有一个人上前接过了皮罗手里的东西。

洪保德松了一口气，他让皮罗拿出更多的东西给犹太首领，要求允许他们在村子里住一天。

于是洪保德和他们的探险队走进了这座荒原上的小村子，他们看到的是一幅更加惊人的贫困：很多人连一座草棚子都没有，他们就住在村子里的泥地上，每天早上一爬起身，就消失在草地找吃的了。

而在那低矮的草棚里，洪保德几乎看不到什么生活用具，有的人连一口锅都没有，他们在火坑边烤熟食物来吃。而他们吃的东西，也只有一些玉米和南瓜，再就是植物的嫩叶，这些东西堆在屋子的一角，他们是一群真正的素食者。

孩子们大多面色青黄，皮包着骨头，他们的母亲很少有乳汁来哺育孩子。

更让人失望的是，村子里没有水。犹太人把他们最后的一点粘稠的泥浆拿给皮罗看，这些水是留给那些瘦弱的孩子们的。

接受了皮罗的礼物的老首领让人拿来一些好东西给洪保德他们吃，洪保德接过来一看，竟是一些从地下挖出的蚱蜢和蛴螬，犹太人把这些虫子串起来，放在火里烤熟，当做他们的荤食。

犹太人不大会去狩猎，他们只从地里找到自己的食物，他们是一群贫穷的挖地者。

洪保德吃不下这样的东西，便把烤好的虫子分给在一旁眼巴巴看着的瘦孩子们。

“没有水！我们的河干了，从去年夏天一直到现在，我们找不到水！”犹太青年佩衣打着手势告诉皮罗，这是个干瘦的青年，带着一脸的愁容，“我们并不想离开这里，可是神在逼我们走！走！”佩衣很悲伤地看着远方，对于远方那些陌生的地方，佩衣似乎充满了恐惧，对于这片在洪保德看来满含敌意的荒原，却是那样依恋。

当天下午，洪保德和村子里的人一起，去外面寻找食物，他看到犹太人用木棒在干硬的地皮上吃力地挖掘，要费很多的力气才能找到一块根茎。犹太人用石刀把根茎削去厚皮，露出里面的雪白的肉。然后，他们用手指用力地摸住它，拇指翘起来对着嘴，不一会儿，就有一滴一滴汁水顺着拇指滴进口中。一天下来，他们可以喝到十几滴水，而犹太人特别耐渴，这十几滴水就可以维持他们一天的需要。

“这就是我们寻找水的办法，我们每个人都这样解决自己的饮水。但还有一个办法，要多费一些时间，却可以找到较多的水。”

“我们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洪保德期待地看着佩衣，他不知道佩衣说的方法是什么，但他实在很需要掌握一种在干旱地区找水的技巧。

“要先捉到一只猴子，让猴子带我们去！”

“猴子？”洪保德半信半疑。

8 . 找水的方法

当天晚上，洪保德把探险队安顿在村子里的空地上，他们在那里搭起几顶帐篷，尽管首领一再邀请他们住在棚子里，洪保德还是谢绝了。空气闷热，住在外面还是比在棚子里好受一些。因为环境很脏，村里蚊子很多，

洪保德在帐篷周围燃上艾蒿，又把煤油洒在帐篷边上一些，据说这样可以防止毒虫的骚扰。

夜色下的犹特人村庄很快平静下来，人在草棚里或泥地上酣然入睡，他们那几只瘦弱的牛和洪保德的马匹拴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栏圈里，虽不能遮挡风雨，却可以防止牲口们在夜间逃走。因当地有一种狐狸，专门咬牲口的笼头，笼头一咬断，牛就会跑掉的。

拴好的马匹被蚊子叮得很烦躁，不时发出一阵蹄子的踢踏声。

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村子里已静得只有虫子的叫声，连平原都入睡了，洪保德在这一片宁静之中记下一天的见闻，他似乎听到了大平原香甜的鼾声。低矮丑陋的小土屋在清亮的月光下变得朦胧而美好，在这荒凉的地方，只有月亮还是那么纯洁清亮，无私地照着贫穷的人们。四周无遮无拦，月光融化了大平原的一切，花香和草香在夜色中四处游动。“干旱的大平原，却是犹特人厮守着的家园。贫穷和苦难没有使他们退去。”洪保德写完这些句子，困意朝他袭来，洪保德在沉沉的睡梦里，一直梦见自己在山林里寻找水源。

后来洪保德是被一阵“吱吱”的叫声吵醒的，他揉揉眼睛钻出帐篷，看到天已经亮了，因为没有水，他已经多天不曾洗脸，这也倒省事。

空气里飘着烤玉米和南瓜的香味，这是犹特人的主要食物，他们几乎常年只吃这些东西。“吱吱”的叫声是从帐篷边上的一个笼子里发出来的，洪保德看到一只瘦弱的猴子关在笼子里，一面惶惶不安地东看西看，一面啃着半截熟玉米。不用问，它一定是为了贪吃这穗玉米而被捉住的，在这里，寻找食物对人或是对动物来说，都显得太重要了。

佩衣站在笼子旁，默默看着这个可怜的家伙。佩衣身上有荆棘划出的血痕，看来捉住这家伙也不是很容易。

“准备用它去找水源？”洪保德想起昨天佩衣说过的话，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一只猴子怎么可以帮人找到水。

“是的！还要看看我们运气如何。不过这办法我们并不常用，我们不想和动物抢夺食物，这是很不光彩的事，除非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这种残酷的办法。”佩衣说这话时带着一脸的歉意，好像他捉到的不是一只猴子，而是一个人。

生长在恶劣环境中的民族，竟还保持着这么善良的心。洪保德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退到一旁默默地看着佩衣。

猴子吃完了一穗玉米，佩衣又拿给它一穗，佩衣自己却什么也没有吃，大概猴子吃掉的就是他的早餐。洪保德向皮罗说了句什么，皮罗跑回帐篷里，拿了一些蔬菜饼给佩衣吃，佩衣很香甜地吃着。

猴子吃完了玉米之后，很满意地看着佩衣，好像还想讨点什么。这时佩衣拿出了一个小小的袋子，里面装的是他们犹特人十分宝贵的食盐，佩衣洒了一些盐给小猴子吃。

猴子是很喜欢吃盐的，它马上把一把盐全都吃光了。

做完这一切，佩衣便和其他人一样，去荒地里寻找食物了，而那只可怜的猴子一直被关在笼子里，在阳光下晒着。到了午后，猴子变得越来越急躁了，它吱吱地狂叫着，不停地摇着笼子的栏杆，龇牙咧嘴。佩衣也从外面回来了，他看着猴子狂躁的样子，对皮罗说：“准备两匹马，我们就要去找水源了！”

皮罗马上备好了马，他已经明白佩衣要做什么了。

动物们都天生有寻找水源的本领，当它们找到一处水源时，为了保护珍贵的水源不被其他动物发现或破坏，每一只动物都会自觉地保守着它们种群赖以活命的水的秘密，它们喝水时行动隐蔽东躲西藏，很难被人和其他的动物看破。但此时因为这只猴子吃了太多的盐，又在阳光下晒了半天，渴得丧失了理智，它就会不顾有没有人跟踪，直接朝水源奔去。

果然，佩衣把这只猴子一放出来，猴子像屁股着了火一样飞一般地往荒原深处奔去，这边皮罗和佩衣也飞身上马，紧追着那小小的背影，一步也不敢拉下。

猴子奔跑了一小时之后，突然消失在一片岩石后面。皮罗和佩衣停住马儿，在那里细心观看。一堆突起的岩石后面，生长着茂密的刺丛，那只被追赶的猴子正伏身在刺丛后面，贪婪地喝着一小滩水。“啊，算我们运气好，找到了猴子的水源。”佩衣擦着满头的汗水，高兴地对皮罗说。

那猴子喝完了水，大概也为自己暴露了伙伴们的秘密而羞愧，很快消失在远处的草丛里。

“对不起！对不起你了！”佩衣对着远去的猴子不停地鞠躬，真诚的样子让皮罗很不忍心。

他们俩用刀砍开了刺丛，看到了一个小得可怜的水源，它不过是从石头缝里一滴一滴浸出的很少的一点水罢了，从地上很多的爪子印来看，这里却是那么多的猴子赖以活命的水源，难怪猴子们要好好地保护它了。

渴坏了的佩衣和皮罗当时也来不及想那么多，他们爬在地上，猛喝了一阵，直到喝得肚皮快炸开了为止。他们的马看到水时，眼睛都快鼓出来了，一张大嘴，水坑里的水就少了一大截。

皮罗和佩衣都喝饱了之后，水坑里的水也就见了底。皮罗又等了一会儿，等石头里又渗出一些水后，才装满了一个皮口袋，给他的主人带回去。

皮罗找到水源的事给了洪保德很大的鼓舞，他带领队伍马上出发，当晚就宿在那处水源旁边。水源虽小，却使全队的人美美地喝饱了肚子，喂好了马，装满了水袋。第二天他们出发时，皮罗没忘记把水源重新隐蔽起来，这样可以使那些可怜的猴子们继续占有这个水源。

在犹特人的村子度过两个奇特的夜晚之后，洪保德的人马恢复了体力，继续向着利亚诺斯平原的南方前进。洪保德在犹特人那里学到的寻找水源的方法，在以后他进行北美洲的探险时，不止一次地帮助了他。

洪保德的人马刚走出不远，邦普朗又感到有一双眼睛在看他们，邦普朗猛地转身，他看到草丛里站起了一个人，他是犹特青年佩衣。佩衣带来了他唯一的财产——一把掘地用的石铲，他打着手势告诉洪保德，他也要加入到这支探险队去，他很想到远方去看看那里的景色。

佩衣的样子让皮罗想起了少年时代的父亲，他的父亲当年很可能就是这样一幅充满理想的样子。皮罗不由地喜欢上了这个犹特青年，他用期待的目光看着自己的两个主人。

“看完了远方，你还回到这里来吗？”洪保德也被佩衣吸引了，他向瘦弱的佩衣提出一个问题。

“当然回来，这里是我家，我的祖先都安息在这里！”佩衣说得很肯定。

“有志气！我收下你！”洪保德大声说，他从心里喜欢上了这个厚道的小伙子。洪保德从行囊中找出一条裤子和一个皮坎肩给裸体的佩衣穿上。皮罗

马上给佩衣派好了工作：给两位主人的马上好鞍子，同时还负责照管几个满水的大皮袋子。佩衣一眨眼的工夫就做好了这一切。

“是个好队员！”洪保德和邦普朗相视一笑，他们真为有这样勇敢能干的青年加入到自己的队伍里高兴。

到目前，洪保德的探险队已有了 8 名队员。

可是，佩衣最终并没有像自己希望的那样，看完远方的景色后又回到自己的家园，他将要为这次探险而献身，成为牺牲在奥里诺克河上的第一名探险队员。

9. 马群与电鳗的搏杀

越往南走，情况渐渐好转。离阿普雷河越来越近，空气开始变得湿润，湖泊和沼泽开始出现。当洪保德来到距离阿普雷河只有两天路程时，水再也不成为困扰他们的问题了。随处可见的小湖和沼泽使景色越来越优美。

先是草场一片连着一片，无数的长尾刺鼠和小豚鼠在草丛中欢快地奔跑，豪猪披着尖硬的毛，四处寻找着可口的嫩枝，枝头上有松鼠跳动着。它们再也不用为一个小小的水源而吃尽苦头，草场上随处可见纵横交错的沟渠，为草木的生长和动物提供充足的水源。高大的树林渐渐出现，洪保德在一个大湖旁，发现了一棵其大无比的翁比树，那棵生长了不知多少年的老树盘根错节，孤独地挺立荒原，像一个沧桑的老人那样在夕阳下朝他们注目。

洪保德惊喜地快马奔向翁比树，他看到这棵老树足有 30 米高，它投下的绿荫足足可以让几百头牛在树下歇息。老树上枝叶密布，由粗粗的主干分出的三个支干之间，伸延成一个可以坐下 5 人的小平台。多年寄生的藤萝把老翁比树的一条条细枝条密密地织在一起，组成了柔软的像鸟窝般的小吊床，荫凉而又遮挡风雨，比犹太人的小土屋不知舒服多少倍呢！

高大的翁比树让在荒原里跋涉了 20 天的洪保德惊喜万分，他命令队伍停下，当晚就露宿在这棵翁比树上。洪保德和邦普朗的床铺在那老树的主干里，宽敞平坦，很多东西都挂在老树上。“这真是一个最好的城堡，可惜只能住一晚啊！”洪保德舒舒服服地在树枝里躺着，连连赞叹。

落日的余光里，丰美的草场连着一片片闪光的湖泊，体态优美的小斑马在湖边饮水，黑天鹅在水中快乐地嬉戏，鸵鸟在苇丛中高傲地踱步，野牛群暴风雨般向一个假想的目标盲目奔去。黄莺、蒙它雀、羽冠啄木鸟点缀在枝头上，叽叽喳喳的叫声漫天遍野。

更让人高兴的是，厨师皮罗在翁比树上发现了那么多的鸟蛋和菌类，还有湖泊里的一种叫作“摩查拉”的小鱼。他和佩衣兴高采烈地准备着晚饭，那烤鱼煮鸟蛋炖蘑菇汤的香味，馋得每一个人都把脖子伸出老长老长。

只有佩衣一个人在草丛里挖植物的根茎来吃，他始终不改变自己的素食习惯，老是拒绝给他的肉食，愿意自己带着石铲去找东西吃，洪保德只有由他去了。不过这片湖泊区里的植物十分丰富，长年半饥半饱的佩衣每天都可以放开肚皮大吃东西，当他吃饱了肚子，在草地上迎着落日快乐地奔跑，放声高歌的时候，那样子实在动人。“这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真情回报。”洪保

德感动地说。

告别老翁比树的第二天，洪保德来到一个名叫卡拉博索的小镇子，这个小镇位于湖沼区里，村子被三面的湖沼环绕着。队伍一住下来，洪保德就迷上了那处有着很多植物的沼泽区，他要找一个向导去沼泽地里采集标本，没想到这一简单的事情却遇到了难处：没有一个印第安人肯为他带路。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费了一番周折，洪保德找到了一个懂一些法语的印第安人，他告诉洪保德，沼泽地里有一种可怕的电鳗，能把人或马电死。“没有人敢走近那片沼泽，我们这里的人都很怕电鳗。”

不料这话却更加引起了洪保德的兴趣，因为在学生时代，洪保德就写过一篇关于放电类动物的论文，参加过关于这类动物的研究，但他还没有见过野生状态下的电鳗，洪保德如获至宝，他命令皮罗马上为他准备好实验仪器，他要在这里做一下电鳗的放电能量的测试。

“不管花多少钱，我们一定要得到活的电鳗！”洪保德对皮罗说。

最后，在金钱的诱惑下，当地印地安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让马匹下到水里，诱使电鳗放电，等马匹把电鳗赶到水边后，电鳗已疲惫不堪，人们就可以活捉它。

但这项工作要买好多的马，花费大量的金钱。

幸亏洪保德和邦普朗都是很富有的，他们二人的资产和在一起可以做成许多事情。

洪保德立刻同意了 this 计划。邦普朗却有些犹豫，因为他很可怜那些将可能被电死的马。

“先生，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测到准确宝贵的数据，而远在欧洲的动植物学家们也很需要这些有关电鳗的数据。机会难得，我们有时应该心狠一些。”洪保德拍拍邦普朗的肩膀，示意皮罗立刻去做准备。

几十匹马齐集沼泽边的场面十分壮观，洪保德选择了一片半干燥的沼泽，这样人就可以站在较干的地方，驱赶着马下水。十几个强壮的印地安人手握粗大的皮鞭和鱼叉追赶在马后面，把马们都赶到沼泽的水中。

开始马儿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危险，它们以为主人要它们来这里饮水，只是感到抽在身上的鞭子狠了一些。马儿乖乖地来到水里，刚要喝水时，它们就受到了水下看不到的东西的攻击。马们不知道水下藏有什么东西，却感到一阵阵剧烈的刺痛。两匹高大的马像被谁猛揍了一棒似的，一下子惊跳在半空中，溅起老大的水花，然后它们双腿剧烈颤抖麻痹，瘫倒在沼泽里，发出痛苦的长嘶。

马儿顿时乱了起来，所有的马不敢再停在水里，拼命地窜上岸来。

可在岸边等待它们的，是凶狠的鱼叉和皮鞭，洪保德已花钱买下了这些马，它们必须为捉到电鳗而死在水里。皮罗和佩衣带领着4个工人，也在拼命地把马往水里赶。

马儿受到两面夹击，变得更加慌乱，它们在东跳西窜，发出震天动地的鸣叫。“刷！”地一下，又有几匹马腾空而起，重重地摔在水里，它们躺下后浑身都在不停地抽搐。

马群的骚扰使更多的电鳗朝这边赶来，它们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马顽强地侵犯它们的生存空间不肯退缩。电鳗在水下放出更猛烈的电流，电流经过水的传导使这片沼泽简直成了一个小型的发电站。马儿痛苦不堪，接二连三地倒下来，摔得浑身泥浆。马匹们逃上岸时，便会被印第安人的鱼叉

刺得鲜血淋漓，它们只好流着血退回到河里，血和着泥浆把这片沼泽染成暗褐色。

这两种不同动物之间的拼杀在洪保德心中留下了很生动的印象。马在沼泽里悲鸣挣扎，电鳗在看不见的水下释放着惊人的能量。一匹匹马倒下了，当这些可怜的替罪者们终于被允许上岸来时，它们一个个栽倒在地，吓得要死。好几天后，这群可怜的家伙才恢复了走路的能力，而两个最不幸的家伙当场被淹死。

经过与马匹们长时间的拼杀之后，电鳗果然像洪保德希望的那样，一个个精疲力尽，游都游不动，压根丧失了放电能力，印第安人趁机将它们用网捉住。洪保德创造的这种活捉电鳗的方法，以后被当地的土著人广泛地使用着。

洪保德总算得到了他想要的活电鳗，而邦普朗却被这捉电鳗的经过吓得魂飞魄散，他把这次活动叫作“一场大屠杀”。“为了得到这些活电鳗，让马受点罪也值得。”洪保德指着地上的活电鳗，一再安慰他善良的朋友。

紧接着是洪保德的实验。他把捉到的电鳗放进一个大水桶里，在电鳗旁边放上一只青蛙和一只乌龟。据说这种电鳗可以放出600伏的电流，简直是一个活的发电机。洪保德静静地看着水桶里的几只小动物，当电鳗靠近青蛙和乌龟时，它似乎只轻轻地碰了它们一下，两个倒霉的小动物就死去了。

洪保德又把水桶里放进一条鱼，他让邦普朗在水中接通了电流计，他希望看到电鳗放出的电流的准确强度。可是不知什么原因，电流计上竟没有显示出读数来。“也许是这次电鳗没有放出电来吗？或是电流计出了毛病？”洪保德很着急，他忘记了危险，冒失地把手伸进了水桶里。“哇！”洪保德立刻疼得大叫起来，他感到有无数根钢针直刺他的手指。

电鳗一直在放电，只是在电流计上读不出来罢了。

这种奇特的南美洲电鳗，大批地生长在亚马孙河的沼泽地里。它们曾使敢于进犯土著人的西班牙兵士们吃尽苦头。电鳗身体像蛇，体长可达2米，放电是它们捕食的方法。电鳗利用自己体内的电流击倒青蛙和鱼虾，然后吃掉。在显微镜下解剖电鳗，可以看到电鳗的身体里有能产生电的肌肉组织，这些发电器官沿脊椎排列，多达140个。

洪保德解剖了这些电鳗，得到了很多宝贵的资料。他和邦普朗连续工作了4个小时，感到肌肉疲劳，膝盖酸疼，也许他们都触电了。

因为靠近丛林，大型肉食动物开始出现，洪保德每晚都听到丛林里美洲虎的叫声。美洲虎是丛林里最可怕的动物，美洲虎身长3米左右，毛色黄褐，生有豹子一样的大块黑花纹；当地人都叫它“黑斑虎”。美洲虎可以像豹子一样在树顶上跳跃捕食，印第安人谈到这种动物就吓得变了脸色。

两位欧洲来的探险家并不被美洲虎的叫声吓住，他们相信自己会有对付这些猛兽的办法。倒是森林里的小虫子很让他们苦恼，洪保德和邦普朗的身上已经遍布大红的疱疱，他们感到自己真正无法对付的是这些小小的昆虫。

圣费尔南多，是紧靠着阿普雷河的一个小镇子，这里已不是平原，阿普雷河的涛涛河水，奔腾在圣费尔甫多镇的一英里之外的丛山峻岭中，两岸高耸的岩壁，像一堵屏风把利亚诺斯平原挡在了后面。无边的丛林，像茂密的绿网一般遮住了天空，那如火的炎热退去了一些，天气变得温和了。到目前为止，洪保德的热情还没有受到挫折，在经过 23 天的酷热的平原跋涉后，真正的丛林生活将要开始。

在这里，探险队将由陆路改为水路，将由骑马改为乘独木舟。皮罗因为可以施展他驾驶独木舟的本领而兴奋得两眼放光，他很快买到了两只大型独木舟，用树叶子上面搭上一个遮阳棚，作为洪保德和邦普朗的工作间兼休息室。又有两名印第安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是皮罗雇来的划独木舟的桨手，皮罗自任船长。皮罗有生以来第一次指挥别人划船，皮罗为这两条独木舟挂上大串的花环。“我们探险队的前程也和鲜花一样鲜艳！”兴奋地忙个不停的皮罗突然变成了诗人。

而犹太人佩衣则被宽阔的阿普雷河迷得神魂颠倒，他整天地泡在河水里，把自己洗了一遍又一遍。佩衣从来没有洗过澡，当他体会到清凉的水浸泡着身体的舒适后，便再也不想离开这条河了。他几乎一天到晚都泡在河里，把皮肤泡得皱皱巴巴的。来自干旱的大平原的佩衣曾为找到一个小水洼费尽曲折，现在他自己拥有了一条河，他感到自己是天底下最富足的人了。

当佩衣洗得很干净，又因为每天都吃得很饱而变得强壮些的时候，洪保德才看出来，原来佩衣是个很英俊的小伙子，只是干旱的大平原把他折磨得不成成人样。身体一天天强壮的佩衣身材健美，也更加勤劳，干起活来从不知道累，对佩衣来说，能尽情地吃饱肚子，能尽情地喝足水，他再也没有别的要求了，他乐于为这些把他带到幸福之地的人们做各种事情。

特别让洪保德高兴的是，皮罗没忘为他找来了那么多的笼子，做了那么多的标本箱，这些笼子一装在独木舟上，再加上 10 个人和一大堆仪器，小小的独木舟就没有一点空余的地方了。

2 月底，这支为寻找一条河而闯入丛林的探险队沿阿普雷河顺流而下，向着奥里诺克河，向着一个不知道的地方驶去。一大群蚊虫和蠓蚋做了这个队伍最忠实的伴侣，乌云似的在洪保德的头顶上笼罩着，它们尖利的刺可以穿透厚厚的衣服。没有人为他们的旅行准备食物，洪保德只带了面粉和糖，剩下的他准备就地取材。皮罗还是探险队的厨师兼采购员。不过在这条河上采购食物，用的不是钞票，而是鱼叉和弓箭，慷慨的大自然乐意把一切交给那些勇敢的人们。

“除了对生活的乐观和热诚的科学精神外，我们几乎什么也没有，但我们都感到有一个很美好的事物在前方召唤着我们，我们的心里激动得无法形容。这一点，连不大懂得我们的语言的佩衣都深受感染。”这是洪保德在出发的那一天写在日记里的一段话。

进入河道之后，随着圣费尔南多的消失，人类的生活渐渐被千姿百态的大自然生命所代替，丛林的美好与奇特顿时醉倒了洪保德。两岸连绵不断的山崖上，卷尾猴在树冠上欢闹着，从这边闪电一般跳到了另一边，它们清亮悠长的呼唤在山谷中长久的回荡着。

鸚鵡的花羽毛花瓣似的突然飘落下来，没等你看清什么，就又和着同伴的叫声消失在绿荫深处。红尾八哥、绿坚鸟、旋木雀、水鸚、金面鸫在树林里忽隐忽现，百啭千回的叫声在水面上漂浮。在河水不断地冲击下，两崖

的石壁形成了千奇百怪的形状，风化后的碎石不时从石壁上哗哗地淌下来，形成一条碎石瀑布。有的岩石摇摇欲坠，在人们的头顶上张出很大的角度来，如果再有一次洪水和地震，这里的地貌会变得面目全非。

船行半天之后，太阳就消失了，绿色的树木和千年生长的藤萝织成新的天空，树丛一直从山崖长到河岸，有的树枝为了争夺阳光，干脆长到了河水里。“快看那边！”邦普朗突然指着一处树丛高声大叫，洪保德让桨手们放慢速度，朝邦普朗指着的那处丛林看去。

那是一道突然窜出的黑色闪电，一只美洲虎“刷”地一下从树下窜到了树冠上面。

在南美洲的丛林里，因为植物过于密集，树下已没有行走的空间，美洲虎无法在地面上行走和捕食，它们竟然学会了爬树。这只突然窜到树上的美洲虎是为了一群卷尾猴而来的，那一群快乐的小东西，方才正在树冠上吱吱叫着争论什么，正是它们的响亮的叫声把这只可怕的美洲虎吸引到树上来。

船上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静看一场屠杀开始。

机警的猴群马上感到了危险，它们尖叫着四处散开，惊恐地攀住树杈逃窜。每只猴子此时都恨不能长出8条腿，它们从一棵树梢窜到另一棵树梢时，快得让人眼花缭乱。然而美洲虎比它们跑得更快，身体沉重的美洲虎在树梢上跃起时就像猫一般轻盈。就是站在一个很细的枝杈上，枝条也不会剧烈地摇晃。柔软的树枝在它的身体下轻轻一颤，美洲虎已窜到了猴子身边，把一只跑得慢的小东西按在爪下。

其他卷尾猴趁机逃脱，它们的同伴却留在美洲虎的利爪下。

美洲虎发出满意的吼叫，如雷的吼声震得树叶沙沙抖落。然后它猛地张开血盆大口，只听得一声刺耳的惨叫，一道血光斜斜地喷溅在树冠上，好像一片血色的彩虹。小猴子在这道血色彩虹中身首异处，鲜血染红了一大片树梢。

“这里真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呀！”洪保德和所有的人，看到方才还在欢叫着的小猴子被美洲虎撕成两半，他们都吓得闭紧双眼，心脏好一阵狂跳。好久好久，那可怜的小生命留下的最后一声惨叫，还在他们耳边回荡着。

“救救我！”这就是那只小小的卷尾猴发出的最后一声呼叫。

可是，谁又能救得了它呢？

这就是大自然无情的一面。为了保持生态平衡，每种动物都是另外一种动物的食物，一种物种控制着另一种物种的过分繁衍。于是所有生物都是这个完美无缺的大链环上的一个小环扣，它们必须遵守这个自然法则，否则的话，整个大自然就会失去平衡。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食物链”。

尽管丛林是这样的凶险，但对于洪保德永远有无穷的魅力。他不但爱看老虎，也很爱看小小的昆虫，洪保德发现了丛林里的一种蚂蚁，它们的顽强和团结让洪保德赞叹不已。为了啃倒一棵树，成百上千只小蚂蚁可以像战士一样对一棵树进攻上一天一夜，它们并不坚硬的牙齿无畏地啃去一层层的树皮，直到这棵参天的大树颤抖着倒了下来。亲眼看着一棵生长了几十年的大树在小小的蚁群面前倒下时，洪保德受到的震动比看到美洲虎捕食更强烈。

夜晚很快来了，洪保德还没有看够白天的一切，那夜间的新奇又把他

迷住。当周围的一切都被黑暗挡住之后，他听到了丛林的交响曲：美洲虎雄壮的吼声，夜鸟凄厉的悲鸣，鸚鵡和其他鸟类在树梢上被什么惊动后，在黑暗中盲目地逃窜。“就像一个人在黑夜里拨弄他的吉它，你听得到声音，却看不到弹吉它的人。”更多的蚊虫趁着夜色集合在一起，向着露宿丛林的人们进攻。洪保德只好时时把头伸进篝火的浓烟中，以驱赶这些蚊子。熊熊的篝火要燃上一夜都不熄灭，几口铁锅围在探险者的营地四周，这样就可以使美洲虎不敢近前。

露宿林中的第一夜，他们吃的是皮罗用鱼叉抓到的鲜鱼，还有一种木薯饼。工人们在丛林里挖来一些淀粉丰富的块根，皮罗把它搓成细丝状，粘稠的汁水流出来。把木薯丝放进热锅里烘干后，加上盐和调料，就制出了比面包还好吃的香软的木薯饼。诱人的香味在林子里弥漫着，吸引来很多的小动物和昆虫在四周的树上窜来窜去。这种食物最合素食者佩衣的胃口，他一张嘴就吞下一张饼，快得让做饭的皮罗吃不消，他一直吃到躺在地上直喘气为止。“以后咱们天天都吃这种木薯饼好吗？”佩衣像个馋嘴的孩子那样不停地缠着皮罗，生怕以后再也吃不到这种饼。

“会有好东西给你吃的，我倒担心你这么吃法会吃坏了肚子。”皮罗自己正吃着一串烤鱼，他认为烤鱼味道比木薯饼不知要好多少倍，这里其他的人也许都愿意天天吃烤鱼，所以他们对佩衣这样贪吃木薯饼感到很好笑。

“要是我能天天吃木薯饼，我就是最幸福的人了！”佩衣仰身躺在火堆旁，嘴里叼着一片草叶，看着树缝里隐约的星星，满脸都是幸福的表情。

入夜后，洪保德和邦普朗的吊床搭在两棵大树中间，吊床四周围着几口大锅，为防蚊子，在吊床上蒙了块雨布，洪保德就钻进雨布下面睡。印第安桨手和工人轮流放哨，所有的贵重仪器都放在吊床下面防止夜里的露水打湿。洪保德躺在床上悠荡了一会儿，很快进入梦乡，就连丛林里猛虎的叫声也不能吵醒他。

正当洪保德和所有的人熟睡的时候，“轰隆”一声爆炸，就像一个巨大的炮弹突然落在他们营地的旁边，正在放哨的工人吓得跌坐在地上，熟睡的人们都从床上翻滚下来，佩衣跌在一口铁锅里，把铁锅踢得四处乱滚。

“什么声音？这么可怕？土著人打来了吗？”工人们挤在洪保德的身边，挥紧手里的枪，眼睛惊慌地往黑沉沉的夜色里看去。“轰隆隆！”又是一声巨响，这一声更近一些，震落了一些枯枝，哗啦啦落在洪保德的头上身上。

洪保德也被这黑夜里的炮声吓了一跳。但他不愧是探险家，当第二声炮声响起时，洪保德反而镇静了：“不要害怕，不是人类发出的响声，因为炮声这么近，却没有闻到火药味，不会是枪炮打出来的声音。”洪保德说得十分肯定。

大家提心吊胆地观察了一会儿，并没有什么人出现，他们才放下手里的枪，继续躺下睡觉。可是那一夜，他们还是不时被这莫名其妙的炮声吵醒了好几次。“天啊，这丛林里莫非有炮兵埋伏着吗？”洪保德每次被惊醒时，都听到邦普朗在小声地嘀咕。就在这一阵又一阵隆隆的炮声里，洪保德迎来了天亮。

天刚一亮，洪保德就跳下吊床，拉着邦普朗和皮罗进树丛里看个明白。他顺着昨晚发出炮声的方向找去，他们看到的只是安静的树林，既没有人群走过的痕迹，也没有炮弹留下的弹痕。

走出几百米后，他们看到在一棵老树下生长着一些奇怪的藤本植物，

它的结出的果实很像甜瓜，但浑身长满了茸毛。“这种东西我们还没有见过！”喜爱采集标本的洪保德惊喜地走过去，正要伸手摘下一个果实来，突然，一个惊人的景象在他眼前出现了：

一个成熟的果实突然从藤子下脱落下来，它先是像小马驹那样迅速地跑了几个圈，猛地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随着这声巨响，从瓜柄的小孔中向四面八方喷溅出粘稠的汁液来。汁液里夹带着种子，果实旋转着能把它体内的种子喷出8米远，而且散发着一股浓浓的瓦斯气味。

这正是昨夜在林中响着的大炮声！发出这炮声的不过是一棵小小的植物，原来是它制造了那么惊人的效果！

洪保德惊喜地采集了这种植物的标本，经过一番研究后，他知道了这种能发出巨大响声的植物的秘密：

这种植物名叫“铁瓜炮”。它在成熟的过程中，瓜的内部贮存着大量瓦斯，果实成熟后瓦斯膨胀，就会产生很大的压力。据洪保德实验证明，这种瓜体内瓦斯产生的压力最大时可达三个大气压，所以可以把种子喷发到很远的地方。

这是植物为繁殖后代产生的一种本能。像这样一棵藤本植物能够产生出很多的种子，如果这些种子都落在母本植物的近旁，它们就会与母体争水分和营养，显然对幼苗的生长不利。所以很多植物在进化过程中渐渐完备了散布种子的能力，比如我们常见的凤仙花，当它的种子成熟时，只要轻轻一碰，细长的果皮就会分裂成许多条带状的板，并立刻用力卷曲，把种子从里面弹出来。而风露草的种子就像古代的投石器一样，其果实由5瓣芯皮组成，每瓣芯皮的内侧有种子。这个果实一旦干燥，外壳就分为5瓣，芯皮完全裂开，种子就像画着一个大圆孤一样，从果实里飞溅四方。铁瓜炮不过这类植物中最具有战斗力的一种罢了，当它在丛林里轰然炸响时，附近的动物常被吓得狂奔乱跑。

洪保德把一些铁瓜炮的果实带回去给大家看，告诉他们昨天夜里那震耳欲聋的炮声就是这种小小的甜瓜一样的东西发出来的，大家都不敢相信。佩衣甚至想尝尝这种甜瓜的味道，被洪保德坚决制止了。

想想昨天夜里大伙那惊恐不安的样子，还有那口被佩衣踢瘪的铁锅，再看看这小小的甜瓜，大家都笑得直不起腰来。

洪保德原本是想带一些铁瓜炮果实回去的，但这些采下的甜瓜在标本箱里放了一段时间后，在丛林炎热的气温中渐渐干燥，后来它们都在一个夜里突然炸开，把洪保德等人又吓了一大跳，原来不相信这小小的甜瓜可以爆炸的人，终于亲眼看到了铁瓜炮的威力，它把一个大标本箱的木盖子都炸成了碎片。

因此，洪保德就把这种威力无穷的铁瓜炮果实称之为“绿色大炮”。

11. 险恶的丛林

随着独木舟的前进，河道一点点变宽，河床变得开阔，洪保德又看到了瓦蓝瓦蓝的天空和炎热的太阳，阿普雷河正在接近它的主河道——奥里诺

克河。平坦的河床边出现了一些羊肠小道，弯弯曲曲从灌木丛里伸延出来，又断断续续消失在树林中去。这里开始有一些游牧的印第安土著人出现，他们属于印第安人种的瓜索人和巴塔戈尼亚人，还有高卓人，他们在这里放牧牛羊马匹，或是寻找猎物。时时可以看到一些体形膘悍的瓜索人纵马奔过林中小道，身上只披一片兽皮，头上插着各种鸟羽和骨饰，光腿上绑着大马刺。他身下的马被刺得鲜血淋漓，他在小道奔驰的速度，快得让人难以想象。

那些放牧的高卓人和巴塔戈尼人则显得悠闲得多，从独木舟上只能看到那些黑牛白羊在吃草，根本看不到放牧的人在哪里。有时会从河里突然冒出一个水淋淋的脑袋，或是从树梢下飞落一个人影，那一定是放牧的人采摘野果或是去抓鱼了。

洪保德除了采集标本外，每天都忙着丈量河道，测定水质和土质。佩衣已学会了使用一些简单的仪器，学会了看地图，他能够在地图上准确地指出船只现在的方位，他渐渐成了洪保德和邦普朗的好帮手。

几天来，船上已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标本，挂在船尾的一串串笼子里装着吱吱乱叫的猴子，扇动翅膀的鹦鹉，身披甲冑的犹狨，身体细长的山猫。还有许多昆虫和植物标本的小箱子。独木舟上显得更加狭窄，而且因为这些不安分的家伙们不停的蹦跳，独木舟常常被弄得摇摆不定，桨手们要花更多的力气才能把握住方向。皮罗已多次提出警告：“不能再装东西了，不然的话船会被压沉的。”

可洪保德并不准备听皮罗的劝告，他看到丛林里有那么多的珍奇动物，就像一个贪心的人来到了一座金山上，恨不能把所有的东西统统装进他的标本箱里才肯罢休。所以独木舟的载重仍在不断地加重，皮罗使出了全身的本领来安置这些不断加入进来的小东西们。他现在不但要管全船人的伙食，还要忙着指挥那些工人和佩衣去采摘各种叶子野果块根来喂船上的小动物。

“先生，你要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可要累死了，咱们能不能光划船赶路，别再收集这些怪物好吗？”

“千万别小看这些怪物！”洪保德笑着摇摇头，他认为最完美的大自然博物馆在南美洲的丛林里，他曾经等待了 20 多年才等到尽情参观这个大博物馆的机会，洪保德怎能轻易放过。“皮罗，原谅我还要给你再添麻烦，我只能这样做，这一切对我有多么重要，恐怕你暂时还理解不了。”洪保德充满歉意地对皮罗说，一再请求皮罗理解。皮罗只好放弃了他的说服工作，趁天还没黑去树丛里寻找野果喂这群永远也吃不饱的家伙：“都是疯子，我是和一群疯子在一起。”皮罗低声地抱怨着，但他还是麻利地采来了浆果和嫩叶，又指挥着工人们把动物的笼子箱子清洗一遍，这样也许会少招些蚊子和蠓蚋来咬船上的人。

丛林中的蚊子仍然是洪保德的主要敌人。在洪保德的奥里诺克河的行程中，他始终认为最可怕的敌人不是那些猛兽，而是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东西们。没有真正在丛林里生活过的人们，一谈起凶险的丛林，马上想到的是毒蛇和食肉动物，但真正进入丛林之后，每个人都立刻体会到，最让人放心不下的，恰是一些小小的动物和昆虫们。

洪保德现在就是这样一种心情。他和独木舟上所有的人都已伤痕累累。蚊虫抓住每一个小小的缝隙叮他们，他们的皮肤已多次红肿化脓，邦普朗的情况最糟，他的皮肤已有了几处可怕的溃疡，让他整夜无法安睡。如果在欧洲，邦普朗就可以找来一些消毒药水清洗被毒虫咬破的伤口，可现在在这莽莽

丛林中，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忍受。邦普朗为自己和全船的人想了很多的办法，他采来一些野芹菜，让大家每天都用野芹菜擦洗伤口，这种清凉的菜汁擦在身上，确实感到轻松了一些。“这种野菜汁可能有镇静作用，我听说有些土著用它治疗高烧。”邦普朗很得意他的发明。

晚上在篝火中，邦普朗让加进些艾蒿和冒烟的青藤条，滚滚浓烟使蚊子退后了一些。

而佩衣也有他对付蚊虫的办法，他挖来湿泥抹了一身一脸，使自己变成了一条大泥鳅。佩衣再也不敢整天泡在水里了，当他一洗干净时，就有一大团蚊子来追赶他，好像蚊子也喜欢洗过澡的人。那时，他恨不能多长出几只手来挠痒痒。“让我安静一会吧！”佩衣很少唱歌了，却老是这样大叫着。

邦普朗和佩衣的发明只能暂时防治一下蚊虫的进攻，对另一种他们早就听说过的小动物——吸血蝙蝠来说，厚厚的衣服和普通的药物都起不到作用。

这支队伍中受到吸血蝙蝠伤害的是一个名叫塔夫的黑人搬运工。

那是进入阿普雷河的第7个夜晚，当天晚上正轮到塔夫放哨，其他的人都在篝火旁安睡，只有塔夫一人守在离火堆稍远一点的地方。

等到另一个黑人尼索换下塔夫时，塔夫一点也没有感到自己已受到了吸血蝙蝠的伤害。塔夫来到自己睡觉的地方，躺下后就沉沉入睡了。

天刚亮，放哨的尼索来给篝火加最后一次柴，他突然看到地上有一大滩血迹。尼索大吃一惊，血是从塔夫身上流出来的，但塔夫似乎一点也没有察觉，还在香甜地睡觉，好像死掉了的样子。

“塔夫！塔夫！你流了很多的血！”尼索大叫着摇着塔夫，惊醒了所有的人。

塔夫迷迷糊糊醒来，他看到一大滩血积存在他的身下，把泥土都沃成深褐色。惊坐的塔夫这才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他两眼一黑，一头扎在地上。

塔夫的血还在流个不停，邦普朗忙找出止血带，给塔夫做了紧急处理，塔夫的血总算止住了，塔夫也渐渐清醒过来。

然后邦普朗仔细察看塔夫的伤口，他看到的只是在大腿上的两个小小的划痕，伤口不大，却很深。更奇怪的是从这小伤口里流出的血那么长时间不曾凝固，这有些不合常理。

“真奇怪，这么小的伤口能流出这么多的血，看来如果不及时发现的话，也许血会流干的，多危险哪！”邦普朗边看边自言自语。在一旁沉思的洪保德一直没有说话，他正在脑子里搜索着关于这种奇怪现象的记忆。洪保德突然想到他读过的一本游记，那里记载过一匹马的死亡经过：

一匹白天还很健康的马，正在夜里的草地上静静地吃草，却突然倒下了。人们在它身上发现了多处小伤口，伤口不断地流出鲜血，马因为失血过多而昏迷，一直到它停止呼吸，血都没有止住。

后来，当人们再次看到一匹在同样情况中倒下的马匹时，终于在马的伤口处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动物正在舔食它的鲜血。于是两匹马的死因才真相大白：它们都是死于南美洲的一种可怕的动物——吸血蝙蝠。

记下这次惊人的经历的是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达尔文在南美洲旅行时亲眼目睹了这种在世界各地被人称为“吸血鬼”的小动物杀死一匹马的手段，证实了传说中的吸血鬼确实存在，但它并不是青面獠牙的家伙，而是一个外表和蝙蝠一样，但却嗜血成性的小东西。

“一定是吸血蝙蝠，只有它可以咬破人的皮肤，使血液不凝固！”洪保德恍然大悟。

“对！一定是吸血鬼在做怪！”尼索和皮罗都想起了他们民族关于那可怕的吸血鬼的传说，吓得哆嗦了一下，惊慌地回头看着昏暗的丛林。“先生，您该不会也捉一只吸血鬼来做标本吧！”皮罗马上担心地问洪保德。

“我倒很想捉一只来看看，又怕没有东西来喂它吃！”洪保德很认真地说。

“谢天谢地，总有先生不敢要的东西了！”皮罗才算放下心来。

皮罗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别看这种吸血蝙蝠和普通的蝙蝠一样大小，但它造成的危害却十分惊人。在南美洲很多国家，吸血蝙蝠所造成的危害不容忽视。有专门组织调查过吸血蝙蝠给南美洲的农业造成的危害，结果表明，在 15 年里，南美洲有数 10 万牛马和 6 万多人被吸血蝙蝠杀害。吸血蝙蝠传播一种可怕的恐水病，很多牲畜死于这种疾病。

在巴拉圭的一个大牧场里，一次大型的恐水病流行就夺去了 30 万头牲畜的生命。由此可见，吸血鬼可真是名不虚传了。

吸血蝙蝠伤害人畜的手段奇特，不易被人察觉。它们往往来到睡觉的人身边，用翅膀轻轻拍打振动，发出一种催眠的气味，使人陷入熟睡中。然后，它用刀子一样尖利的门齿咬破皮肤，用角质的舌尖不断地舔着创面，使伤口越来越深。然后血不断地流了出来，吸血蝙蝠悬在半空，时时俯冲下来舔食流出的血。它的唾液中含有一种止痛和使血液不凝固的物质，血一直流个不停，它就可以饱餐一顿了。

面对一个又一个流着血莫名其妙死去的人和动物，迷信观念很深的南美洲土著就有了许多关于吸血鬼的骇人听闻传说，这更增加了人们对这种神秘动物的恐惧心理。

塔夫就是在困得打盹的时候被吸血蝙蝠刺开了皮肤，血便一直流个不停。

对于这种可怕又危险的动物，洪保德也不敢打它的主意了。

“从今天起，晚上放哨一律不能远离火堆，还要穿上皮衣带好帽子，不许露出皮肤来！”洪保德立刻订下了新的纪律，这纪律始终被严格地执行着，保证了以后探险队员们没有再受到吸血蝙蝠的伤害。

在洪保德之后，另一位欧洲科学家也经历了吸血蝙蝠的冒险记，这次冒险比洪保德的经历更惊险离奇，他的冒险成了所有吸血蝙蝠的传奇中最著名的故事。

12. 古堡里的乞丐

这个很著名的冒险故事发生在本世纪初印度的塔尔沙漠里。

这个很著名的冒险故事开始于一连串的人命案。

在塔尔沙漠里，坐落着一个很大的古堡，没有人能说清这座古堡建于何时，它已被主人遗弃了足有一个世纪。100 年的风沙将它吹得千疮百孔，黄沙把它半埋半掩，在这无人烟的沙漠中，古堡成了过往商旅的落脚处。

可是不知从何时起，古堡里惨剧接连发生，凡是在这个古堡中过夜的

人畜，没有再活着走出来的。多年后，当警方发现这些惨剧时，古堡里竟积累了堆堆白骨，透着一种阴森森可怕的气氛。

警察用了很多精力在古堡周围进行调查，他们想得到哪怕一点点关于古堡命案的线索：凶手是谁？用的什么凶器？出于什么杀人动机？全印度最好的法医和侦探都来古堡里调查过，连一点痕迹也找不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警察们撤去了，仍有不明真相的过路商人们在这里遇害。为了避免惨案发生。警察局只好在古堡的大门口写上一则醒目的布告：“此地危险，过往商人不要在此地过夜！”

又过了一些日子，著名的探险家乔治路过此地，他很快听说了这个奇怪的古堡的传说，乔治天生喜欢冒险，他很喜欢古堡里的神秘气氛，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去古堡里住它一晚，好探明杀人古堡的真相。

乔治的决定使当地警察局很担心，他们派来两名警察，想说服并保护这位探险家的安全。两名警察说服不了乔治，只好硬着头皮，和乔治一起向着夕阳下的古堡走去。当他们走进古堡时，天色已晚，巨大的古堡在晚霞中像一只巨兽一般盯着向它走来的乔治。

两名警察说什么也不肯走进越来越暗的古堡，乔治只好一个人进去。

乔治默默打量着这座使很多人丧生的古堡，里面确实让人心惊胆寒，厚厚的细沙堆积在残破的大厅里，脚刚踏上去，立刻荡起满室的黄尘。头顶上，高大的屋顶已被风沙穿透，各处角落里，张挂着密密的蛛网，仿佛是一幅幅古怪的图案。

乔治穿过大厅，趁着黄昏在各个房间里看着。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小房间里，乔治一下子停下脚步：他看到墙角黄沙中的一堆白骨，有人骨也有兽骨，白森森地向人讲述着他们的故事。乔治吓出了一头汗，他想：我会和他们一样吗？

再去古堡外看看，两名警察已经走了，他们很害怕古堡的夜晚。他们给乔治留下一张条子：“要小心，最好还是别留在这里过夜！”

勇敢的乔治还是决定留下来，尽管没有人来陪伴他。入夜之后，乔治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古堡一片宁静，只有月光静静地照着窗外的大漠。

那天夜里，乔治和他的马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一个人知道。第二天早晨，两名赶来接应乔治的警察在小房子的沙堆上发现了乔治和他的马匹的尸体，和所有死在这里的人一样乔治身上找不到一点伤痕。

古堡杀死了一名勇敢的探险家，它再次向人们挑战。印度警署在全国各地贴出布告，紧急召告全国百姓：“谁可以破古堡疑案，奖金1万元！”

布告贴出了整整一年，没有人来应征。古堡的恐怖已传得尽人皆知，谁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人们只好失望地认为，古堡将永远把它的杀人秘密保守下去了。

又过了一年后，当警察们已完全对破解古堡疑案绝望时，有一个名叫彼得的老乞丐走进了警察局，声称他可以破除古堡的百年疑案。警察们疑惑地打量着这个老人，不知该如何应付，他们只好带老乞丐去见局长。

局长认真地打量着这位老人，老人衣衫破烂，白发银须，足有70岁。但看他那镇定的神态，眼中坚定的光芒，似乎对此事很有信心。“您知道您将要冒着生命危险吗？”局长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老人。“是的，我很明白自己将要做什么，只是局长您是否还准备履行两年前的诺言呢？”老乞丐说得很坚决。局长立刻对老人保证，两年前的那张布告仍然有效，如果老乞丐

可以破了这百年悬案，立刻就能拿到 1 万元的奖金。

“那么，请您满足我几个条件，我就可以破这百年疑案。”“什么条件？”

“我需要一个大铁箱，一只猴子，一张渔网！”“这太好办了！”局长马上找来刑侦科长尤里，让他准备好一切。待老乞丐出门后，局长悄悄地对尤里说：“跟在他后面，看他究竟做些什么！”

夜幕降临后，老乞丐乘着一辆马车来到了古堡。在他身后，尤里悄悄地骑着一匹马，跟踪着老乞丐。尤里看到老乞丐真的走进夜幕下的古堡，这才放心地去向局长报告。

老乞丐走进这座阴森森的古堡毫无惧色，特意选了两年前乔治遇害的那个小房子里住下来。他先给猴子注射了一针镇静剂，并把它放进渔网里。自己钻进大铁箱里，牢牢地抓住渔网的网绳，从铁箱子的缝里往外看。

当晚的月色很好，虽然没有灯光，老乞丐仍能看清眼前的一切景物。猴子在麻醉剂的作用下，一声不响地蹲在渔网里安详地睡着，古堡静得只能听到老乞丐自己的呼吸声。

前半夜平安过去了，守在铁箱里的老乞丐有些疲倦，他克制住困意睁大眼睛看着睡在网里的小猴子。

后半夜，天快亮时，猴子渐渐清醒，在渔网里不安地动着。突然，一团黑影从空中飞下来，猛扑在渔网里的小猴子身上，小猴子想跑也跑不脱，发疯似地挣扎着发出声声惨叫。猴子凄厉的叫声里，老乞丐迅速收拢网绳，只听得一阵扑扑乱响，那袭击小猴子的黑影就留在网中了。然后老乞丐缩在铁箱里安安稳稳到天亮。

天亮了，老乞丐从箱中爬了出来，带着他的战利品走出古堡。在古堡门前，警察局长、尤里和一批警察早就守在那里，当他们看到老乞丐竟活着从古堡里走出来时，人群发出了一阵欢呼：“祝贺您，您是近百年来第一个活着从古堡里走出来的过夜人！”

老乞丐指给他们看自己手里的渔网，局长等人在渔网里看到了死去的小猴子和几只还在挣扎的小蝙蝠：“这些蝙蝠就是杀人凶手！”

“怎么会是这样？”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这是一种奇特的沙漠红蝙蝠，它长着钢针一样的嘴，可以快速地把这尖利的嘴刺进动物和人的脑壳，吸食人和动物的脑浆，致人死命。它们用这种绝招杀人，你们怎么能找到痕迹呢？”

警察都凑过来看这种可怕的动物，他们看到网中的动物和一般蝙蝠一样大小，但却有个很长很尖利的硬嘴，就是被装在网中，它那可怕的样子也让人心寒。“这种蝙蝠，还很会选择杀人的时间，白天它们都躲起来，往往在后半夜出动，这时人和牲畜都很困倦，处于深度睡眠之中，这样它就可以一下子把人弄死！乔治一定是在睡眠中，不知不觉地被它们杀死的！”“真是残忍的家伙！”局长连连点头。

听老乞丐讲了这么多道理后，局长突然问道：“请问您到底是谁？您决不是一个乞丐！”“您还算有眼力！”老乞丐放声大笑起来：“我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学教授汤姆，研究这种吸血蝙蝠已有 20 年，又伪装在这一带观察了很久，不然的话，我怎么能破得了这百年疑案！”

汤姆教授所发现的这种吸血红蝙蝠，要比洪保德见到的凶狠得多，残忍得多。如果那天夜里咬伤塔夫的是这种红蝙蝠的话，塔夫早就没命了。

13 . 吼猴与四足鸟

4月5日，前面的河道突然变得更加开阔，洪保德来到了南美洲最壮观的河流之一奥里诺克河与阿普雷河的汇合处，两条壮阔的大河在山林里奔腾着拥抱着在一起，浪涛飞溅，勇往直前，形成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棕色的大海。再往前去，他们将进入雄伟的奥里诺克河，将有更多的奇景在等待着这支无畏的队伍。站在两条大河的交汇处，洪保德深深地为这雄浑的景象所感动，他命令船只在这里停留几天，他要好好地丈量这里的河道，画出这条河的第一张地图，并弄清它和亚马孙河的联系。想到自己是准确地丈量这条壮阔河流的第一人，洪保德的心情激动得无法控制。

丛林中流出的棕色的河水表现着大自然的伟大，在这里，人类突然显得那样渺小。

独木舟暂时系在岸边，洪保德带领着他的探险队驻扎在河道旁一片宽阔的大草滩下，有时，他们可以看到住在奥里诺克河和阿普雷河交汇处的加里布人，他们体态优美，头发浓密，精力旺盛而酷爱征战。还有连瓦依布人，据说他们是最热爱独立的民族。

洪保德手下的几个印第安桨手看到这些土著人就很害怕，因为这些民族以强悍勇猛而著称，他们常常成群结伙地在奥里诺克河上狩猎，乘的小木筏子连在一起，组成一个网，声势浩大，似乎没有动物能逃得出他们敏锐的眼睛。他们还使用一种有毒的箭，猎取动物也猎取一切生人。洪保德雇来的印第安桨手们虽然也是生活在山地的土著人，但却很害怕这些更野蛮而不开化的丛林民族。

“印第安人”这个名词，是居住在西印度群岛上的土著居民的总称。在1492年10月2日，哥伦布驾驶的三艘小船在巴哈马登陆，从此结束了美洲与欧亚大陆互相隔绝的历史，使欧洲人的足迹伸延到大洋彼岸。但哥伦布以为自己到达的是东方宝地印度，他把岛上的居民称做“印第安人”，也就是“印度居民”的意思。后人就把这片包括巴哈马群岛、大安得列斯岛、小安得列斯岛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多岛的区域称为“西印度群岛”，把居住在西印度群岛和整个美洲大陆上的各民族土著统称为“印第安人”。因此分布在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到底有多少民族，多少部落，谁也说不清楚。

当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时候，整个美洲约在1400万到4000万人口，分布在阿拉斯加到阿根廷火地岛的广大地区。他们操着1700多种方言，仅居住在今天的墨西哥境内的土著就说着100种以上的方言，而且相互之间不交流。到了洪保德探险的年代，这里的土著人的文明程度还很不一致，有的刀耕火种，还处在原始社会，有的已有了相当高度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国家，建造了庙宇，掌握了各种冶炼和手工艺技巧。

所以，在丛林里碰到很封闭落后的土著民族时，你很难说得清他属于哪种类型的土著，在不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时，必须要十分小心。

往往，桨手们一看到加里布人和连瓦依布人出现，就立刻进入一种戒备状态，拿起枪支躲在大树后准备对付他们的毒箭，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些以猎取人头为光荣的民族一直也没有冒犯洪保德的队伍。

一边紧张地防犯着土人的毒箭，洪保德一边有秩序地丈量着这处河道。他测量出这带的最宽处达 3519 米，这里简直可以看成是一片小小的海洋，从河的这岸往那岸望去。

只能看到水气朦朦，只听到涛声如雷。

这一天，洪保德正在树林里专心地做着河床高度的测量工作，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可怕的笑声：“吼——！吼——！”那笑声十分难听，突然听到这种声音的人几乎要血液凝结，毛发直竖。正在专心工作的洪保德立刻吓得扔掉了手里的笔，跌倒在地上。

“是谁？谁在那里？”洪保德以为是土人暗中瞄准了他，正要对他发射毒箭，所以才这么狂笑不止，他惊恐大喊起来：“皮罗！佩衣！快到这边来！”

皮罗和佩衣听到主人惊恐的叫声，他们马上抓起枪，又叫上塔夫和另一个印第安桨手，冲到了洪保德身边来。

洪保德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慌乱看着发出怪笑的方向。“吼——！吼——！”的笑声不断地从树丛里传出，时大时小，和着河边的风，撞击着两岸的石崖，向四面八方回荡，就像狂风吹过电线造成的尖啸一样让人毛发直立。

皮罗和佩衣他们也伏在石头后面观察，他们听出笑声来自于树上，仔细看去，树上并没任何动静，也看不出藏有什么人。

这时，一直在仔细观察动静的印第安桨手说了话：“先生，如果只是这种笑声的话，您就不必担心了！”“为什么？”“发出这种叫声的是一种动物，它的名字叫吼猴。”“吼猴？”洪保德半信半疑，“一种小动物发出这么可怕的叫声？”洪保德从地上爬起来，他让印第安桨手在前面带路，进林子里好好看一看。

果然，洪保德在树林里看到了一群体长约 90 厘米的长尾小猴子，吼猴毛色为茶褐色，它们是美洲猴群较大的一种。

吼猴正在树上采摘嫩叶子吃，它们很少下到地面来活动，它们的警惕性极高。

洪保德让大家静静地躲在树下，他想亲眼看看这种茶褐色的猴子是不是真的能发出那么难听而骇人的狂笑声。洪保德在树下静静地期待着。

“吼——！吼——！”

突然，树上的吼猴像听到了什么命令，齐声叫了起来，因为离得很近，又是一群吼猴在叫，远比方才洪保德听到的要可怕得多，恐怖得多。所有的人，包括深知吼猴不会伤人的印第安桨手，都吓得捂上耳朵抱头逃窜，比躲避土人的毒箭跑得都快。

“这是我听到的地球上所有动物中最可怕的叫声，比虎豹的叫声更让人胆寒，它竟是一只温和的不会伤人的猴子发出来的，如果不亲眼看到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的。”后来洪保德在日记里这样写到。

尽管被吓成这般惨样，洪保德还是为自己看到了一种新奇的物种而高兴。吼猴只生活在美洲的丛林深处，不深入险地的人还真没有这种眼福和耳福呢！和吼猴比较相似的是一种叫作“孤猴”的动物，这种动物的外形可没有吼猴那么可爱，它生着一幅似猫非猫、似猴非猴的怪样子，身体瘦小出没无声。它的叫声尖利刺耳，声音传出很远，使人心惊胆寒，所以人们把孤猴称作“怪物”，“亡灵”，主要是指它们那令人毛发直立的叫声而言。

其实，这也是动物们的保护自己种群的一种本领，吼猴和孤猴生的弱

小，它们正是靠这种古怪的叫声，吓退那些来犯者的。

本来，洪保德费了很多力气捉到了一只吼猴，装在了挂在独木舟后面的小笼子里，可是那只吼猴老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狂笑起来，把熟睡的人们都吓得几乎发疯，洪保德只好忍痛割爱，放走了这只只会用笑声折磨人的小家伙。

丈量完这处河道，绘好了河道地图，洪保德让所有的人都去丛林里采集标本。

能干的皮罗老是跑到丛林的最深处，他很快给主人带来一个好东西，那竟是一只四足的鸟！

皮罗发现这只鸟时它正在地上用四只脚奔走，那种像鸭子划水的怪模样让皮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皮罗奋不顾身地扑向怪鸟，把它死死地捂在怀里。他知道主人最喜欢这种奇怪的动物，皮罗兴奋地丢下了丛林里的其他人，一溜烟地冲回营地，一边跑一边大喊大叫：“先生，快看这是什么样的怪物！”

正和邦普朗一起整理标本修订地图的洪保德听到喊声，一步跳到皮罗面前抢过小笼一看，“哇！”地一下跳到半空中：“麝雉！这是一只麝雉！”洪保德一下就叫出了它的名字。

“先生！您见过这种四足的鸟？”皮罗一下子有点泄气。

“不，这么珍贵的鸟，我以前只是在书上看到过，今天第一次看到。皮罗，太谢谢你了！”洪保德兴奋得两眼放光，邦普朗也跑过来看，嘴里不停地说道：“真是一只麝雉！”

和书上画的一模一样！”

这种名叫麝雉的鸟，它最大特点就是生有四足，两条腿长在肚子下面，两条腿长在肚子上面。长在上面的两只腿生有趾和趾爪，好像动物的爪子，麝雉就用这爪子攀缘树木。当它用四足在地上飞快地走着时，样子很像一只笨拙的鸭子。

其实麝雉长在上面的两条腿只是它的两个还没有长成的翅膀，麝雉在幼年时，它的翅膀还没有长成，在会飞以前它先用翼骨代替了前肢走路。直到它具有飞翔的能力后，两只前肢才变成了翅膀。

洪保德对着这只四足的鸟左看右看看不够，在大学时代，他就知道有一种四足的怪物生长在南美，有一种四翅的鸟生长在南非，现在他已经亲眼看到了这种四足的怪物，他希望有一天自己有眼福再看到那种四翅的怪鸟。

四翅怪鸟叫作“奇翼夜鹰”，是一种长翼杂毛的鹰。这种怪鸟生活在南非的大草原和森林里。平时它和其他鹰类没什么大的区别，只是到了繁殖期，雄性的奇翼夜鹰会在两只翅膀上方各生出一根长达 60 厘米的羽干来，朝身体的后方斜竖着。羽干顶端生有阔大的羽片，飞行时迎风飞舞，恰似一对在风中舞动的旗帜。所以当地人又称它为“旗鹰。”

因为这对新生的羽干，两只翅膀的夜鹰就变成了四只翅膀的旗鹰。

据科学家的考查，旗鹰的两对旗帜是为了引诱雌鸟用的，一旦繁殖期过去，雄鹰的两只旗帜也就立即折断了。

现在洪保德总算亲眼看到这只传说中的四足鸟，这是多少生物学家盼望的事情啊！洪保德幸福得连连赞叹大自然的无边法力。

得到了这只宝贵的四足鸟后洪保德爱不释手，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宠爱它才好。洪保德没有把麝雉的笼子挂在独木舟后面，他让皮罗把这只宝贵的鸟放在自己的吊床旁边，好亲自照顾它。麝雉属于山鸡类，洪保德认为它一

定爱吃小粒的野果子，便让工人们采来很多的小红果子喂它。洪保德真想把它带回去，让更多的科学家们开开眼。

不过，即使洪保德喂养的再小心，等到他们结束这次探险后，这只四足鸟也会不存在了。因为到了那时，四足鸟的两翼已经生成，它会由一只可爱的四足山鸡变成一只普通的飞翔的山鸡的，这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就在得到四足鸟的这天夜里，还有一件更神奇的事情发生，让洪保德几乎一夜未眠。

14 . 发光的树

得到这只神奇的四足鸟的夜里，洪保德兴奋得睡的很迟，他写完了日记，便在河滩上欣赏夜色。月光下的河面闪着一层银色的浪波，比起白天看到的河流，更多了一层神秘。

再看看身后的大森林，则变成了一片黑沉沉的屏障，偶尔漏下月光的地方，也只是很小而模糊的一团，隔着这片宽阔的河滩，有各种各样奇怪的叫声从林中远远传来。夜行的动物们都不敢到月光明亮的河滩上来，这里显得很平静。

洪保德独自坐在河边，想着他在这短短的几天里所经历的一切奇迹，不远处，他挂在独木舟上的那些动物们也沉睡，猴子们在梦里搔搔笼壁，无精打采地看看夜色，很快又进入梦里。

这时，在洪保德的身旁不远，一棵大树里突然放出明亮的光来，正在安静地沉思的洪保德被这突然闪出的光吓了一跳，那是一棵高约 12 米的决明子树，它放出的光那么的亮，隔着 20 多米的距离，洪保德竟看清了大树上的树叶。

“放光的树？决明子树还会发光？这可从没听说过！”洪保德回想了他看过的植物书上的关于决明子树的记载，不记得有哪本书说过决明子树会发光。

这时，一个人悄悄走到洪保德身旁，他是邦普朗。邦普朗和洪保德一样兴奋，他躺在吊床上难以入睡，也看到了那一棵发光的树木。他轻轻拍拍洪保德的肩：“又在发光了，似乎很有规律呢！”月光下的洪保德点点头。

“走，我们走近一些去看看！别吵醒了皮罗他们，他们已经劳累了一天！”洪保德回去拿了枪，要走近黑暗的森林，还是小心一点好。

洪保德和邦普朗悄悄地向那棵树走去，好像怕那棵树会吓跑了似的。其实他们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小心，因为在他们向这棵树靠近的时候，这棵树一直在有规律地发出光来。

等到他们俩来到这棵发光的树下，看清了这棵树发光的原因时，他们忍不住大笑起来：这棵树发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树身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萤火虫！

那么多的萤火虫聚集在一棵树上，也可以算做一个奇迹了，但最让人惊讶的是这些萤火虫似乎在接受着谁的命令，每隔 15 秒钟，它们就会一起放光！

每隔 15 秒钟就发一次光，这千百只萤火虫准确得像一只钟表，而且动作一致，比训练有素的士兵还听从号令！

这种惊人的景色真让洪保德着迷，但他说不清产生这种怪现象的原因。这么多的萤火虫聚集在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到底有什么力量，能使它们这样有规律的一齐发光呢？

萤火虫们还在一闪一闪的发出光来，每隔 15 秒钟，它们的光芒就像大海中的灯塔一样照亮黑沉沉的森林，分秒不差。

洪保德和邦普朗静静地看着，忘记了自己正坐在黑暗的丛林里，远离他们的伙伴，这样是很危险的。直到皮罗起来查夜，看到两位主人的吊床都空空的，他吓得浑身冒冷汗，急忙去四面寻找，这才看到远处有一棵树在不停地放光，而他的两个迷上了森林的主人都坐在树下，呆呆地看着树上的萤火虫们。

“先生们，我的魂都被你们吓飞了，你们却坐在这里看一些小虫子！”皮罗的喊声使两人如梦方醒，他们对皮罗抱歉地笑笑，才像梦游者一样，踏着满地的银光回去睡觉。

不过那一夜过后，他们再也没看到那棵决明子树发光，看来萤火虫并不是老集合在一个地方的。但他们发现了草丛里有一种能发出很强的光的萤火虫飞来飞去，皮罗捉来一些放进纱布中，竟然可以照亮很大的地方，洪保德就在这萤火虫灯下记日记。

洪保德对萤火虫的构造进行一番观察。萤火虫能发光是因为在它的腹部有一个发光器，这种发光器是由发光细胞和反光细胞构成的。发光细胞含有荧光素和荧光酶，荧光素是产生光的，荧光酶是催化剂。在荧光酶的作用下，荧光素通过细胞里的水分和沿着气管进来的氧气化合而产生荧光。荧光素每次发光之后，因失去能量而熄灭，所以萤火虫发出的光是一闪一闪的。

“如果可以研制出一种像萤火虫一样的发光物质涂在墙壁上，那我们的房间就可以不用电灯了！”洪保德想得很神奇。

正是因为这次洪保德亲眼目睹的神奇的发光现象，使洪保德在几年后的另一次北美洲海岛上考察时，解开了一个被岛上的人称作“恶魔”的谜团。

那是一座很小的叫作索克罗的岛屿，住着巴布亚族的岛民们。他们常常看到海面起风的时候，海水的浪头闪闪发亮，星光一样向海岸移来。狂风大作巨浪滔天的黑夜，岛民们还在海滩上看到一串串发光的脚印，那脚印能忽地腾起火焰，几秒钟后又消失。看到这情景的人都吓得浑身发抖，以后在风雨之夜，谁也不敢再往海边去了。

“这一定是恶魔在惩罚坏人啊！”岛上的人都这么说，他们把这种奇怪的光越传越神秘。

有一天，又是狂风大作海浪排空的天气，岛上一个名叫基立的人因为惦记着自己系在岸边的小船，便约了几个人，一起去海边查看。

天已是黑沉沉的了，涌向海岸的浪涛里，闪动着星星点点的光芒，星光像锁链一般向岸边移来。沙滩上不时腾起淡蓝色的火苗，这边一下那边一下，忽地闪过又忽地熄灭。

看到这种可怕的景象，人们再也不敢往前走了，他们掉头向后跑去，嘴里喊着：“别让恶魔抓住我们！快逃命吧！”

只有基立舍不得他的小船，还得硬着头皮往海边上走。这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在基立走过的地方，立刻出现了一连串蓝色发光的脚

印，基立每走一步，就会有一个新的闪光的脚印产生！

跑在远处的几个人回头看时，正看到了这惊人的一幕。他们吓得面如土色，连滚带爬地跑回了村里：“不好了！基立身上附了恶魔！”不一会儿全岛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可怜的基立，因为被人认为有恶魔附体，很快被村人赶了出去，他只好一个人孤伶伶地住在大岩石下面，连他的亲人都不敢来看他。

洪保德来到这个小岛上时，很快听说了关于“恶魔”的传说，他还在岩石下面见到那个不幸的基立。洪保德当然不相信什么恶魔附身的胡说，他决心解开这个谜。

经过一番调查，洪保德很快发现了恶魔出现的规律：它都出现在阴雨天气，浪涛翻滚的时刻。那么会不会有一种物质，在阴天的条件下突然发出光来呢？洪保德想到了自己在奥里诺克河的丛林里看到的那一棵发光的决明子树，如果没发现它的身上聚集了那么多的萤火虫，也许会有人把它看成一棵神树也说不定。

还是大自然在捉弄人类，洪保德认定了这一点。

洪保德等来了一个阴雨天气，他来到海边，采来了闪着蓝光的水样。经过观察，洪保德看到了水中活着的原生动物，它的名字叫“夜光虫”，夜光虫静止时并不放光，但是只要海水波动起来，夜光虫刹时便会闪闪发亮。被冲到海岸上的夜光虫也不会很快死去，当有人从它们身上踏过时，它们受到了刺激也会发出光来。夜光虫聚集的较密时，这种蓝光就更强烈，看起来像是浮动的火焰。

洪保德发现这个秘密后，就给岛民们做了一次实验：他在一个夜晚，把村民们齐集在海边，让几个年轻人用力地搅动海水。立刻，就有微微的蓝光在海水里闪动着，再把这搅动过的海水猛泼在海滩上，洪保德一踩上去，海水就在他脚下发光。

“看，这就是你们最害怕的恶魔！”洪保德又让巴布亚人看了显微镜下的小小的夜光虫，“恶魔就是这些小虫子！”

洪保德解开了这个谜团，可怜的基立可以回家了。岛民们再也不用在风雨之夜提心吊胆，担心恶魔来伤害他们了。在洪保德离开这个小岛时，基立和全体岛民来为洪保德送行，巴布亚人把鲜果堆满了洪保德的船舱，把鲜花洒满洪保德出航的港湾。

这一切，还得归功于那棵发光的决明子树，归功于洪保德在南美洲的丛林里看到的那些神奇的事物。

15．奥里诺克河上的急流

在奥里诺克河和阿普雷河的交汇处逗留 5 天后，洪保德做完一切必要的工作，现在他们又回到了独木舟上，让独木舟带着他们顺流而下。现在洪保德是沿着奥里诺克河向下游驶去，奥里诺克河的南部，将靠近另一条大河的一大支流——亚马孙河的内格罗河。

沿着内格罗河再向南部驶去，在内格罗河的某一处河道，他们将看到

那条天然运河——卡西基亚雷河。如果卡西基亚雷河真像皮罗他们所经历的那样和奥里诺克河相连接的话，那么，卡西基亚雷河将把洪保德的探险队重新带回到奥里诺克河里来的。

到此，洪保德的探险只进行了三分之一。

独木舟在河滩上掀起新的风帆，洪保德一声令下，小小的船队像一匹撒欢的马驹似的在奥里诺克河的急流中脱缰而去。洪保德带着他那永不枯竭的对大自然的热情，站立在船头，热切地注视着远方陌生而新奇的土地。船尾上，挂满了他此行的收获：吱吱乱叫的猴子，惊慌地拍打翅膀的鸟类，睁着一双傻呼呼的大眼睛的松鼠。活着的动物标本随着独木舟的摇晃发出千奇百怪的叫声，还有一大箱一大箱死的标本：石头、植物、昆虫，堆满了每一处空间，它们的存在使这支行进中的队伍显得有些滑稽。

3天以后，洪保德来到一个名叫卡里查纳的小村庄，在这里，他们找到了一个叫西亚的传教士，他将带领着洪保德通过奥里诺克河上的一处险滩梅塔河河口，那里有很多的礁石和浅滩急流，必须由熟悉道路的人带路，西亚暂时代替皮罗做了探险队的总管。

西亚一来到船上，立刻给船上的土著和黑人们立下了严格的规矩。他要工人们绝对的服从他，不得有半点迟疑。在此之前，洪保德和邦普朗一直是很平等地对待探险队的每一个人，使工人们和印第安人们几乎要忘记了自己的奴隶或土著人的身份。

“先生，您过分的宽容只能带来很多麻烦，我实在为这支队伍松散的纪律感到忧虑！”西亚认真地对洪保德说，他指指那些正在工作的工人，“对待他们只能用皮鞭！他们是天生的邪恶者！”

在卡里查纳村里，洪保德亲眼看到西亚等三个传教士是如何残忍地用皮鞭抽打印第安人，让他们做各种各样的重活，却只用涂身体的红颜料做报酬。西亚他们的理论是：对野蛮人只能用武力来统治。

洪保德对西亚的说法十分反感，他和邦普朗一向反对奴隶制度，但因为西亚确实是位不错的向导，他才让西亚留在了船上。

可除了洪保德之外，所有的人都在默默地盼着西亚快快离开，尤其是那些必须由西亚来指挥的印第安桨手们，他们在西亚看不见的时候，一个劲冲西亚吐唾沫。

而在西亚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晚上，他就用鞭子抽打了塔夫，因为塔夫在放哨时打了瞌睡。“这是纪律！你敢违犯纪律，我不会放过你的！”西亚的骂声让所有的人都无法再入睡。

“一过了梅塔河河口和大瀑布，我就让他离开，不然的话，他会把工人都打跑的！”洪保德听着塔夫的惨叫声，心里很不忍。

但是到了白天，洪保德又对西亚很欣赏。他对四周的山崖地貌是那么熟悉，常常指给洪保德看一些特殊的景色，如果不是西亚指出的话，洪保德很可能发现不了这些地方的特点。

“先生，看那里！那里的山崖很特殊！”独木舟正在前进，西亚突然让桨手们放慢速度，向东岸靠去，指着一处岩壁给洪保德看。

那的确是一处很特殊的地方，在连绵不尽的笔直岩壁里，夹着一条鹅卵石的石层，这条鹅卵石层如带子一般延伸向前方，弯弯曲曲，似乎永无止境。举头望去，还可以清楚看到鹅卵石层中夹着一些螺壳一样的东西。洪保德对这处地貌很感兴趣，他让佩衣下船，登上岩壁，采来些卵石和螺壳的样

本来细看。

“这里过去曾是海洋！”洪保德看过之后对西亚说：“螺壳是古代的海洋生物变成的化石，这里的卵石是过去大海的沉积物。也许数万年前，这一座山岩正是海底，一次或数次的地壳变动，把海底抬高了，使这些海洋生物大批死亡。许许多多年后，又有一层一层的黄土堆积，使这里变成了高山，鹅卵石层就被夹在了中间！”洪保德感慨万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沧海桑田呀！”

西亚很佩服地说：“我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没有人来证实我的想法！”

在奥里诺克河上行走了 10 天，西亚把他看到的新奇的山崖地貌一一指给洪保德看。

有火山喷发留下的溶岩折褶，也有地震后滚落的巨石，洪保德都能说出他的来由。也只有在和洪保德探求学问时，西亚才显得可爱一些。

很快，独木舟来到了梅塔河河口。涛涛的急流中，露出的片片礁石像一只只怪兽，黝黑而阴暗，狠狠地看着驶向它的小舟。

“从现在起，每个人都要尽力的工作，还要听从我的口令，否则他将被丢进河里喂鲨鱼！”西亚再也顾不上讨论什么学问，他手执皮鞭，狠狠地下达命令。

河流在这里变得很湍急，桨手们使出全身的气力去把握方向。

离恶浪翻滚的河口越近，西亚的脸色越难看。河水太浅，礁石密布，能够让独木舟通过的水道很狭窄，经过夏天大洪水的冲刷，河道有很大的改变，西亚站在独木舟前面，小心地辨认着比较安全的通道。

从远处看去，有好几个地方风平浪静，但把独木舟划过去一看，那里水深不过 2 米，水下满是黑呼呼的暗礁，根本无法过去。

“别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来观察！”洪保德心里也很焦急，但他不敢催促，怕西亚又把火发在工人们头上。

3 个小时后，西亚终于在一处大石崖后面找到了一个可以通过的较深的河道，但这时候，天上起了风，乌云在头顶积聚，雨下了起来，梅塔河水掀起浪头。“今晚必须过去！”西亚咬紧了牙，对所有的工人们说：“看准方向，听我口令，划过去！”“叭！”西亚的皮鞭让所有的人都打了个哆嗦。

独木舟直朝大石崖冲去，天色已晚，人们的眼睛都盯紧前方蹲着的那块巨石，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命运。“先生们请到小舱里！抓住一切可以抓的东西！”西亚的喊声在越来越猛的涛声里传来。

洪保德和邦普朗进了船舱，听着浪花打在搭成船舱的大芭蕉叶子上的哗哗声。

一股巨浪从河底涌起，把独木舟推向半空。浪花泼洒下来，淋湿了所有的人。

独木舟偏了一下，擦着石崖的边滑过去。这一下震动使得船尾的箱子一阵乱响，事后洪保德才知道，他的那些宝贵的标本被河水卷走了不少，心疼得洪保德恨不能跳到河里，把丢失的箱子追回来。

但当时谁也不知道箱子丢失了，天色越来越暗，风越刮越猛，浪头劈头盖脸地砸下来，躲在舱里的洪保德和邦普郎也全身湿透。西亚站在船头，在一个又一个的大浪中声嘶力竭地喊着：“向左！向左！用力呀！”

一个大浪刚刚过去，另一个大浪紧接着打下来，浪头好像是一座崩塌的山峰，接二连三地向人们头上塌落。天空已经消失，桨手们看得见的只有

冲天的巨浪，小小的独木舟在浪谷里此起伏落。桨手们都拼尽了全力，他们被大浪逼得无法呼吸，他们没有喘息的机会，他们的胳膊好像要被大浪拽下来。独木舟发出痛苦的呻吟，伴着桨手们嘶哑的吼声，那惊心动魄的一刻，永远留在了洪保德和邦普朗的记忆里。

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当太阳完全落下去时，西亚带领着独木舟终于穿过了浪花翻腾的梅塔河口，进入一片舒缓平静的水域。雨渐渐止住了，月亮从乌云中透出来时，西亚把独木舟靠在岸边，让大家在这里露营。经过一场险情的探险队员们水淋淋地爬上了岸，他们的脚一踏上岸边的泥土，所有的人都瘫软下去，不顾满地泥泞，倒在地上便睡。只有西亚头脑还算清醒，他硬是用皮鞭把几个黑人抽起来：“马上升起篝火来，这样躺着很危险！”

西亚说得对，在情况不明的黑暗野地里，应该点亮篝火躲避危险。黑人们只得从地上痛苦地爬起来，到树下找了些干燥的树枝，点起一堆篝火。

当洪保德靠在明亮的火堆旁，安静地伸开四肢，享受着温暖与宁静时，他真感谢上苍给了他这一切。丛林，月色，一些勇敢无畏的帮手，包括方才的那场惊险，洪保德都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不同体验。

几天后，洪保德看到了奥里诺克河上的大瀑布区。大约有 30 多个大小瀑布连续不断地布满这一带山地。小瀑布有几米高，像一挂精巧的珠帘似的叮叮咚咚从石缝里垂下。

大一些的瀑布则有十几米到 20 多米，远远看去，如同一幅幅白绸飞落山林里，银光闪闪，飘忽不定，阳光落在上面时，瀑布的颜色不停变幻着。

瀑布飞溅的水沫使这一带清凉了一些，行走在这里，人们身上整天潮呼呼的。

洪保德发现的瀑布并没有人们传说的那么壮观，奥里诺克河上最大的瀑布的垂直落差也不过 8.5 米。但这么多的瀑布集中在一起，也是一处难得的景色。大伙都没有很多心思观赏风景，因为在瀑布区行船很困难，常有好几公里河道礁石密布，到处是激流险滩。洪保德听从了西亚的安排，在一个小村里换了两条更小的独木舟，以便在浅滩里行驶。这样一来，独木舟上就更加拥挤了，从船头到船尾都放满了东西，洪保德和邦普朗原来休息的小舱也取消了。他们和工人们一起挤在烈日下的独木舟上，可以看到在河里游动的鳄鱼和蛇。

但这条小独木舟却有一个不可代替的好处，它可以比较顺利的通过激流浅滩，而大的独木舟却要人们抬起来绕过障碍。

在瀑布区里，工人每天要划船 12 小时，他们时时跳到水里，去推着独木舟在布满礁石的浅滩里小心通过。实在太累时，他们要把独木舟推到岸边，躺在水滩上喘口气。岸上成团的蚊子又朝他们袭来，工人们升起浓烟，把身子埋在沙堆里，才能躲过蚊子的侵扰。这时，就是西亚在他们头上舞动皮鞭，也难让他们爬起来，他们实在累坏了。

每天晚上，皮罗从林中采来黄色的大蕉，烤好了木薯饼给桨手们吃，可是他们似乎闻不到木薯饼的香味了，一个个在营地睡得很沉。包括爱吃木薯饼的佩衣，也对木薯饼不感兴趣，只想着睡觉。

皮罗把香喷喷的木薯饼放在桨手们的鼻子下面，希望香味能使他们醒来。“别叫醒我，我会死去的！”每当皮罗叫佩衣起来吃饭的时候，佩衣老是把这句话说了一半就又呼呼睡去。

夜里为了让工人们多睡一会儿，洪保德和邦普朗就代替他们值夜班，

他竭力反对西亚用皮鞭把睡得正香的工人们抽起来。

好在这段河滩总算过去了，洪保德又可以像以前那样顺流南下，轻轻松松地观赏两岸的风光了，丛林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密实，天气也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闷热。洪保德称这段时间为“糟糕的航行，到处是我们的敌人——汗水和苍蝇。”

西亚完成了护送洪保德过梅塔河口和瀑布区的使命后，就要离开洪保德顺原路返回卡里查纳村。除了洪保德之外，其他的人都对西亚的离开感到高兴，特别是挨过他鞭子的几个工人，更是兴奋异常。西亚的身影消失在林中后，他们止不住跳啊唱啊，大声吼叫，把船桨抡得飞起来。洪保德记住了西亚临行时嘱咐他的一句话：“万一您在林中碰上了美洲虎，只要慢慢地转过身来走开，记住，一定要慢慢地转身，千万不要朝后看。”

洪保德记住了西亚的忠告，这句话在以后还真起了作用。

16 . 珍贵的友情

经过瀑布区后，洪保德知道自己正靠近内格罗河流域。也许两三天后，他们将要进入内格罗河。这时，洪保德开始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奥里诺克河最后的河段中，他让工人们每隔几英里就砍倒几棵大树，做成高大的三角架支在河滩上最显眼的地方，涂上红白两种颜色。今后他们找到卡西基亚雷运河后，由这条运河把他们的独木舟再带回奥里诺克河道里时，一看到红白两色的三角架，就知道这是他们曾经航行过的河道。

红白色的三角架是洪保德留在奥里诺克河上的路标，从内格罗河进入卡西基亚雷河后再看到它们时，洪保德的探险就算成功了。

五月一日，洪保德的船队进入了距离内格罗河最近的亚维他河畔。队伍在亚维他河畔的圣安东尼奥停了下来，洪保德准备从这里进入内格罗的河道然后顺流南下一直到卡西基亚雷河。圣安东尼奥镇的几英里外，从亚马孙河流出的一大支流内格罗河正在密不透风的丛林里奔腾而过，这是亚马孙河最北部的一大支流，因为它的存在，奥里诺克河和亚马孙河贴得很近了。

洪保德把独木舟停靠在圣安东尼奥，他和邦普朗、皮罗带领着工人们步行进入丛林里勘察地形。居住在当地的印第安人早已掌握了这两条河的关系，他们经常来往于两条河道之间，森林里踩出了一条小道。洪保德沿着这条弯弯曲曲的小道走了大半天，就看到了5英里外的内格罗河。

“把我们的独木舟和所有物品都运到这里来，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洪保德测量完两河之间的地形距离，让皮罗安排进入内格罗河的事情。“你好好算一算还需要什么东西，都在圣安东尼奥准备好，怕是再往下走，我们很难碰到村子了！”

皮罗早就有了准备，他要在这里把两条小独木舟丢掉，换上两二条大独木舟，然后还要在这里多备些食物和弹药。内格罗河流域比起奥里诺克河来更加潮湿闷热，会遇到更多的阴雨天气，怕是就地取食有一定的困难，皮罗在圣安东尼奥采买了大量的干可可，据说干可可在潮湿的地方易于保存。

洪保德走完两河之间的路只用了半天的时间，但把全部给养和两条大

独木舟运进内格罗河却花了足足 5 天的时间。27 个土著人汗流浹背把这一大堆东西肩扛手拽总算让洪保德的全部行李都进入了内格罗河。

当工人们正在做着这项艰苦工作时，洪保德也在考虑一件很重要的事。他仔细地考察亚维他河和内格罗河之间的地形后认为，在这里开凿一条连接两河的运河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很有必要的。他立刻就这件事给国王写了一封信，并把这封信迅速寄走。洪保德在信中提出：一条工程不算很大的运河可以促进两岸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也可以使亚马孙河和奥里诺克河两岸的民族有更多的相互接近的机会。

后来的事实证明，洪保德在 100 多年前做出的这项提议是很英明的。

一星期后，洪保德终于行驶在内格罗河上，朝着那条令多少坐在书斋里的欧洲地质学家们迷惑不解、甚至怀疑它的存在的天然运河飞驰而去。一想到卡西基亚雷河离他们越来越近，而自己又是第一个真正认识它的欧洲人时，洪保德高兴得真想放声高歌。他不停地对桨手们喊着：“快些！再快些！”桨手们奋力划船，没空儿赶走在他们头上盘旋着的讨厌苍蝇。“不能再快了先生，我们已经用了全力。”桨手们挥汗如雨。

在这条河道里行走，除了丛林里神出鬼没的食人土著和他们的毒箭外，真正干扰洪保德行动的，是汗水、苍蝇和蚊子。

天气多雨，进入内格罗河后很少有晴朗天气。闷热的气候使桨手们沮丧透顶。人人身上都湿淋淋粘呼呼的，蚊虫叮出的大疱更是刺痒难熬。船上装得东西太多，独木舟行进得并不顺利。船上的人从船头走到船尾时总要小心翼翼的，每个人在船上的位置都是固定的，这就更让人心烦。

这一天，独木舟正行进在一条有礁石的河道里，为了避开一块突然来到眼前的礁石，皮罗猛起身去船头调节方向，匆忙中竟然把洪保德的一本《动物志》碰掉在河里，那是一本很重要的书，洪保德本能地伸手去抓，他的身体一下侧向左方，独木舟猛地一歪几乎翻倒。“先生，小心！”皮罗一手握住船舵，一手抓住洪保德。

在这条河里，密布了很多的食人鳄鱼，洪保德的船队通过时，常常看到鳄鱼从草丛里泥沼中探出它们那丑陋的脑袋，用阴沉沉的黄眼睛盯着驶而过的独木舟。

洪保德虽然没有落下水去，那本很珍贵的《动物志》却顺流而下，将要被急流带走。

“我的书！还我的书！”洪保德无望地对着河水大叫。

这时，只听的“扑通！”一声，船尾处有一个人跳下河去，全船的人都吓得尖叫起来：“有鳄鱼！危险！回来！”洪保德回头一看，跳下水的竟是他的好朋友邦普朗！瞠目结舌的皮罗想抓住邦普朗，却一下了扑了个空。

有一刹那，洪保德惊愕得说不出话来，血全涌到了头上，他的脑子嗡嗡作响。

“都别出声！小心惊动了鳄鱼！”皮罗最先冷静下来，他大声制止了全船人的乱喊乱叫，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这条河里的鳄鱼多而凶猛，它们常常成群结队地觅食，它们可以在几分钟内把一头大牛啃得只剩下白森森的骨架。邦普朗从水里露出头时，所有的人都吓得闭上了眼睛。

勇敢的邦普朗奋力向那本书靠去，他一次次从水里露出头又一次潜了下去。最后他抓到了那本书，开始往回游。

河岸的草丛里，突然发出很大的哗啦哗啦声，皮罗向那边一看，他的

脸色顿时苍白：“它们来了！在那边！”

皮罗看到了一群大鳄鱼。

邦普朗还在水中，手里举着那本《动物志》向独木舟游来。船上的人又闭上眼睛，准备看到血染红河水，准备听到邦普朗的惨叫。

鳄鱼们潜入水下，它们已经闻到了人肉的气味，它们凶残的大嘴也许已经流出了口水。

“快呀！快呀！邦普朗！”洪保德在心里无声地喊，他现在真后悔自己方才那么心疼那本书，才会惹得邦普朗奋不顾身地跳下河去。

潜在水下的鳄鱼们也在加快速度，它们在水下游动时牵动的水纹，那水纹距离邦普朗不过十几米远。

皮罗夺过一把船桨，远远地伸向邦普朗，桨手们则奋力地把船向后退去，接应邦普朗。

邦普朗回头看了一下，他知道身后发生了什么，但他没有时间害怕，他只有更快地接近独木舟才有救。

就在鳄鱼离邦普朗只有几米远的时候，邦普朗纵身一跳，抓住了皮罗的船桨，大家七手八脚拖他爬上了独木舟。几秒钟后，那条冲在最前面的大鳄鱼也猛地一跳，粗笨的身体在独木舟一侧打出可怕的响声，独木舟剧烈地摇晃起来。可以想象如果邦普朗被它咬住的话，会一下就被咬成两截的。

洪保德和邦普朗都瘫在船里，大口大口地喘粗气。他们都受到了很大的惊吓，除了惊吓之外，洪保德的心里还充满了对这位忠诚的朋友的无限感激。经过这次险情，他们二人的友谊更深了。

那些眼看到嘴的美餐又丢掉的鳄鱼们很不甘心，它们后来一直跟随了独木舟很久，也许它们愚蠢地以为，还会有人再落入水中吧！

“您真了不起！邦普朗先生！”全船的人都为邦普朗翘起大拇指。

也就在邦普朗几乎丧命的那天下午，下了许多天的阴雨突然停了，大自然似乎专在捉弄人之后，才肯给人们一个笑脸。水洗过后的热带雨林顿时变得五光十色，鸟儿和小动物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叽叽喳喳，大呼小叫。小负鼠把它的长尾缠在树上，它的育儿袋里正安睡着小小的负鼠仔；飞松鼠在红树枝头子弹一样闪过，只能看到它那降落伞般蓬松的花尾。狡猾的山猫在树枝中探头探脑，等待着捕捉撞过来的小鼠，爱清洁的小浣熊又来河边泡洗它的食物，它每次吃东西都要在水里泡洗一下，因此得了“浣熊”这个名字，它的那长着黑斑的小脸东张西望，滑稽地打量着身后的针茅草丛。

亚马孙雨林里植物生长得很有层次。高达 30 至 40 米的是长青的乔木，乔木树冠起伏不定，叶片五光十色，此消彼长，形成了四季长青的美丽风光。矮灌木竞争不过乔木，只好屈居其下，借着从乔木叶片里漏下的阳光进行光合作用，以枝叶繁茂来代替自己身高的不足。草们则更在灌木的下方，阴暗弱小。藤本植物很多，有的生有卷须，有的生有吸盘，有的生有缠绕茎，好借助于别人的高大，攀缘到有阳光的地方，开放出美丽的花朵。它们大多属于附生植物，只借助别人来爬到高处，并不吸取树木身上的养分，而另有一种寄植物，专门附着在高大的乔木身上，以吸取树身里现成的养分来养活自己。最典型的是一种松萝状的植物叫“剔朗持亚”，本身没有根，却把自己的须根扎在树皮里，吸取营养，开花结果。空气特别湿润的时候，剔朗持亚甚至可以生长在电线杆子上。

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像一个神奇的万花筒不停地变化着面孔，看不完的

美景使洪保德渐渐忘记了不愉快的事情。

“快看，前面来了一只独水舟！”划船的桨手们指着前方大喊。前面河道里，远远地显出一个小黑点，顺流向他们迎来。洪保德在丛林里航行了两个月后，他在这条人迹罕至的河道里看到了第一只迎着他漂来的船。

17. 亚马孙河的老头

全船的人都紧张地看着那只朝他们迎面而来的小舟。他们弄不准这条孤独的小舟进到内格罗河的雨林里为了什么。也来考察？洪保德没有听说过这里有另一支考察队。是来狩猎？这倒很有可能，但不知道他们狩猎的对象是人还是动物？

洪保德让所有的人都拿出枪来，装好火药。他和邦普朗又拿出很多的小东西，和友好的土著人打交道时，小礼物比枪更有用。

两只独木舟越靠越近。双方都很紧张，在亚马孙的丛林里碰到人类，很难说清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这一带的土著素有用毒箭杀人的风俗，他们以闯入林中的白种人为狩猎对象，凶残地杀死白人，然后砍下死者的头颅，使用特殊的缩头术将头颅缩小，制成坚硬而像猫头那么大的真人头像，缩小后的人头相貌不变，经久不腐。印第安人巴洛斯族有猎手专门以猎人头为生，他们把加工后的小人头卖给商人，然后再以惊人的价格卖给游客们。因为这种耸人听闻的缩头术和猎人头风气，已有数名在这一带寻找石油的美国工程师丧生。

在秘鲁的国立博物馆里，就保存着几个栩栩如生的小人头，个个只有拳头那么大，而且表情生动，看到的人无不毛骨悚然。

洪保德以前听说过这种土著人的缩头术，但他很怀疑这传说的真实性。因为制作并保存人体标本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洪保德不相信落后的印第安人能掌握这门技术。洪保德怎么也想不到，在进入卡西基亚雷河后，他会亲眼看到这种只有拳头大小的人头，从而证实了小人头传说的真实性。

现在他们将面对一条陌生的船，洪保德的脑子里忽地涌出了那么多的关于食人部族的传说。

对面的独木舟已清楚地进入洪保德的视野，划船的是两个红皮肤土著人，身上披着棕榈叶和芭蕉叶，慢悠悠地划着船，他们也像洪保德那样，摸不清来的是什么人。他们的脚下放着箭弩和投枪，此时土人没把它操在手中，看得出来，他们不想和人打仗。

“依苦啦比姆！啊希牙立！”皮罗站在船头，操着生硬的土语大声和对面船上的人打招呼，意思是说：你好吗？我们是来打猎的！

两个土人突然哈哈大笑，他们是笑皮罗那四不像的土语：“我们也是来打猎的，我们和你们一样喜欢这片雨林！”土人们竟操着一口西班牙语！

“哈哈！虚惊一场！”洪保德放声大笑。但他的笑声很快止住，他看到土人的独木舟上放着3个很大的木笼，每个宠子里关着的，竟是4个小个子老头，一共有12个老头被关在土人的笼子里！

是老头！洪保德的船和土人的船离得更近时，他看清了那些被装在笼

里的老头们：他们的样子很怪，头部光秃秃的，前额凸起，上面长着一些灰白色的短毛，老头们脸色都是鲜红的，眼睛很圆，身上披着一件白色的短蓑衣。这些老头不但长相怪，而且神态也怪：虽然身陷笼中，老头们一个个严肃庄重，谁也不搭理谁，对自己目前的处境显然很坦然。

洪保德心中疑云四起：土人抓这些老头去干什么？做小人头吗？还是为了贩卖人口？但他们为什么不抓年青人，专抓这些秃顶的老头呢？

洪保德想不明白，就把船更靠近些，用西班牙语对土人们说：“抓这些人有什么用？他们已经这么老了，不能卖好价钱了呀！”洪保德认定这是一些奴隶贩子。

“哈哈！先生，您再好好看看，谁抓人啦？”土人把船停在离洪保德很近的地方。

“那笼子里装的，不是 12 个老头……”

“老头倒是老头，但它们可不是人！”

洪保德越听越糊涂。独木舟上的土人见洪保德听不明白，索性拎起一只大笼子灵巧地一步跨上洪保德的独木舟上来，“你好好看看，它们是人吗？”

洪保德接过笼子一看，这次他看清楚了，装在笼子里的，是一群外貌极像老头的猴子，它们是生活在亚马孙河雨林中的一种稀有物种——老头猴！

洪保德看得呆住了，大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这种猴子太像人了，如果它蹲在黄昏的树丛里，简直没人能看出它是一只猴子。

对于这种稀有物种，洪保德当然不肯轻易放过的，他示意皮罗准备些钱，他要买下一只老头猴。

买卖做得很顺利，土人们费尽周折捉这些老头猴，也是要卖给镇上的商人们，商人们也许会把老头猴们卖给马戏团什么的，让它供人观赏。听说这位来自欧洲的白人要买老头猴，土人们当然乐意把猴子卖给洪保德。

洪保德就这样得到了一对珍贵的老头猴，从此远在欧洲的动物学家们知道了这种动物的存在。

但真正了解老头猴却还要等到 100 多年后，后代的动物学家们很久才开始重视这种珍稀物种的存在。1985 年，巴西猿猴学家马西沃和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生菲利普为了寻找这种老头猴，他们划着独木舟，沿着亚马孙河，首次进入树丛密集、几乎无法通行的扎尔西热雨林，决心要弄清这种传说中的动物的行踪。

马西沃和菲利普凭着坚强的意志，把独木舟划到了雨林的最深处，这里简直是一片迷宫，红树林和杉树红豆树争先恐后，竞争着每一寸土地和阳光，再加上纠缠在它们身上的藤类和寄生植物，伏俯在它们身下的灌丛，要想走进这片密林，简直步步艰难，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稠密得连阳光都透不进来的密林里，传来了两位勇敢的学者盼望已久的奇怪的叫声：勾——！勾——！在红木树、棕榈、凤梨和苏铁密密的空隙里，他们终于看到了老头猴的那张古怪的红脸！

马西沃和菲利普举起相机，一幅幅关于老头猴的珍贵照片被摄入镜头，人们终于了解了这些生活在亚马孙河雨林最深处的猴子。

老头猴是一种十分灵活的攀缘动物，它们可以长时间生活在树上，不下到地面上来。

它们是少数生活在雨林中的哺乳动物之一，这里虽然有很丰富的植物供它们取食，但雨季来临洪水泛滥季节，陆地大片消失时，很多哺乳动物将无处藏身，只有老头猴凭借着身体的灵活、高超的攀缘技巧长期生活在树上，老头猴占据了其他动物难以适应的空间。

洪水过后，老头猴纷纷下地，在地面上生儿养女。它们成群结队的活动，每个猴群约有 50 多只猴子。老头猴以植物的种子果实嫩苗为食，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它们已进化出坚硬的牙齿，可以咬开坚硬无比的巴西果和红豆，还可以分辨出哪种树木的种子有毒。

老头猴的学名叫作“白额猴”，在南美洲共有 60 多种珍稀灵长类动物，白额猴是其中最珍贵的物种之一。它们生活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繁殖能力很低，就显得更加珍贵。但在 100 多年前，洪保德就发现并拥有了一对白额猴，这应该算是洪保德此行最重要的发现吧！

洪保德和捉猴子的土人分手后，便把这对老头猴郑重地交给皮罗：“这可是最难得的东西，皮罗你要好好对待它们！”“先生，这还用您费心吗？”皮罗已拿出他们的大蕉，让老头猴大吃起来。“最好给它们多吃些坚硬的果实，你看它们的牙有多尖利！”洪保德敏锐地发现了老头猴的食性，他吩咐皮罗，晚上宿营时，要采些巴西果喂老头猴吃。

果然，当皮罗把巴西果拿来喂老头猴时，它们吃得很开心。坚硬无比的巴西果到了老头猴的手里，很轻易地被老头猴的利齿啃开了，就像人们用刀子切开面包那么轻松。

现在洪保德已经有了几十种动物：巨嘴鸟、蜘蛛猴、刺豚鼠、山猫和绿叶画眉等鸟类，洪保德的队伍不断扩大，最忙碌的当然是皮罗。

18 . 与美洲虎相对

趁着天气比较晴朗，皮罗建议探险队在这一片开阔的河滩停留几天，补充一下探险队的给养。在这潮湿的雨林里，无法带更多的食物，存放的食物常常很快就变质腐烂，皮罗只能边走边采集，这才能保证大家可以吃到新鲜食物。

因为前几天连日的阴雨，探险队的储粮早已吃光，他们只好一连几天吃着可可粉和皮罗挖来的大蚂蚁，吃得大家无精打采，整天倒胃口。

洪保德同意了这个想法，他马上让队伍停止前进，独木舟被拖上了岸，动物们都安放在草地上，全队的人都在为宿营忙碌着。皮罗拿出几根皮绳，让佩衣找来了一些石头拴在皮绳的两头，这就是印第安人捕获小动物的“石锁”。石锁被抛出去后，流星一样飞向正在奔跑的小动物，一下子就可以把它们死死缠住。

皮罗和佩衣很快做成两把石锁，他们兴高采烈地在草地上表演抛石锁给洪保德看。

“准备！扔——！”皮罗和佩衣一起把石锁投了出去，石锁在空中旋转着画出漂亮的流线，只听“刷！”地一声，两条石锁齐齐地缠在一棵枯树桩上。“好啊！真了不起！”洪保德为他们二人喝彩。

皮罗和佩衣拎着石锁进了森林，他们对洪保德大声说：“今天晚上咱们可以放开肚子大吃一顿！石锁会给您带来好东西的！”

而其他的人忙着安排那些七长八短的动物，绑吊床，挖炉灶。活很多，必须赶在日落之前干完。

洪保德是唯一的闲人，他只好一个人走进丛林，黄昏的丛林热闹非凡，一条手臂那么粗的蛇从洪保德的脚边很快地游走过去，黑色的蜘蛛猴透过山毛榉叶的缝隙打量着他。

鸟儿多得数不胜数：鲜红金刚鹦鹉花枝招展，长长的尾巴从树梢里垂下来时，老让洪保德以为那里开着一朵花；美丽军舰鸟两翅宽大，动作快捷，可以从其他鸟的嘴里夺去食物。专门居住在红树林里的杜鹃们，又在打着别人的主意，它们不会自己孵卵，常把蛋产在别人的窝里。仓库泉生性凶猛，它的生有圆环的大眼却看不了多远，只靠着一双大耳孔在捕捉目标。还有一些在地上奔跑的鸟们，吐缓鸡五颜六色的项下有长长的红肉垂，正在草丛里捕食小虫。而那些机灵的山鹑们，身长不过 30 多厘米，尾短体肥，却很善于奔跑。它们黑褐色的小影子突然从草丛里钻出来，又哗啦啦钻进灌木深处，让人无法接近。

还有叫声嘹亮的鸣天鹅，背着小鸟四处游荡的野鸭，以蛇为主要食物的蛇鸟等等，它们在森林里闪动的身影简直让洪保德心花怒放。

洪保德边走边看，在这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中忘掉了自己，他追着一只在水边洗食物的小浣熊，看它那长着一环一环黑纹的长尾巴，不知不觉走到离营地很远的地方。

这时，他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正在注视着他，一对冷嗖嗖的目光。那会是什么呢？陶醉在大自然中的洪保德一下子感到了丛林的静，静得让人毛骨悚然。

洪保德抬头寻找藏在树丛里的目光，他找到一个被树林遮住半截的有黑色斑纹的身体，洪保德先是看到了一道目光，那道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的恶狠狠的目光，含着杀机，洪保德从这目光里看到了死亡。

洪保德心里一怔，他再仔细地看去，他看清了那个隐在树丛里的巨大身体：头部和身体两侧都是深褐色，大片的黑色斑纹使这个身体看上去十分恐怖。

是一只美洲虎！一只饥饿的、可以在树冠上奔走，连机灵的猴子也无法逃脱它的利爪的美洲虎！

“刷”地一下，洪保德毛发直竖，全身冰凉，他这才察觉自己离营地太远了，没有人知道他在这里，身手矫健的皮罗和佩衣都不可能救他。

“我完了！”这是洪保德心里的唯一的念头，他赤手空拳，面对着一只近在咫尺的美洲虎，洪保德不相信还会有奇迹发生。

短短几秒钟里，人和虎默默相对，美洲虎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洪保德的脸，也许它正在想着这顿美餐从哪里下口，那冰冷严厉的目光，刀子一般划过洪保德的脸，洪保德从心底升起了无法克制的战抖。

这时，洪保德的脑中突然响起了西亚叮嘱他的话：“如果您在林中遇到了美洲虎，只要慢慢地转过身来走开，记住，一定要慢慢地转身，千万不要朝后看”！

洪保德现在只有这个办法可以试试，他按照西亚说的方法，慢慢地转过身来，极慢极慢地，尽量不要胳膊甩动，尽量不要树叶发出响声。他的脖

子僵硬，脊背凉冰冰的，每一个毛孔都渗出了细细的冷汗。

“要慢慢地转身，千万不要往后看！”西亚的声音响在他的耳边。

洪保德就这样极慢极慢地回过身来，极慢极慢地往回走，他很想回头看看美洲虎是否正向他扑来。这个凶猛的家伙只要轻轻一跳就能轻易地把跑出很远的洪保德按在爪下。

洪保德竭力克制住自己想回头的欲望，他一步一步慢慢地往回走，他的动作像一个牵线木偶一样生硬。他不知道身后的猛虎会有什么反应。

洪保德走出一段路，他并没有感到身后发出大的声响，那只美洲虎还在树丛里打量着他。他慢慢走出了繁密的树丛，来到一片开阔些的地方。他的衣服已浸透了冷汗，因为过度的恐怖，洪保德的心脏都快不跳了。

好了，现在美洲虎看不到他了，洪保德终于撒腿跑了起来，树木刷刷后退，不时有纠缠着的藤类把他绊倒在地，洪保德一点也没敢迟疑，爬起身继续跑。一直跑到汗流浹背，满眼金星，跑到洪保德快要停止呼吸时，洪保德听到了一声熟悉的呼唤：“先生，您为什么跑得这么快？”

是皮罗！皮罗从林中捕猎回来，看到了疯狂奔跑着的洪保德，他拉住了洪保德：“先生，您的脸白得厉害！”

“虎！美洲虎！”洪保德上气不接下气，刚说完一句话，就一头扎在地上，昏了过去。

等洪保德再睁开眼睛时，他发现自己躺在营地的吊床上，闻到了一阵诱人的香气，那是皮罗在烤两只野兔。篝火四周围着探险队的全体成员，每个人都在啃着香喷喷的兔肉。“虎！美洲虎！”洪保德惊魂未定。

皮罗从烤架上撕下一只兔子腿，递给洪保德：“先生，哪里有什么老虎，这里倒有一只兔子等您来吃呢！”洪保德接过烤得金黄色的烤兔腿，刚要咬一口，就听到森林里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呼啸：“呜——！”是一只美洲虎在叫，虎啸像狂风吹过树林，顿时万籁俱寂，一片枯枝落地树木拌动的声音。

“它在那边！”洪保德吓得浑身直抖，手中的烤兔腿“啪！”一下落在草地上。

“先生，老虎离这里还远得很！它根本不敢到火堆旁来！”皮罗捡起地上的兔肉，重新在火上烤了一下，又递给洪保德。

吃了好几天可可粉冲蚂蚁的洪保德面对这些美食毫无胃口，他只是呆呆地看着黑暗的丛林，听着阵阵传来的老虎的吼声。洪保德无论如何摆脱不了这个念头：正在林中吼叫的这只老虎是方才的那只老虎吗？它这样不停地叫着，是不是在痛惜自己失去的那顿美餐呢？

19 . 进入卡西基亚雷河

休整了几天后，大家饱餐了肉食，感到身体好了许多，皮罗也趁着天气晴朗存下了一些烤干的肉条。带着充足的粮食，探险队向内格罗河的上游进发。

皮罗已感到离他们此次探险的目的地——卡西基亚雷河越来越近了。内格罗河的河水开始变得混浊，这是因为河弯处积累了大量的腐叶，内格罗河在接近卡西基亚雷河时形成了一个大河弯，水流在这里变得平坦了些。

现在，那条让所有坐在书斋里的欧洲地理学家们感到迷惑不解的传说中的天然运河随时可能出现在洪保德的面前，洪保德对两岸的地理环境测量的更细致，用洪保德的话说：“我要给欧洲的朋友们带去一份最大的惊喜。”

5月12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当洪保德的独木舟转过一片密不透风的丛林后，他们的眼前出现了一条河，一条水质混浊、两岸积累着厚厚的腐叶和枯枝的并不宽阔的河道，夹着这条河道的是更加密集的树林，遮天蔽日，在方圆百里的河道旁，没人居住。

“卡西基亚雷河！先生！它在这里！”皮罗看到这条河时兴奋得手舞足蹈，他认出了自己少年时经过的河道，虽然过了二十来年，但凭着那些茂密的红树林，那伸延到河水里的网络一样的根须，特别是那因为沤着太多的腐叶而混浊难闻的河水，皮罗一眼就认出了它。

“卡西基亚雷河！它在那里！”皮罗的喊声响在空旷的山林里。

洪保德在看到卡西基亚雷河最初的片刻没有说话，他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条梦想中的河道，一条联系着世界上最大的两条水系的唯一的自然通道，竟那么容易被他找到吗？洪保德呆呆地看着兴奋的皮罗，他声音发颤，轻轻地问：“你没有看错吗？皮罗？”

“先生，您看这边，您看那边！”皮罗高兴得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一把将洪保德扯到船头来：“这边的红树林，我们当初就是在这里打到了一只野猪，我和爸爸把它挂在那里的树杈上剥去皮的，我现在还记得那猪肉的香味呢！”

“那里，我找到了一窝小鹈鹕，我还养了它们好几天呢！”皮罗连说带比划，洪保德随着他的手看来看去，当然，他们是看不到那20年前的痕迹了。

“那么说，我们真的来到了这条河上了！我们真的找到了那条谁也无法证实的河道？”洪保德的眼睛放出光来，他的声音越来越高，邦普朗和其他的工人们也都挤在船头看着前方。“我们真的找到了卡西基西雷河，我们，我和你！邦普朗！”洪保德猛地回过头来，和身后的邦普朗拥抱在一起。

独木舟一阵猛摇，工人们急忙各就各位，想控制小舟的平衡，但是已经晚了，拥抱在一起的洪保德和邦普朗顿时失去平衡，一起掉进了河流中。

皮罗没有去拉起洪保德和邦普朗，他也纵身一跳，和两位主人一起跳进了卡西基亚雷河，紧接着是佩衣和塔夫。在洪保德的探险队经历了三个月的艰辛跋涉终于看到他梦中的河流时，他们是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来庆祝的：每个人都跳进河里，弄得湿淋淋的像条鱼。

事后他们才发现，那天他们疯狂的做法很危险，因为在这条河道里，也有许多食人鳄鱼。但不知为什么，那天鳄鱼们都放了假，谁也没有来干扰这群乐昏了头的人们。

独木舟缓缓地进入了卡西基亚雷河，洪保德的兴奋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他简直不能使自己静止一分钟，他的眼睛都不够用了，他不时地让船停下来，采集标本，测量河道。

这里是真正的处女地，千百年来，卡西基亚雷河默默奔流着，穿连起了奥里诺克河和亚马孙河，使当地的土著人在两条大水系中游刃有余，却没有人来为它画出一张地图，上帝造就了这条天然运河，却要让洪保德来完成发现它、确认它的使命。

卡西基亚雷河的两岸无人居住，一切都像到了天尽头似的荒蛮。以巴西果树和红树林为主的四季常雨林中，那高大的鹅掌楸、山核桃树挂着累累

果实，爬山虎和野葡萄把一切缝隙都挡得严严实实，要想在这些树林里行走，除非前面有一台大功率的坦克车开路，否则你根本没办法进入到雨林深处。

每天，洪保德都可以看到壮硕的美洲虎在树冠上奔走，这里的美洲虎许是因为食物充足的缘故，比奥里诺克河上的美洲虎大得多，树下已没有它们行走的空间，它们索性把道路开辟在树上，它们在树上走得很安闲，一副高贵而慵懒的样子。美洲虎在树冠上奔走的姿态使洪保德又害怕又入迷。小动物也很丰富，蜘蛛猴就像它们的名字那样，浑身漆黑，双臂细长灵活，当它伸张开两臂挂在树枝上，远远看去活像一只黑蜘蛛。一种很小的猴子——狨，身长不过 15 至 30 厘米，鼻孔向上翻着，浑身金黄色的绒毛，在树上灵巧地跳来跳去，活像一群黄蚂蚱。身材娇小毛皮却很珍贵的短尾伶鼠在河边的低洼处捕食鱼类。另一种更珍贵的美洲獾长着和上唇连在一起的长鼻子，正在水边的腐叶中翻找食物，一听到有什么动静，獾马上钻到水下去了。洪保德特意去河边仔细地看了美洲獾，他看到美洲獾真的像动物学家所说的那样，可以在水下稳稳地行走。

鸟类更是多得数不胜数，因为这里无人居住，植物繁茂无比，简直成了各种动物的天堂。身体胖胖的美洲河鸟，爪和趾都比较大，在树林里发出尖利的叫声。它们的长相一点也不像水禽，但却能潜入水下，在河底里行走。玫瑰红阔嘴鸭长着扁扁的怪嘴巴，细细的两腿很像鹭鸶。而在当年皮罗捉到一窝小鹈鹕的红树林里，仍然是鹈鹕们的天地，那些快乐的水鸟们又在养育新一代的儿女，皮罗很快在草丛捉到一只刚长出细羽的小鹈鹕，小鹈鹕跌跌撞撞慌慌张张走路的样子，洪保德看得开心极了。

但是，卡西基亚雷河对这些来到它身边，为它在今后的世界地图上找到正确位置的人们并不友善，从进入卡西基亚雷河道的第一天，洪保德就受到了更多更猛烈的蚊子的攻击。卡西基亚雷河上的蚊子十分厉害，它们都生有尖利无比的喙，能刺穿又厚又硬的衣服。河水污浊，是蚊子们寄生的理想之地，在蚊子更猛烈的集团进攻下，洪保德再热也不敢脱下衣服，所有的人都叮得浑身奇痒，脸肿得看不出五官的模样。邦普朗的情绪开始低落，整天愁眉不展，佩衣有些怀念他那大平原上的家：“那里可没有这么厉害的蚊子，我宁可肚子饿一些，也不要到这里喂蚊子！”佩衣又用了他的老办法，把湿泥糊个满脸，但泥巴刚一干，蚊子的尖喙就刺进了佩衣伤痕累累的脸。

更糟糕的是，这种厉害的蚊子会传染伤寒病，身为医生的邦普朗最担心的就是这点，可他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预防。

因为蚊子太多，洪保德竟有 7 天无法写日记，这是他进入南美洲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洪保德只好把那么多的新鲜感触记在心里，他感到很苦恼。

紧接着，又是一连几天的阴雨，食物渐渐用光，探险队的人们又开始吃着大蚂蚁冲可可粉。因为空气潮湿，点不着火，好不容易捉到的鱼也没办法煮熟吃。他们只好用生水来冲可可粉。河水很脏，味道难闻，每个人都在拉肚子。因为潮湿阴暗的天气和肚子饥饿难忍，探险队员的情绪低落至极点，独木舟也不再飞速前进了。此时洪保德的独木舟正航行在卡西基亚雷河的中部，百里无人的莽莽丛林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洪保德。

洪保德找到了卡西基亚雷河后，却在这段被洪保德称为“黄金河道”的地方，过着进入丛林后最艰苦的一段日子。

此时，他们已在卡西基亚雷河上行驶了 17 天，预计再有四五天时间，洪保德的独木舟将进入卡西基亚雷河的另一个河口——奥里诺克河下游，到

了那时，他们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些。

“先生！看那里，河里漂过来的是什么？”讨厌的雨终于停止，洪保德可以在丛林里艰难地猎取动物、采集野果时，他们在卡西基亚雷河边扎下了营地。在河边捕鱼的皮罗突然大叫起来，因为他看到一个小小的黑影子顺流而下，不像一条鱼，很像一条小舟。

洪保德来到河边望去，他看到一根枯木似的东西漂向他们的营地。越来越近，洪保德和皮罗的眼睛一齐张大了，他们一齐惊奇地喊出：“一只芦苇马！一只翻倒的芦苇马！”

芦苇马是土著人的一种轻便小舟，用结实的芦苇扎成，可用来渡河，也可以一个人轻易地扛起来走。在一些较窄的河流里，芦苇马就是土著人最便捷的渡河和捕鱼工具。

可是这只芦苇马却倒扣在河里的，它的主人在哪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20 . 丛林毒剂师

在这百里无人的荒滩上，洪保德突然看到一只倒扣在河里的芦苇马，那种惊异和担心是可想而知的。是谁撑着这只芦苇马呢？他来到这里干什么？在这一带的丛林里，会不会有可怕的可食人部落？

“皮罗，你马上带上两个人，顺着河岸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有人受了伤，需要我们帮助，如果真的找到了芦苇马的主人，也能知道丛林里是否还有人居住！”

皮罗得令而去，他划着一条独木舟，向着芦苇马漂来的方向找去。卡西基亚雷河不宽，三个人分别看着两岸的草丛，仔细地寻找着芦苇马的主人。半个小时后，眼神好的塔夫看到河边的一块石头上有红色的血迹：“在那里！那里有人！”他们看到一棵不大的凤梨树杈上，垂挂着一条黑色的胳膊。

皮罗的独木舟立即靠岸，他们七手八脚抬下了一个挂在树上的土著人。这是个老年土著男人，他正在昏迷之中，小腿处有一个很大的伤口在流血。皮罗顾不上那么多，对塔夫说：“先把他背回营地，让邦普朗先生给他止住血再说！”强壮的塔夫一猫腰，就把土著人背在了身上，半小时后，他们把受伤的土著人带回了营地。

邦普朗一眼看出土著人的伤口出于鳄鱼的利齿，联想到那只翻倒在河里的芦苇马，洪保德认为，这个土著人一定是在河里驾船时遭到鳄鱼的袭击，他拼命逃到岸上，才保住了一条命。

经过一番紧张的抢救后，土著人的血止住了，不一会儿，他有了低低的呻吟，渐渐醒过来了。

洪保德和邦普朗都围在老年土著人身边，他们不知道这个土著人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情况。

老土著人慢慢地睁开双眼，慢慢地看清了他身边围着的人，他显然很痛苦，额上浸出大颗大颗的汗珠，他的嘴动了动，皮罗忙拿起一个水壶，喂了他几口温水。

“谢谢！感谢你们！”土著人说出的第一句话，就让洪保德吃惊不小，他

说的是一口西班牙语。

在南美洲，由于 300 年前哥伦布航海的成功，使大批的西班牙人越过大西洋来到这里开始疯狂的掠夺，所以，在 300 年历史进程中，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留下了许多后代，很多土著人都学会了西班牙语，西班牙语成了南美洲的通用语。让洪保德吃惊的是，在如此荒蛮的地方，也有人掌握西班牙语，可以想象当年疯狂的西班牙人曾覆盖了多么辽阔的南美洲本土。

洪保德忍不住再次认真地打量眼前的土著人，他和普通的土著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纹身，半裸体，脖子上挂着骨饰，头发用泥土染成棕红色，因上了年纪皮肤干皱粗糙。只是当他用西班牙语和洪保德对话时，洪保德听出自信和教养：“他不是个普通的土著人，我们也许可以从他那里听到一些东西。”洪保德心中一阵喜悦。

果然像洪保德猜测的那样，这个老年土著人自称是一个毒剂师，也就是在土人部落里充当药剂师、巫师和医生等多种身份的人。毒剂师本想在这个难得的晴朗天气里进入卡西基亚雷河道去采集试验新毒剂的动植物，不料在河里被一只饥饿的鳄鱼追上了，毒剂师的芦苇马被鳄鱼拱翻，他奋力跳进河里，向岸上游去，在鳄鱼咬住他的小腿的时候，毒剂师爬上了那棵凤梨树，总算逃出了鳄鱼的追杀。

毒剂师在地上躺了一会儿，稍稍恢复了一点体力，他挣扎起身对皮罗说：“兄弟，请你搀我一下，我要去采些药来治伤！越快越好！”

皮罗搀起了受伤的毒剂师，他们一拐一拐向着丛林里的草地走去。毒剂师边走边在草丛里采摘一把什么，在嘴里嚼着，嚼出很多的绿汁来。每嚼完一口，他都把那团草药按在腿上的伤口处，连连嚼了五六团草药，毒剂师对皮罗说：“兄弟，咱们可以回去了！”

今天晚上我就会不疼的！”

第二天一大早，邦普朗为毒剂师换药时发现，昨天还咧着大口子不停流血的伤口，经过一夜的治疗，伤口处的皮肤竟已开始结痂。邦普朗大声称奇：“你究竟用了什么药，好得这么快？”

“这是我们的绝招，一般是不告诉外人的，但先生救了我的命，我要报答您，我马上采来这些草药给您看，也许以后您用得着！”毒剂师站起身来，这回他没用皮罗搀扶他，自己走进了丛林里，在几棵大树下采来一些普通的藤子：“就是这些藤类，把它们嚼碎后覆在伤处，就会有神奇的效果！”

邦普朗急忙记下了这几种草药的用途性能形态。

吃过皮罗做的鱼汤烤鹌鹑后，洪保德让皮罗收拾了东西，准备出发，因为毒剂师腿上的伤口没有好，不能单独划船回去，皮罗把他的芦苇马架在独木舟后面，让毒剂师坐上了探险队的独木舟送他一程。毒剂师告诉洪保德自己住在丛林深处叫撒海族的小村子里，那是一处从不让外族人进去的地方，“我们撒海人有对付外来者的武器，大多数土著人都不敢接近我们，别人都称我们为‘毒剂部落’。”毒剂师很自豪地说。

“你们使用毒箭？”洪保德小心地问。

“是世上最毒的毒箭，比你们的黑火药好了不知多少倍呢！没有响声和硝烟，却可以轻易杀死一切动物！”毒剂师连说带比划，他的话让洪保德吓出了一身的冷汗，他回头看看其他的人，也都吓得变了脸色。

“不过，由我带路，你们尽管放心，没有人能伤害你们！”毒剂师一指前面，独木舟就又进了一条更小的小河弯，这条河时隐时现地出没于密集的不

见天日的丛林里，让人感到像是通向地狱。

看到探险队的人都在拉肚子，毒剂师顺手在路边的草丛里扯了一些草籽让大家在嘴里嚼。“这条河的两岸都是草药，我们撒海族人一天也离不了它呀！”毒剂师的手在河谷里画出个大大的圆圈，大概可以把方圆百十里的卡西基亚雷河都包括进去。洪保德看到，在那高高的乔木下面，细细碎碎的各种花草遮盖了每一寸地皮，它们顽强地与大树争夺着生存的权力，在乔木的缝隙里，可以看到红花点点，绿藤盘绕，好一派热热闹闹的热带雨林植物大展览。

吃了毒剂师给的草药，当下午探险队走进一座非常原始的村落时，他们都觉得肚子不疼了，心情一下就好了不少。洪保德虽然很害怕土著人的毒箭，但他那不可遏制的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他随着老年的毒剂师走进丛林时，还不知道自己又走向了一个大秘密。

21 . 毒剂部落

探险队由毒剂师带领着，划进一条小小的河汊，河汊越来越浅，独木舟最后也划不动了，只好停靠在丛林边。洪保德很兴奋，每当他要看到一个新奇的事物时，他总是兴奋得两眼放光，手舞足蹈。现在他根本都顾不上想这次行动会不会有危险，他满脑里都是毒剂部落的毒箭。毒箭的制作一直是土著人的共同保守的绝密，若真能亲眼看到毒箭的制作，对洪保德来说太荣幸了。

毒剂师带着大家拐进了林中的一条小路，小路隐在茂密的灌丛里，很难发现。毒剂师示意大家都走在他的后面，和他相隔一段距离，不要出声，轻轻地走路。

毒剂师走在前面带路，他佝偻着腰轻轻地走，天色很暗，根本无法看到30米外的东西，看着带路的毒剂师小心的样子，每一个人都很紧张。

走着走着，毒剂师突然停下步子，在地上指了指给身后的人看，他用脚在那块平坦的草地上轻轻一踩，那块草地就“扑”地陷下去了，出现一个很深的坑。洪保德去坑边一看，不由吓得尖叫一声，那是个很深的陷阱，陷阱的底部扎满了竹签子，每一根上面都涂满了黑色毒药。

“是捕野猪用的，当然也防着偷偷进来的人。”毒剂师解释说，然后又继续往前走，后面的人一步也不敢错地踩着他的脚印走。

又走了一段路，毒剂师让大家停下来，他找来一个树枝在空中舞动了一阵，说是要打断一些细细的丝线，那些丝线会牵动着藏在丛林里的毒箭。

“是我！是我！”走在前面的毒剂师突然对着林子大喊起来，洪保德吓了一大跳。

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不明白毒剂师对什么人喊。接着毒剂师发出一阵猛烈的吆喝声，又不停地拍巴掌跺脚，随着这些声音，就有十几个男人一下子从草丛里钻了出来，围着洪保德他们。

他们是撒海族人设置在村口的暗哨，每个男人手中都端着一把拉满折弓，只要一个人的手指轻轻一动，洪保德他们就会命归西天。如果没有毒剂

师带路的话，很难设想洪保德会是什么下场。

毒剂师冲在前面，讲了一大通土语。看的出来，毒剂师在撒海族很有威信的，他讲了自己的遭遇后，就有一些土人放下手里的毒箭，走上前来向洪保德行礼，用洪保德听不懂的土语向他问候致意。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放心地进村子了，没有什么障碍了。”毒剂师放松下来，洪保德已经领教到撒海族对外人的严密防范。

又走了一段路后，林中暗得什么也看不到了，洪保德却凭着嗅觉知道快到撒海人的住地了，因为他闻到林中飘出一股股烟味，夹杂着焦糊味。果然在密林的一片空隙里，出现了一座很原始的村落。

村子里只有几座小小的棚子，用树叶和藤子编成。这些小棚子围成一圈，中间的空地里燃着一堆篝火，冒着浓烟，照亮洪保德他们出现的那条路。到处都是烟味，方才洪保德闻到的焦糊味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来到火堆旁时焦糊味呛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毒剂师把洪保德等人安排在火堆旁，他和一个上年纪的女人说了些什么，女人立刻起身去棚子里拿来一些东西烤在火上。

没有人和洪保德讲话，撒海族人对外来者十分冷淡，毒剂师也很快消失在一座小棚子里，大概去看他的家人了。

洪保德默默站在黑暗里，听到一种古怪的音乐飘在夜空里，音乐从一间较大的茅棚里飘出来，那里透出淡淡的火光。洪保德带着他的那一群不速之客，走进了大茅棚里。

茅棚里光线很暗，一开始只能看到浓烟和一些隐隐的人影，浓烟使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很虚幻。静静站了一会儿，洪保德看清了一点东西，他看到一些半裸的男人聚集在屋子里喝酒，一个个东倒西歪，不知道他们如何可以在这么浓的烟中坐得住。屋子没有排烟的地方，浓烟只有从棚子的缝里慢慢渗出去，洪保德虽然站在门口，还是不停地咳着。

烟雾中还有一些妇女，有的妇女背着小孩子。地上摊着很多食物，野果木薯饼和蔬菜叶子。妇女们用石头的杯子给男人们斟酒，孩子们啃着骨头。

音乐声是从两个乐师那里发出来的，他们捧着一种用一排苇管做成的乐器，半醉半醒地吹着。乐器发出一种很低的悲泣声，飘散在空气里的悲泣声有一种感化人的宗教意味。十几个男人手拉着手，围着火堆扭动身体。他们的跳舞的动作十分简单：往左边跳一步，往右边跳一步，永不改变，像是在催眠。还有些喝醉的男人，横七竖八地躺在火堆旁，不时地拿过一块什么东西，在嘴里啃一口，那种肮脏的样子让人很倒胃口。

除了洪保德外，其他的人都停在了门口，浓烟再加上呛人的臭气，使人不敢往里面走。只有洪保德想要看清这些人的生活，他迈进了大棚里。

洪保德走近乐师，想看清拿在乐师手里的乐器。谁知他一脚踩在一堆骨头上，洪保德低头一看，顿时吓出一身冷汗：那些啃过的骨头竟是人的前肢！

“先生，您看那边！”皮罗在他的身后尖叫着，他指着火堆里正在烤着的一堆东西，方才因为光线太暗，洪保德没有看到火堆上还烤着东西，那是几个小小的躯体，是盘坐着的样子。

洪保德吓得心都不跳了，那分明是几个小小的人躯体，分明是几个小孩子正在火上烤着被人吃！

“还有那边！”佩衣指了指墙的里面，那里有一堆烤好的躯体排列着，一

个个烤得漆黑，散发着焦臭气。不时有妇女走向那堆躯体，扯下一只胳膊或一条腿，递给那些醉醺醺的男人们。

“他们在吃孩子，我们来到了一群食人族中间！”洪保德惊恐地大叫起来，连连后退，跑出屋子。他身后的皮罗和佩衣，早就跑到外面，哇哇大吐起来。

“兄弟，你怎么啦？”皮罗正吐得天昏地暗，却听到有人拍着他的后背问他。

是毒剂师，他不明白皮罗为什么会吐成这样子。“吃人，你们吃人！”皮罗好不容易才喘出一口气来，他抬起脏兮兮的脸，怒视着毒剂师。

“谁吃人？你看到了什么？”毒剂师一脸迷惘。

只有洪保德还算比较镇静，虽然他也为看到这种吃人的场面惊恐而恶心，但科学上的好奇心再一次给他了勇气。洪保德强忍住强烈的呕吐念头，再一次穿过那些正在醉醺醺跳舞的男人，弯下身来看那些烤焦的躯体。那是一些瘦小的躯体，乍一看去惊人地像孩子。当洪保德把它拿在手里细看时，他认出了这些烤焦的东西是一种南美洲的猴子——泣猴，泣猴性情温和，容易驯养，大概是撒海人饲养了泣猴做他们的肉食，就像欧洲人饲养猪羊一样。洪保德没敢吃，只是闻了闻，就闻到一股刺鼻的酸臭味和毛发烤焦后的臭味。洪保德差一点又吐出来。

“他们没有吃人，他们吃的是一些很像人的猴子！”洪保德拿了一个猴子的前肢，出去给皮罗看，刚刚平静一些的皮罗一看那焦黑的前肢，就又“哇”地一声，跑到一边吐去了。“皮罗，我告诉你，他们吃的不是人，只是一些猴子，你冷静些好不好？”洪保德又要走近皮罗。皮罗一边呕吐着一边拼命地对洪保德摇手，示意洪保德不要走近他。

而佩衣跑的更远，如果不是害怕林中吼个不停的美洲虎和那些凶狠的蚊子的话，佩衣怕是要住在林子里不回来了。

“来，给你们做的食物，快来吃吧！”一边忙着的老女人为洪保德他们送来了烤好的食物，洪保德一看那烤得焦黑的肉，胃里马上翻腾起来。“这不是猴子肉，是很好的野猪肉！”毒剂师热情地把烤肉往洪保德和邦普朗的手中递，还让人送来大壶烧酒。可是洪保福脑中满是方才看到的一排烤焦的躯体，使洪保福一看到肉食就想吐。他和邦普朗连连后退，说什么也不肯接受毒剂师的好意。“还是让我们吃点树叶吧！我更愿意吃这种东西！”洪保德对毒剂师说。

住进撒海人的村子的第一夜，洪保德的探险队员们谁也没有吃东西，那个火上烤着像人的躯体的场面把他们都吓坏了。就在以后好几天，他们一看到烤肉，就会大倒胃口，所以后来很长时间，皮罗只给大家做鱼汤喝。

当天晚上，出于对洪保德的感激，毒剂师请洪保德进了他的从事毒剂试验的小棚，这个小棚子就是本族的人也不许进来的。毒剂师让洪保德看他做毒箭的工具和材料。为了炫耀毒剂师的勇敢和富有，毒剂师拿出一个用树皮做成的小匣子，给洪保德欣赏自己的珍宝。

洪保德不看犹可，一看吓得跌坐在地上，差点昏死过去。

他看到的是什么呢？

那是4个小小的人头，和洪保德听到的用缩头术制成的小人头一样，每个人头都干硬无比，表情生动，但已被缩小到猫头那么大！

小人头！可怕的小人头！

毒剂师用毒箭在林中猎取了人头，又加工成小如拳头的艺术品收藏起

来，看来传说中土著人的缩头术确实是存在着的。

一阵冷汗从洪保德背后渗出，他的棉布衬衣马上湿透。

幸亏没有给皮罗佩衣他们看到，如果让他们看到的话，他们也许会连夜逃出这个可怕的小村子的。

“缩头术？你会缩头术？”洪保德说这句话时，一直下意识地摸着自己的脑袋。

“这里的很多土著人都会做，我们中的一些人靠卖这种小人头像为生呢！”毒剂师一边说着，一边很珍爱地抚摸着那 4 个人头，在他眼里，这不是 4 个不幸的人，而是 4 件工艺品，让他看不够。

毒剂师给洪保德讲了缩头术的制作：把人头砍下来后，先在药水浸泡几天，人头就不会腐烂，再把头骨挖去，把头皮里装满热沙子慢慢地炙烤，烤干了头皮里的全部水分，整个人头就会缩小到猫头那么大。

“你看，他多么美！这是我做的最好的一个小人头！”毒剂师把一个小人头捧在手上，给洪保德细看。洪保德鼓起全身的勇气去看那个小人头，那是一个长着翘翘的长胡子的男人，白皮肤，30 多岁的模样，满脸怒容，好像正和谁争吵着什么。可是没等他把那句话说完，他的脑袋就搬了家。

洪保德长长地叹了口气：“像是个欧洲人，不幸的人，他来这里干什么呢？他的家人是不是还在找他呢？”毒剂师没理会洪保德的伤感，他只是凑近烛光，很陶醉地看着这个小人头。

这就是印第安的撒海族部落，一个被人称作“毒剂部落”的地方。他们深居林中，不愿与外人交往，他们吃着像人的泣猴，使用毒箭，也会在林中猎取人头，制成小人头像。

其实，此时的洪保德并没有看到撒海族人真正的秘密，那真正的秘密会使洪保德大开眼界的。

22 . 剧毒之王喀喀伊

要是依着皮罗和佩衣，探险队恨不能第二天一早就离开这个鬼气森森的小村，皮罗在这里整天担惊受怕，吃不下东西，他看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觉得恐怖，每当有人从他身边经过，皮罗都吓得头皮一炸，好像他们会在后面用毒箭射死他似的。

洪保德却没有要走的意思，他全力说服皮罗和佩衣，一定要再留一天，看看毒剂部落的毒药是怎么做成的。因为毒剂师已经答应洪保德第二天早晨给他看自己如何制作毒药。这是洪保德求之不得的事情。

“我们的秘密从不传给外人，就是本族里的人，也不是人人都会做毒箭的。”毒剂师神秘地带着洪保德来到他树丛中的小棚子里，低声地对洪保德说，“制作毒剂的方法父子相传，绝对保密。我就是从父亲那里学到毒剂的制作。我们做出的毒剂比南美洲所有的毒剂都强烈的多。我先给你看一种最普通的毒剂。”毒剂师采来些藤子，在一个石头臼里捣成黑色的糊状，再把黑色的糊糊涂在箭头上，毒箭就制成了。

洪保德没有想到杀人毒箭的制作如此简单，这就是人人害怕的美洲毒

箭吗？而且洪保德认识这种制作毒箭的藤本植物，它本是无毒的，怎么捣制后就变成有毒的呢？是不是毒剂师并没有把真正的毒剂配方告诉他呢？

洪保德请毒剂师把刚刚泡好的毒箭试一下。

毒剂师淡淡地一笑，他猜出了洪保德的心思。毒剂师让人拿来一只兔子，他把兔子放在地上，当兔子刚要跑进林中的时候，毒剂师突然射出一箭，那兔子应声倒地，几分钟就断了气。

洪保德过去捡起兔子来看，箭射在它的腿上，并没有致命的伤，如果不是毒剂在起作用的话，兔子不会丧命的。

毒剂师拎着毒箭在洪保德身后发出得意的笑声，洪保德心里却阵阵发凉。

“这种植物原本无毒，但它的树皮里含有毒素，我把它捣成糊状后，毒汁就混和在一起，这种毒汁一进入血液，很可怕的呀！”毒剂师解释着这种毒剂的原理，他又补充说：“但这种毒剂却有止疼作用，如果你的嘴里没有伤口，吃一点这种毒还可以治肚子疼呢！”说着，毒剂师沾了一点点毒剂含在嘴里，他让洪保德也来试一试。

“我可不敢，这种要命的东西！”洪保德连连摆手。

“不过，它只是一种很普通的毒药，还有一种更毒的东西，在这一带只有我一个人会做，比这种毒剂要厉害不知道多少倍呢！”毒剂师鬼气森森地说，他的话使洪保德半信半疑。

毒剂师把门关好，又在门口听了一会儿，才神秘兮兮地从草堆里捧出一个粗陋的瓦罐来，打开那罐子，毒剂师伸手一抓，抓出来一个很小的青蛙，放在毒剂师手心里的那只小蛙只不过像小豆芽那么大小，四肢细长，皮肤暗淡，洪保德估计青蛙的体重决不可能超过3克。

“用它来做毒药？”洪保德不相信地看着这只小蛙，他以为毒剂师可能又要他吃一些古怪的东西。

“就要用它来做，您将看到世上最毒的东西！而且绝密！”毒剂师在地上升起一堆小小的火盆，削尖了几个竹签，放在他的小木台子上。“和这种毒蛙相比，美洲虎都不算什么了！”

“我们撒海族人向来恩怨分明，您救了我的命，我就要给您回报，那么我就让您第一个看到这种秘密吧！”毒剂师边说边麻利地把小蛙一个个用竹签子穿起来，穿好的青蛙还在不停地蹬腿。

“要快，要在小蛙还没有死去之前做完一切。”毒剂师说着就把穿好的小蛙放在火上烤着，小蛙的皮肤因为受热而开始变色，但小蛙都没有死去，它们在火上挣扎着。随着温度升高有白色的液汁一点点从它的皮肤里渗出来，像一粒粒的细汗，“看，出来了！”毒剂师兴奋地说，他用一个结实的树叶把这些液汁收好。

几十只小蛙身上渗出的毒液不过小小的两滴，但毒剂师告诉洪保德，这些毒液可以制成上千只毒箭，而且保存十年不失效。

“这么厉害！”洪保德看得目瞪口呆，好半天才想起来问：“这种蛙叫什么名字？”“喀喀伊。我们叫它喀喀伊，昨天我就是去找喀喀伊，才被鳄鱼咬伤的。”

洪保德当然很想把这种喀喀伊蛙带回去做试验，后来他和毒剂师要了几只喀喀伊带走。但把喀喀伊放进他的独木舟里没有几天，它们就全死掉了。洪保德从这些死的喀喀伊蛙标本中没有提炼出毒素来，洪保德想起了毒剂师

说的话：“一切都要快，趁着它们没死的时候做完一切！”

看来，只有活的喀喀伊身上才存在着毒素，死去的喀喀伊是无毒的。

洪保德看到的这种剧毒蛙，直到 100 多年后才被欧洲科学家们确信。100 年前的欧洲科学家谁也没有看到过这种剧毒蛙，他们根本无法想象世上除了耸人听闻的眼镜蛇毒、蝎子毒、姬蜘蛛毒、毒箭的毒和新西兰水母的毒之外还可能存在着一种更毒的生物——喀喀伊。

为了弄清这种传闻的可靠性，1983 年另一支以马尔塔为队长的探险队，专为喀喀伊而冒险进入传说中的喀喀伊最多的地方——哥伦比亚的库库塔地区，那里终年下雨，形成了永不干涸的沼泽草地，最适合于喀喀伊的生存。

马尔塔的探险队找到了住在丛林中的制作毒箭的土著民族，他以药品和礼物赢得了土著首领的信任，亲眼看到了土著人捕捉喀喀伊的场面：熟练的捕蛙者到沼泽地里吹响竹笛，用笛声引来小小的喀喀伊，这种小东西一听到笛声就兴奋不已，忍不住要往笛声那里跑去，捕蛙人很容易捉到了许多喀喀伊，把它们都装在笼子里。

马尔塔带着喀喀伊迅速乘飞机返回欧洲，他终于把活的喀喀伊带回了欧洲实验室里，在试验室里，马尔塔从喀喀伊身上分离出一种毒素，马尔塔正式把这种毒素命名为“巴特拉克托克新”。

实验证明，撒海族的毒剂师 100 年前并没有夸大喀喀伊的毒性，它的确是动物中最毒的一种。用十万分之一克的蛙毒就可以毒死一个人，五百万分之一的蛙毒就可以毒死一只老鼠。与此相比，眼镜蛇的毒性只是喀喀伊的五十分之一，而新西兰水母的毒只是喀喀伊的五百分之一。

而在 100 多年前，洪保德亲眼看着撒海族的毒剂师制作喀喀伊毒箭时，那种震惊的心情却没有人知道了，洪保德看着这些小小的蛙们身上渗出毒汁来，看着毒剂师把喀喀伊的毒汁涂在箭头上，洪保德的心中已没有恐惧，他深深感到的是南美洲雨林的无边威力，它藏着那么多的秘密，随时可以把一个奇迹显示给你，让你吃惊得无言以对。

洪保德很久说不出话来，他的思维似乎僵在一点上：最毒的毒药，藏在这种小小的、体重不到 3 克的丑陋小蛙身上？它比那么凶狠的美洲虎，残忍的眼镜蛇都更有杀伤力吗？

“先生，您害怕了？只要您不去触摸这种毒箭，不让您进入您的血液，它还是很安全的。”毒剂师的话把沉思的洪保德吓了一跳。

“你们撒海族有了这种剧毒的箭，该是最厉害的民族了吧！四周的人谁还敢来骚扰你们呢？”洪保德想起自己进村子时那些严密的防范措施，他不明白拥有这种神奇毒剂的撒海人还需要怕谁。

“不，您说错了，当然还有比我们更可怕的人，我们的毒剂不过是用来打猎，而别人掌握的一种毒药专门用来对付人，可以使人疯狂的！”“还有这样的民族？他们也住在附近吗？”“是的！我们这一带最可怕的人，名叫‘马克累人’就住在白色河谷后面的丛林里，我们防的主要是他们！”

“白色河谷？那里的人很可怕？”洪保德睁大眼睛。

“他们掌握一种叫‘思维传感素’的奇药，吃了这种药的人会发疯，还可以向所有的人传递思想，他们的毒药才更让人害怕呢！”

奇了！除了可以杀死人和野兽的毒药之外，世上还有一种可以传递思维的药物吗？洪保德说什么也不肯相信。

“反正，您走到白色河谷那里一定要十分小心，千万别冒冒失失地往里

闯，马克累人对外来者毫不留情的，因为他们要保住自己的秘密，必须这么做！”毒剂师说得很肯定。

白色河谷，思维传感素，又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发现，要让洪保德不去那里亲眼看一下，简直是不可能。

“您可不可以带我们去白色河谷那里看一下？带上毒箭，会很安全的！”

“不，不！那可不行！把马克累人招来，我们就全完了！”毒剂师连连摆手，满脸不安的神色。白色河谷的想法吧！”

洪保德并不相信毒剂师的表白，他想起了毒剂师的那4个小人头。那一定也是些无辜的人，却被撒海人杀害了。如果洪保德不是救了毒剂师的命的话，他很可能也会变成那些小人头的。

既然我闯进了毒剂部落都没有什么危险，那么再闯一闯马克累人的部落也许会有更大的收获呢！洪保德鼓励自己。

上天保佑我吧！我一定要去白色河谷！洪保德在心里说。

23 . 勇闯白色河谷

告别撒海族，洪保德又向卡西基亚雷河的北方航行了两天，真的看到了一座高高的崖岸。这里的岩石都是白色的，和毒剂师说的一模一样，洪保德知道，白色河谷到了，那个据说会制作“思维传感素”的马克累人就住在这座山谷的后面。

洪保德没有告诉大家马克累人的可怕和他们那奇怪的药物，为的是不引起更多的恐慌。在白色的山崖后面，他果然看到了一条小小的河汉，和进入撒海人的村落的道路一样，浅浅的河汉伸进了阴森潮湿的丛林深处。洪保德命令人把独木舟停在白色河谷的河口处，除了他和佩衣以外，其他的人都在这里扎营休息，他要带着一条独木舟划进密林里，寻找马克累人和他们的神秘药物。

皮罗对洪保德的这种做法很不理解，走了那么远，大家都没有分开过，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里分开行动。“先生，您一定要带上我，这样我才可以保护好您，照顾好您的！”皮罗要求整个探险队一致行动。

洪保德坚决地摇摇头。他深知去马克累人的村子很危险，但他不能说破这点，他故意用一种很平静的语气说：“那里面的路也许不太好走，咱们的独木舟已经严重超载，太沉重的独木舟怕是难以进入丛林的深处。你们在这里，好好帮我采集标本，贮备些粮食。这里的植物动物很特殊很丰富，一定不要放过机会呀！”

皮罗看看他们那深深吃进水里的独木舟，看看那挂在两只独木舟后面吱哇乱叫的各种动物，堆在独木舟里的大小标本箱，确实像洪保德所说的那样，带着这么多的行囊在丛林深处行走，的确很困难，他只好同意留下来。皮罗给主人带了很多的干肉和蔬菜饼，并且嘱咐了佩衣那么多的话。佩衣因为洪保德选中他一起去，显得很得意。佩衣把他的那把石铲子带在了身上。

之后，洪保德带上轻便的行装，和佩衣划着一条独木舟，拐进那条小河汉里。

洪保德和佩衣划着船行走了一天，树林越来越密集，空气潮湿，雾气腾腾，岸上草丛里到处有蛇在游动，还有拳头大的毒蜘蛛和毒蝎子在草丛里出没，再加上越来越密集的蚊子的围攻，简直危机四伏，让人难以招架。丛林深处不时传来泣猴悲切的叫声，黑色的蜘蛛猴鬼影子似的从这片丛林窜到那片丛林，栖息在树上的夜鹰们受到了惊动，喧哗着飞舞在洪保德的头顶上，它们尖利的叫声和张牙舞爪的模样，倒和这种阴沉沉的气氛十分吻合。

再往前走，树林简直要把这条河遮住了。许多叫不出名字的藤条和密密麻麻的枯枝纠缠在一起，洪保德的独木舟时时被挡住。粗大的树木根须交错成一张大网，人只有在网眼里穿行，天晚后，美洲虎的叫声从他们的头顶传来，洪保德紧张得毛发直竖。“就是在这丛林里走一走，我已经丢了半条命了！更别说马克累人还有可能杀我！”洪保德觉得自己像是走进地狱里，天地阳光一下子变得离他那么遥远，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害怕，如果不是毒剂师说的那种思维传感素过于奇妙的话，洪保德早就失去了往前走的勇气。

两天后，洪保德的独木舟再也无法前进，千年古树的根须伸进河道里，把小河口彻底封住。洪保德只好放弃乘船行走，他让佩衣把独木舟在河边系好又在地图上做好了标志，这才走上了丛林中一条隐秘的小道。

又在丛林里行走了两天后，一条新的小河出现在他们面前。这一点很出乎洪保德的意料之外，因为地图上没有标示出这条河，这是一条陌生的河流。幸好佩衣带着一把石铲，他在丛林里砍倒了一些老枯树，把一些较大的枯枝用藤子捆在一起，做成了一条简易的小舟，才又可以在河道中航行。

佩衣小心地把这条小船向河中划去，河不大，但水流很急，有时小船会陷在急流中，在漩涡里直打转转。佩衣勇敢地跳进河水里，推着小船向前走。有一次佩衣正推着小船前进时，一条鳄鱼突然从草丛里冲了出来，洪保德急忙放了一枪，才把鳄鱼吓跑。

第5天下午，洪保德看到林子里有了一条小道，他断定这条与世隔绝的小路一定通向那个神秘的马克累部落，所以他们在这里丢掉了小船，准备好枪支，做好了随时和马克累人接触的准备。

不过最先使洪保德心惊胆战的不是马克累人，而是这条小路上的那些可怕的植物。

当洪保德走到这条小路后，他和佩衣都感到一种强烈的不适，头晕恶心，浑身无力，他们很想倒下去睡一觉，如果不是洪保德担心丛林里隐藏的土著人突然袭击他们的话，他也许就和佩衣一起倒下了。

“为什么我们一走进这条小路就那么不舒服呢？”洪保德开始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他观察着周围的环境，看到树林里有一种很怪的现象：小路两边只长着一种柚帕斯树，在这种树木下面，其他的灌木乔木杂草都不生长，光秃秃的。而且这里的土壤也很怪，像炭化一样黑呼呼的，洪保德伏下身来看，看到一些鸟类的尸体堆积在树丛下面，鸟类花花绿绿的羽毛掩盖了地面。

“莫非这种柚帕斯树有毒，使其他的植物不能生长吗？”洪保德把手放在柚帕斯树的枝条上，他马上疼得大叫起来，就好像把手放进冰冷刺骨的水里一样，连骨头都疼了。

“这树有毒！鸟儿们都是被它毒死的！”洪保德恍然大悟，他明白为什么在这种树下没有别的植物生长，鸟儿们为什么会成批地死在这树下的道理。

关于这种有毒的树，洪保德后来才揭开了它的秘密：因为柚帕斯树里有乳白色的汁液，这种树液毒性很大，当地的土著就用它来制造毒箭的。

为了防止毒树蛰伤他们的身体，洪保德和佩衣用衣服把身体紧紧地包起来，这样他们才觉得好了一些。

就是这种具有巨大毒性和杀伤力的树木，组成了阻止人们进入马克累族住地的第一道防线。洪保德在这条小路上走得很小心，但也有一个好处，那些一直使他很担心的野兽们也害怕这些毒树，它们不敢到这里来。

除了这种可怕的毒树之外，在雨林里还传说有一种食人植物，那就是可怕的食人树。

传说有一种叶子长约 1 米，而且花香袭人的树，叶子伸在路边的地上，谁要闻到它的花香，就会像麻醉了一样失去知觉，倒在树下面，然后树叶子把人的身体死死包住，吸取人体里的血液，直到把人变成一堆白骨。

当年达尔文考察了这一带的植物之后，他确认了这种“食肉植物”是存在的，但并不像人们传说中的那么可怕，它不过是一种捕捉昆虫的缠绕类藤科植物罢了。这类植物中最有名的是猪笼草和沼泽地里的茅毡苔，猪笼草长着颜色鲜艳的捕虫袋，袋里的香喷喷的花蜜可以把虫子和小鸟招来，当这些贪吃的小东西们不小心掉进袋中，很快就会被袋子里的液体分解掉的。

茅毡苔叶子的表面有腺毛，可以向外分泌粘液。小昆虫一接触到粘液就会被粘住，如果它用力挣扎，会对叶子产生一种机械刺激作用，叶片表面的腺毛会渐渐接近被粘着的小虫子，然后叶子卷曲，把小虫子包起来溶化掉。

至于那种可怕的食人树，目前还没有人证实它是否真的存在，只是这种耸人听闻的传说使很多人害怕，那在树下发现的包着人骨的大叶子，确实有种难以想象的恐怖感。

洪保德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情走过丛林小路的，他听到过许多关于食人植物的传说，他对这种植物又怕又好奇。洪保德小心翼翼地走着，认真地看着树下是不是真有那种平铺在地上、当人一踩上去就会哗哗地响着突然立起来、把人裹住吃掉的可怕大树叶，洪保德甚至隐隐希望看到树下有包在树叶里的枯骨。

他当然没有看到那种恐怖的场面，如果这里真的有食人植物的话，怕是连马克累人也不敢住在这里了。洪保德看到的只是一种会发散着毒气的毒树，人们的身体不接触它的话，它不会有杀伤力的。

洪保德走完这条充满恐怖之路后，吓得浑身的内衣都湿透了。

就在这天的傍晚，树林开始变得稀疏了，渐渐露出了一些空地，最后，洪保德在这与世隔绝，简直像是到了天地尽头的地方，看到了 10 多座草房，也就在他们看到草房的那一刻，他们听到一声刺耳的呼啸，随后，一张用藤条织成的大网从天而降，洪保德和佩衣被罩在这张大网中了。

马克累人出现了，他们并不像洪保德想象的那样凶狠，一个个面带笑容，把洪保德围在中间。洪保德压低了声音对佩衣说：“要笑，要做出很友好的样子来，千万别紧张！”洪保德自己先做出一脸的笑容，那笑容比哭脸也好看不了多少。

罩在网里的洪保德又拿出了他的老绝招——用花花绿绿的小东西来讨好马克累人。他和佩衣高举着亮闪闪的银叉、花布和小钥匙链什么的，并大声地用土语说着问候的话。

“您好！您好！请让我看看您可爱的家吧！”洪保德不停地说着这些话。

从一座最高的房子里，走出了马克累人的首领。这是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他身披一块兽皮，胸前挂着一块银饰，头上扎着用藤条纽成的细发带子。虽然身居与世隔绝的密林之中，但首领的气度一点也不亚于一位国家元首。首领默默地走到洪保德面前，默默地打量着罩在网里的洪保德和佩衣。他的眼光很锐利，看得洪保德很想逃开去。“您好，请允许我看一看您可爱的家吧！”洪保德机械地重复着这句话，他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了头顶上，因为害怕，洪保德的四肢都僵硬了。

自己和佩衣的生死都会在一瞬间决定，也许几秒钟后，他们就会在这里永远倒下的，洪保德死死地盯住首领的那张嘴。也许过了几分钟，也许过了半个多世纪，当那位首领的眼光看得洪保德都快要凝固的时候，看得洪保德觉得时间都不存在的时候，他听到首领的嘴里吐出一句西班牙语：“放开他们，看看他们到底来干什么！”

就这样，洪保德活着进入了马克累人的村子，并且被允许住下来，当然，洪保德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来意，他对首领说自己不辞辛苦来到这里，是为了看看丛林里是否有人住着，他是政府派来的对这一带的土著民族进行调查的官员。

不知道马克累首领是否真的相信了洪保德的话，总之他下达了命令，让洪保德和佩衣在村子里住了下来，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俩。

24 . 马克累人的奇药

洪保德就这样突破了进入马克累族的第一关，顺利地进入村子住了下来。其实根据洪保德后来的观察，马克累人并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可怕，他们在不制造奇药的日子里，还是很平和的。他们让洪保德住下来，并给他们东西吃，马克累人同样很喜欢洪保德和佩衣带来的那些小东西。

一连 3 天，尽管洪保德细心观察，也没有看到听到一点关于“思维传感素”的事情。

在第 4 天头上，洪保德听说马克累的一年一度的“月圆节”快到了，村子里的人都在为此而忙碌着。洪保德对佩衣说：“他们也许会在这一天制作奇药，我们应该在今天告辞，让他们觉得我们已经走了，好放心大胆地去做，这样我们才能从暗中观察。”

洪保德找到了首领，郑重地和他告辞。马克累人把洪保德和佩衣送到毒树林旁和他们在林子边分手，然后，洪保德和佩衣假装走进了丛林中。

等他们确信马克累人已经返回时，洪保德和佩衣又悄悄地回来了。他们躲在林子中，忍受了一夜的蚊叮虫咬，终于在第二天傍晚，等到了马克累人的月圆节。

洪保德带着佩衣悄悄躲在村边的大树后面，月亮升起来时，他们看到一个马克累人独自向丛林里走去，那人的步态很不正常，像是喝多了酒的模样，东倒西歪，恍恍惚惚地走在小路上走着。尽管洪保德和佩衣跟得很近，他也毫无知觉，一个劲地往前走着。最后，马克累人消失在一个大树丛后面，还没等洪保德反应过来，他就从树丛里闪出，手里拿了一把藤条。“看，他

采来药！他从那棵树后面采来药！”洪保德兴奋极了，他已经接近了马克累人的秘密。“佩衣，你马上去那棵树后面去找割过的藤条，一定要多采些标本来，我要跟在这人的身后回村里，看他们怎么熬制毒药的！”

佩衣在马克累人隐身的大树后找了一个多钟头，终于找到了一个新割开的藤条的茬口。他断定就是方才那个马克累人割去的藤条。佩衣赶快割下一些缠在身上，然后去村子边找洪保德。

再说洪保德跟在土著人的后面潜入村边的小树丛，想看看他们如何熬制毒药。他刚刚趴在小树丛里观看了一会儿，就听到身后有树枝折断的声音。洪保德回头看去，一支毒箭已经指在了他的额上，几个怒气冲冲的男人把洪保德从树丛里拎了出来。他被人从暗处推搡到篝火堆旁，人们认出他就是两天前来过的那个欧洲人，马克累人很气愤，他们把洪保德围在中间，叽叽喳喳骂个不停。

“可恶的家伙，辜负了我们的信任，竟敢来这里偷看，我们再也不能放他走！”他们怒气冲天地骂着，不时指着洪保德的鼻子，却没有立即杀死洪保德，他们是在等候首领的旨意，是杀了洪保德？还是另想办法处置他？

首领总算来了，他还是那副沉默的样子，面孔冷峻，很锐利的看着洪保德，仿佛要把他的内脏看穿。“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什么政府官员，你是为了我们的思维传感素来的！”首领恶狠狠地说。

洪保德一言不发，他的枪也被土著人拿去了，他在担心丛林里的佩衣是否也会被捉住。

“既然这样，我就让你知道一点事情！”首领一挥手，有人从一座茅屋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熬好的药汁。首领接过药汁，面无表情地对洪保德说：“这是我们的‘思维传感素’，它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我不能把这个药方给你。但是，这碗药汁可以给你，你把它喝下去！”

洪保德愣住了，他不知道这种药有多大的威力，喝下去会有什么后果，他迟疑着没有接过那碗药汁。

“喝下去！喝下去！”马克累人都围着洪保德，齐声吼着。

“那好吧！我就来喝下它！”洪保德把心一横，接过药碗，他想自己亲身试一下这种药，对研究会有好处的，他平静地看着四周的马克累人，朝首领点点头说：“那我就喝下它！”

“慢！先生！请等一下！”洪保德听到一声大叫，佩衣从树丛里冲了出来，他躲在那里早已看清了一切，当洪保德要喝下这碗药时，佩衣冲了出来，一把抢过碗药，以飞快的速度喝了下去。“佩衣你……”洪保德想阻拦时，佩衣已经喝完了药汁，他平静地笑了笑，对洪保德说：“先生，您要好好地走出这里，这是我答应皮罗的！”佩衣表现得很出色。

此时，站在四周的马克累人一声不响，默默地看着喝下药汁的佩衣，他们都知道喝下这药后会产生什么可怕的后果，所以每年的月圆节他们只选一个人来喝下这种药。面对勇敢的佩衣，这些土著人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崇敬的表情。

过了一会儿，佩衣的目光开始涣散，他的表情变得恍惚遥远，他用迷茫的目光看了大家一会儿，突然转身，向着丛林走去，但他没有走出多远，就“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洪保德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冲过去摘下佩衣身上的枪，对准了马克累人：“放我们走，我们并没有做什么伤害你们的事情！”洪保德发疯一样狂吼

着，他很想射出一排子弹来发泄心头的怒火。顿时，气氛变得十分紧张，马克累人的一支支毒箭也对准了洪保德。

“不，放他们走！”首领平静地摆摆手，让剑拔弩张的马克累人退开来，闪出一条通向丛林的路，“你的朋友现在正在和全世界的人交谈，他的负担太重了，所以他承受不了。我们不能妨碍他高贵的交流。所以你现在可以走开，在你的朋友死去之前，我们不会杀死你的，但你的朋友一死，我们马上就会追杀你，你快走吧！”首领用冷峻的语调对洪保德说。

洪保德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但他没有迟疑，搀起佩衣就往丛林跑去：“佩衣，你一定要坚持一下，你很快会好起来的！”佩衣脚步踉跄，半醉半醒，机械地迈动着双腿。洪保德搀扶着他，很快消失在丛林里。

在一棵大树下面，洪保德和佩衣度过了难熬的一夜。天刚亮，洪保德就搀着佩衣往回去的路上赶，这时的佩衣，头深深地垂着，目光散乱，从他进入丛林里后，就再没有说过一句话。“佩衣，你怎么样了，你还好吗？”洪保德一边赶路，一边不停地摸着佩衣的呼吸脉搏，他感到佩衣的身体正在变冷。

当天下午，洪保德发现佩衣的情况十分严重，他的四肢已开始僵硬，无法迈动腿了，洪保德希望找到一处让佩衣藏身的地方。

这时，洪保德和佩衣已走过了那片有毒的树林，再走一天的话，可以到洪保德存放独木舟的那个地方了。

25 . 最后的奇迹

洪保德艰难地通过毒树林时，佩衣的生命也到了最后的关头。佩衣浑身发冷，四肢僵硬，眼睛已看不清东西，洪保德只好背起他走。

洪保德知道自己这样逃不了多远的，他希望能找一个地方藏起佩衣来。洪保德无望地看着茫茫丛林和他后面隐约可见的岩壁。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他，丛林只有泣猴的叫声和夜鹰的悲鸣。

这时伏在洪保德背上，很久没有说话的佩衣突然清楚地低声说：“先生，那边有一个山洞，那边！”

洪保德大吃一惊，佩衣的声音并不大，在他听来却如雷贯耳：“佩衣，你好些吗？你怎么知道那里有山洞？”洪保德以为自己的耳朵出现了幻觉。

“先生，那边，那边！”佩衣的声音很低很低，但他的手固执地指着一片树林后面。

“穿过那片树林，就会看到一座山崖，那里有个山洞可以躲起来！”佩衣的头又垂下了，但他的手还在指着那个方向。

洪保德对佩衣的话半信半疑，佩衣从来没来过这里，更不可能知道这处丛林的地形，可情况危急，洪保德没有更多的选择，他只能按照佩衣的话去做。

洪保德背起佩衣，朝佩衣指着的那座树林后面走去，树林里没有路，只有一条小动物喝水时踩出来的小道，曲曲折折，穿越无边而阴暗的密林。天空突然亮起来的时候，洪保德看到了一座山崖，半山腰处果然有一个大山

洞。

洪保德十分震惊，他不知道濒死的佩衣为什么能给他指出了一条陌生的路，难道是他喝的那碗思维传感素在起作用吗？

现在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谜，佩衣的呼吸已很微弱，应该快快把他安顿好。

洪保德用尽了全力把佩衣连拖带拽地弄进了半山腰的山洞里，洞内潮湿阴暗，匆忙中洪保德没看清洞里的情景，他快地脱下身上的衣服，把佩衣平放在地上。在他放好佩衣时，佩衣拉住洪保德的手，把他的手拉向自己腰间，洪保德在那里摸到了缠绕着的藤条，那是佩衣给洪保德采来的标本。

“佩衣，佩衣，你休息一会儿，也许还能好起来的！”洪保德心如刀绞，他很怕失去佩衣，他把佩衣靠在自己的腿上，轻轻地抚摸着佩衣的额头。

如果升上一堆火，让佩衣暖和一些，也许情况会好起来。洪保德站起身来，在洞里寻找干柴，凑着微弱的光线，洪保德看到洞里有很大篮子。

“这里怎么会有许多大篮子，篮子里放的什么？”洪保德伸手拉过一个篮子，洞中太暗，他看不清篮子里的东西，洪保德把一只大篮子拖到洞口细看，他看到篮中放着的竟是一具干枯的木乃伊：“是死人！这里是一个收藏尸骨的场所！”洪保德惊恐地跑到洞外，想再找一处地方躲起来，他看到洞外正在下着小雨。

远处，一群归林的鸟儿突然尖叫着飞向丛林深处，洪保德吃惊地朝那个方向看去，他似乎听到了隐隐的人声。“马克累人？是马克累人这么快就追来了吗？”洪保德努力地看着黄昏的丛林，他什么也看不到。天色渐暗，又一个黑夜来临了，除了在这个山洞过夜外，洪保德无处可去。

洪保德只好回到洞里，忍着恐惧和生理上的厌恶，撕碎一个大篮子，用它升起一堆火，把佩衣放在火旁，佩衣并没有好起来，他一动不动静静地躺着，直到深夜，佩衣彻底停止呼吸。他是在洪保德的怀里停止呼吸的，洪保德一直紧紧地抱着佩衣渐渐冷却的身体。

洪保德悲痛地用衣服盖好佩衣的脸，他听到就在佩衣刚刚咽气的那一刻，有咚咚的鼓声从黑沉沉的林中来。那是大群的马克累人，他们不知如何准确地知道了佩衣的死期，竟在佩衣刚刚死去时，就追到洪保德藏身的洞旁。不一会儿，那鼓声就响在山洞外边，闪闪的火光照亮沉沉夜色，他们围在洪保德藏身的山洞外发出了一阵像美洲虎吼叫似的低鸣。

洪保德抓起枪，警觉地守在洞口处，他只有拼死一战了。他带走了马克累人的秘密，马克累人一定要杀死他的。

洪保德并不害怕，但他心里十分绝望，他知道仅靠一把步枪，是无法抵得过这群疯狂的土著人，如果他死了，关于思维传感素的事情，怕是要成为秘密了。洪保德想到了自己死后的情景。

奇怪的是，马克累人的鼓声在洞外响了一夜，却一直没有敢冲进来，洪保德百思不得其解：“难道他们要等到天亮再杀我吗？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

洪保德悄悄靠近洞口往外看着，洞外火光闪闪，半裸的马克累人摇动着火把，一边吼叫，一边围成一圈跳着一种很古怪的舞蹈，咚咚的鼓声在丛林里传递着神秘与恐怖。

看清楚马克累人暂时还不想来杀死他，洪保德要看看这个奇怪的山洞。他把枪放在洞口处，点起一把枯枝照亮洞中更深的地方。在火把的光亮里，

洪保德看到的是一个很大的山洞，洞中放着一排排的大篮子，每一只篮子里都有一具干枯的木乃伊，有的坐着，有的蹲着，有的尸骨已晒得发白，有的被染成红色，也许为了防潮，尸骨上都涂有厚厚的松油脂，整个洞里弥漫着浓浓的松油味。

还有一些很高的彩陶罐，放着一家人的大小尸骨，大约有 600 具尸骨存放在这个洞中。

这里显然是一个家族墓地。

洪保德看完这些保存完好的尸骨，他明白了马克累人不杀他的原因。所有的土著人对死亡，黑暗和墓地都有一种恐惧心理，就像皮罗走进黑暗的脂肪矿的心情一样。他们不愿意靠近死者安身的地方，他们认为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是不吉利的。正是因为这种心理，马克累人才没有冲进洞里来。

这个山洞，是一个已经绝种的阿丘雷部落的墓地，据说在 100 多年前，阿丘雷人被邻近的一个强大的部落抢占了家园，又被驱赶到这个洞里来。阿丘雷人再也没有走出山洞，他们后来都在这里死去。当地的土著对这个山洞很恐惧，他们认为这些尸骨上有灵魂附着着，一旦接近它，是要受惩罚的。

不知道佩衣怎么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把洪保德引到这里来，洪保德明白自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能活下来的，他对佩衣的感激和怀念更加深了。

就在洪保德打量着这个山洞，想着自己出路的时候，他突然感到马克累人的鼓声停止了，接着又听到了马克累人慌乱的叫声和奔跑的声音。洪保德急忙冲到洞口去看，他看到洞外那群半裸的男人慌乱地向林中四散逃去，而一种令人窒息的气体飘散在丛林中，呛得洪保德不住地咳嗽。

紧接着，洪保德看到几个黑影从树梢上飞身下落，他们朝马克累人又扔出了什么东西，马克累人就尖叫着朝更深的树丛里退去。从那边，飘来更浓的毒气，洪保德的眼泪都流下来了。

“先生，是您在这里吗？”正当洪保德的眼睛睁不开的时候，他的耳边响起了一声熟悉的呼唤，随后，一个很有力的胳膊抱起了洪保德。洪保德在震惊和眩晕中听出那是忠实的随从皮罗在叫他，他当时感到浑身力气都没有了，软软地滑坐在地上。

“先生，您还要坚持一下，快告诉我佩衣在哪里？”皮罗搀着洪保德，急急地问。

“在那边，他已经死了！”洪保德指指洞中，皮罗一挥手，三个印第安桨手马上跑过去，三下两下把死去的佩衣用衣服裹好，然后背在身上。“先生，咱们要快走，土著人马上会再回来的！”皮罗扶着疲惫的洪保德，三个印第安桨手背起佩衣的尸体和两个大口袋，匆匆向洞外冲去。

当他们刚刚下到山崖下面，马克累人果然冲了过来。马克累人挥舞着手中的长矛，有人对着皮罗拉开了弓箭。皮罗让桨手们掩护洪保德快走，他一边放枪逼迫马克累人后退，一边冲着马克累人扔出几个南瓜一样的黑东西。马上，黑烟四起，马克累人又纷纷丢下武器，一个劲地打喷嚏，流眼泪，一个个疼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半天后，皮罗掩护着洪保德退到佩衣停放独木舟的地方，他们一坐上独木舟，皮罗便施展他划船的本领，在丛林如织的树网中左拐右拐，灵巧得像一条水蛇，不一会便把马克累人远远地甩掉了。

看到马克累人的身影消失在越来越远的树丛里，洪保德饱受惊吓的心才慢慢放了下来，他吃着皮罗带给他的蔬菜饼，惊奇地问皮罗：“你为什么

知道我在这里，这么及时地跑来救我呢？”“很奇怪先生，我们也不敢相信这种奇怪的事情。在两天前的夜里，我们8个人做了同一内容的梦，我们都梦见了佩衣，他说他快死了，要我们快去救您。梦中的佩衣一直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方，说那里有一个山洞，马克累人就在那里追杀您。

我们醒来后，邦普朗先生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去那个山洞里看看，就这样，我们在梦里依照佩衣的指引下，真的在这个山洞里找到了您。连我们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是那种思维传感素在起作用！一定是的！”洪保德的心再次被震动了，他想起在马克累人的村子里，那个目光尖锐的首领说过的话：“你的朋友现在正和全世界的人交谈，他的负担太重了……”

濒死的佩衣真的利用了思维传感素的力量，把信息传送到皮罗那里，正是这种无法解释的传导方式，再次把洪保德从死亡中搭救出来！

洪保德拿起佩衣留下的那束藤子，默默地在手里抚摸着，他的眼泪，落在了静静地躺在木舟里的佩衣的尸体上。佩衣临死前，两次创造了奇迹，他给洪保德指出了安全的藏身之地，又把洪保德遇险的消息快速传给了皮罗，这就是这束藤子产生的奇迹。“我会记住你的，我的好兄弟！”洪保德深情地对死去的佩衣说。

“在我们要出发的时候，邦普朗先生要我们带上咱们新发现的一个武器——黑色催泪弹，这东西威力真大，如果不是它的话，马克累人还真不好对付呢！”皮罗从那个一直背在桨手们身上的大包袱里，拿出一个东西给洪保德看。

洪保德看到的是一个大蘑菇，每一个都有两三斤重，黑黑的颜色。当你猛地把这种蘑菇投出去的时候，它就会发生爆炸，随着爆炸出现黑色的气体，使人鼻子眼睛受刺激，连连打喷嚏，看不清任何东西。

原来，洪保德和佩衣离开后，邦普朗就带着大伙在丛林里采集植物标本。有一天邦普朗走进一片草丛时，踩到一个东西上，只听“叭！”地一声，邦普朗眼前漆黑一片，眼睛痛得不行，连连打着喷嚏，快要把鼻子都震掉了。等邦普朗好不容易睁开眼睛，看到黑云散尽，他脚下的一个菌类植物还在冒黑烟。邦普朗马上意识到，他踩到的就是这种会放毒气的植物。邦普朗采了几个带回去试验一下，当他把这种菌类扔出去时，方才发生过的一切又都出现了。

于是，一种可以当做毒气弹来使用的菌类——埃茸被发现了，在营救洪保德的时候，埃茸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天后，洪保德回到了探险队的营地，和邦普朗汇合在一起，大家都为洪保德逃脱了危险、重新相见惊喜又震惊，邦普朗没等洪保德走下独木舟就一把把洪保德抱了起来，两个好朋友长时间地拥抱在一起。

佩衣的尸体从独木舟上抬下来时，整个探险队的队员们都为他落下眼泪。再过几天，洪保德的探险队将要完成全部探险计划，他们为佩衣不能看到成功的那一天而沉痛万分。

佩衣的尸体后来安葬在白色河谷的山口处，洪保德从佩衣的身上，解下了那把佩衣从不离身的石铲。

佩衣高高的墓前，洪保德亲手立下了一块木制的墓碑，上面用英文着：这里安息着的，是一位勇敢而忠诚的探险队员——佩衣先生。他来自于干旱的利亚诺斯平原，他的亲人和朋友们永远怀念他。

皮罗领着其他人，采来了山一样高的一堆鲜花，他们把佩衣那散放着泥土芬芳的坟墓用鲜花厚厚地覆盖了。

安葬佩衣的第二天，探险队从白色河谷出发，勇往直前地驶向卡西基亚雷河的另一个河口——奥里诺克河的下游。当他们在太阳升起的清晨驶离这处河弯时，洪保德带领全队的人郑重地向佩衣的坟墓告别，独木舟划动时，每个人都感到身后牵着一道长长的目光，那一定是长眠在此地的佩衣依依难舍的目光。

而佩衣用生命换来的那束藤子，后来被科学家们认定为生物碱的一个新变种，它的学名叫作肉叶芸碱，它含有一种很复杂的化合物。这种植物碱具有很强烈的麻醉性能，它对人的大脑的某些关键部位可以产生奇特的作用，但究竟是如何产生这种作用的，谁也说不清楚。

在这段冒险历程中，洪保德和邦普朗亲眼看到了欧洲还不知道的毒箭的制作方法，成为观察到印第安人一直严格保守着的、最古老的科学秘密的第一批白人，然而洪保德差点为之付出生命的思维传感素的发现，更是从未有人听说过，它的意义无比重大。

26 . 重返奥里诺克河

此时，洪保德的探险已接近尾声，在卡西基亚雷河里航行的最后两天，河道渐渐开阔，树林稀疏了些，河水不再混浊，天气变得晴朗。大家可以喝到清澈的水，能够采集到一些野果块根充饥，只是那些凶猛的虫子，仍然顽强地追赶着这支疲惫的船队，在伤痕累累的队员们身上留下重重叠叠的肿块。

在卡西基亚雷河上航行了 17 天后，洪保德走完了 180 多公里长的卡西基亚雷河河道，荒蛮无人的原始河岸被他们留在身后，一条宽阔的大河出现在洪保德的面。当滔滔的奥里诺克河扑面而来的时候，洪保德原来幻想的那种欢呼雀跃，欣喜若狂的成功的场面并没有出现。皮罗指挥着桨手们，稳稳地把船划过奥里诺克河湍急的河口，半天后，他们驶进了开阔平静的奥里诺克河河道中。

“先生，到了，我们又回到了奥里诺克河上！”皮罗用一种很轻柔和的声音对洪保德说，好像怕惊动洪保德似的。洪保德正和邦普朗默默地站在船头，静穆地看着脚下的河水。

是啊，到了。洪保德终于实现了他的目标，找到并顺利通过了卡西基亚雷河，从而证实了传说中的天然运河是真正存在的。在奥里诺克河和亚马孙河这两条分开的、相距达 1800 多公里的大水系之间，确实存在着一条罕见的天然运河，使两条河道合为一体。

虽然它已存在不知多少年，但人们真正认识它、更好地利用它，却要从此刻、从洪保德把它正式载入史册时开始。

洪保德仿佛没有听到皮罗的话，此刻他的脑中像滔滔的河水那般掠过许许多多画面，他想到自己从踏上南美洲那一刻起的种种经历，想到他几天前经历过的那场生死搏杀，洪保德心中倒海翻江，他的脑中一直晃动着佩衣

年轻的身影。

洪保德没有让船在这里停下来庆祝一番，他看着远处的河岸，只说出两个字：“前进！”

皮罗很明白主人的意思，他马上命令桨手们更快地划动独木舟，并且密切注视着河岸上的景色。第二天早晨，当独木舟划进一片更平缓的水流时，洪保德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雾气腾腾的奥里诺克河岸边，一个涂着红白两色高大的木头三角架进入了他的眼帘。洪保德一挥手，对皮罗说：“靠岸！在这里停下来！”

皮罗马上把独木舟靠向三角架，那是两个多月前，皮罗和佩衣一起搭成的三角标志，为的就是在他们穿过卡西基亚雷河后能够再次看到这个标志。皮罗顿时想起佩衣在河里尽情喝水洗澡时那快乐的样子，想起佩衣吃他烤出的木薯饼时开心满足的神态。皮罗很明白洪保德把船靠在这里的用意。

“皮罗，采鲜花来！多烤些木薯饼！”洪保德低声地发出命令，皮罗看到，洪保德的眼里突然溢满了泪水。

很快，一大堆鲜花堆在了三角架的下面，皮罗已指挥着工人们烤出了第一张木薯饼。

在鲜花和木薯饼混合成的香气里，洪保德带着全体队员，在三角架下脱帽致哀，洪保德把佩衣一直带在身上的那把石铲轻轻地放进奥里诺克河的河水中。

“佩衣，我们成功了，我们终于回到了奥里诺克河里。你就在这里安息吧，让奥里诺克河陪伴着你，你再也不会受干渴的折磨了！”洪保德还没说完这话，泪水已便咽了他的声音。

皮罗把鲜花撒进奥里诺克河，把一张张木薯饼投进奥里诺克河，在飘散着花瓣的河水里，他们仿佛看到了佩衣年轻的笑脸。

此时，洪保德才感到他的探险目标真正达到了，他从奥里诺克河的这一河段出发，经过长达数百公里的航行，他的独木舟又回到了当初经过的地方，看到了他们亲手留下的标志，洪保德的对亚马孙河和奥里诺克河的探险到此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在这次探险中，洪保德度过了长达4个月的丛林生活，探索测绘了2400公里没有标出来的土地，对50多个地方进行了科学探测，测量了卡西基亚雷河的地磁，搜集了几十种欧洲人从未见过的动物，制作了12000种标本，画出100多幅草图。

因为洪保德和邦普朗的献身精神，卡西基亚雷河这条罕见的天然运河从此载入史册。今天，当你打开任何一张世界地图，在委内瑞拉南部，奥里诺克河流经一个叫作塔马塔马的地方，你会在那里看到两个指示着不同方向的箭头，在这两个箭头中间，缓缓流淌着的，就是那条洪保德和邦普朗为之付出心血、佩衣为之付出生命的天然运河——卡西基亚雷河。因为它的存在，两条相隔1800多公里的大水系就此挽起了手。因为洪保德和邦普朗的努力，卡西基亚雷河从此在世界地图上有了它的地位。

